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 ROC
3372372 v.1

五代史記目錄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註

第一卷
梁本紀第一
太祖上
第二卷
梁本紀第二
太祖下
第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本紀第三
末帝
第四卷
唐本紀第四
莊宗上
第五卷
唐本紀第五
莊宗下
第六卷
唐本紀第六
明宗
第七卷
唐本紀第七
愍帝
廢帝
第八卷
晉本紀第八
高祖
第九卷
晉本紀第九

出帝
第十卷
漢本紀第十
高祖
隱帝
第十一卷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
第十二卷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
恭帝
第十三卷
梁家人傳第一
太祖文惠皇后王氏　元貞皇后張氏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妃張氏　次妃郭氏
太祖子友裕　友珪
友璋　友雍
友徽　友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友文　兄全昱
全昱子友諒　友能
友誨　兄存子友寧
友倫

第十四卷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太祖子存美
存霸　存禮
存渥　存乂
存確　存紀
太祖弟克讓　克脩
克脩子嗣昭　嗣肱
克恭　克寧
克寧子瓌　莊宗子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第十五卷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宣憲皇后魏氏　淑妃王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　明宗子從璟
從榮　從益
姪從璨　從璋
從温　從敏

第十六卷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皇后劉氏　子重吉
重美

第十七卷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　太妃安氏
出帝皇后馮氏　高祖子重信
重乂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杲　高祖叔父萬友
萬友子敬威　敬贇
萬銓　萬銓子敬暉
高祖兄敬儒　高祖弟敬德

敬殷 重緇
出帝子延煦 延寶
第十八卷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弟豐滔信
高祖子承訓 承勳
娃贇
第十九卷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聖穆皇后柴氏 淑妃楊氏
貴妃張氏 德妃董氏
子侗 信
姪守愿 奉超
遜
第二十卷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柴守禮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世宗子誼 誡
誠 熙

CENTRAL LIBRARY

熙謹　熙誨

第二十一卷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第二十二卷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歸厚　歸弁
王重師　徐懷玉

第二十三卷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十四卷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安重誨
第二十五卷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瑭子匡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第二十六卷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第二十七卷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馮贇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十八卷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第二十九卷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第三十卷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第三十一卷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第三十二卷
死節傳第二十
王彥章　裴約 附
劉仁贍
第三十三卷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第三十四卷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第三十五卷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杜曉附

第三十六卷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第三十七卷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第三十八卷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第三十九卷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四十卷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第四十一卷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第四十二卷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犨　馮行襲

第四十三卷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蕘
蔣殷

第四十四卷
雜傳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第四十五卷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　朱友謙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第四十六卷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第四十七卷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弟籛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第四十八卷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行珪
白再榮　安叔千
第四十九卷
雜傳第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翟光鄴　馮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常思
孫方諫
第五十卷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第五十一卷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第五十二卷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第五十三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第五十四卷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珽
李琪　鄭珏
李愚　盧導
司空圖
第五十五卷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顗
劉岳　馬縞
盧損　崔居儉
崔棁　李懌
第五十六卷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第五十七卷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鏻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皥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胤孫　趙延義
第五十八卷
司天考第一
第五十九卷
司天考第二
第六十卷
職方考第三
第六十一卷
吳世家第一
第六十二卷

南唐世家第二
第六十三卷
前蜀世家第三
第六十四卷
後蜀世家第四
第六十五卷
南漢世家第五
第六十六卷
楚世家第六
第六十七卷
吳越世家第七
第六十八卷
閩世家第八
第六十九卷
南平世家第九
第七十卷
東漢世家第十
第七十一卷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第七十二卷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黨曰凡諸僭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未封王建國之前又稱梁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illegible]不待別而可知[illegible]五代[illegible]以詳焉

五代史記卷第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梁諱其書名義在新王注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凶悍唐

四夷附錄第一

第七十三卷

四夷附錄第二

第七十四卷

四夷附錄第三

徐無黨曰凡諸僭名號梁本紀自封梁王以後始稱梁唐本紀自封晉王以後始稱晉自建國號唐以後始稱唐各從其實也自傳而下於其封王建國之前或稱梁或稱晉稱唐者史官從後而追書也而前者稱晉名號又稱晉天下者又稱唐劉知遠又稱漢至唐建國而五代作又稱蜀石晉自為一代不待別而可知者若劉知遠者又以為其後世梁唐初皆封汴東平而唐初嘗稱晉三者皆已不顯著故皆略而不道五代僭偽名號之雜而不常者史家從其實而事為文要不可通者皆已具於著者得以詳焉

五代史記目録終

五代史記卷第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一

本紀因舊以為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梁諱其書名義在新王注中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為人頗長者存溫勇有力而溫尤兇悍唐

僖宗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溫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
戰死巢陷京師以溫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
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諸鎮記唐當時節
度使所治軍州爲藩鎮故有州兼鎮之號）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
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瞳說溫曰黃家起
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
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
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
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
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溫名全忠
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
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
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
州徐州時溥（稱其州其人者皆具爲節度使）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
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
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陳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尚
讓等擊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
度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
之于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渡巢走封丘又大敗之

巢從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爲留後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自黃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王顧兵少不敢出始而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書其過者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於兗鄆三年春珍募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

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流俗本宣從王者非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過鄭焚其城而去宗權至鄭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人告珍戒之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鼓譟珍兵北郊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

兵爲宗權守者聞蔡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諸葛
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
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以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
兖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
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
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
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
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
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
宗權以州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
爲副二月庚子魏博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彥貞其
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
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
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
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沇河五月行營
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溥已爲東面而都統又
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
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
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
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已又聞珍以

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
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正
月師古敗溥于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
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叢執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
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為東
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
冬大雨水不能屯軍而旋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
南是歲宗衡為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
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
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

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
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封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
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以曲在汴而和
解之至是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而汴請伐河東
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與師濬挾汴益堅天子不得已而
許之五月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為東南面招討
使然王不親兵以兵三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
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
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
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

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
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
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黄大敗之屠故元城
羅弘信來逆戰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
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景福元年二
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
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
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王及
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
又敗之于鉅野兗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
于魏既而魏人歸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求救遣
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三年五月與晉人戰于洹水擒
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
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
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
留後遂攻兗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兗州留後九
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
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亦還兵至于渒河
瑾又敗之王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
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

趙匡凝自其父德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
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泌隨鄧三
州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
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
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
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其將朱
簡殺璠來降以簡為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
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
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
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乞盟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

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
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殺季述天子復立封王為
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
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
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
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還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
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初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
外與宦者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
瑜等陰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恃
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

宮中陰令伺察其曾支之累諸說奏請所以誅宦者之說
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所以爲固以求全胤知謀泄事
急即矯爲帝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
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降華州韓建出降全誨
等聞梁王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
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
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
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叁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還
軍于河中晉攻晉絳遣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汾慈
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晉四月友寧引兵
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
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
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
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三年正
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
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王
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
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
十餘里止之見者咸以爲忠乙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
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

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王為
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為護駕指揮使以兵衛天子引兵
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初梁兵已西青州
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
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
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友倫
擊鞠墮馬死王怒以為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其
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自天子命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
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
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許遷長安

居人以東天子行至華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
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黄門十數人打毬供奉
內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
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
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
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吳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
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
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
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
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

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遣
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王以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
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
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
厚取荊南荊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州以攻壽州不
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
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
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
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荊南忠武二十一
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
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
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燦太常卿
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
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
在外者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
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晉晉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卷第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赦其志之發遂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為濟陰王謂天子為唐王錄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為開封府建為東都以唐東都為西都廢京兆府為雍州州縣廢置見職方考賜京都則書之賜東都酺

五代史記卷第一

五代史卷第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本紀第二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戊辰大赦[赦文皆曰大赦天下此書大赦其志之發遂及也不曰天下實有所不及也]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王[謂天子爲唐王錄其本語如此]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州縣廢置見職方考唐東都則書之]賜東都酺

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来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責其物書曰

来五代亂世著其屢来以見夷狄之来不来不因治亂而亂世屢来不足書也五月丁丑以唐祖

張文蔚楊涉為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来夷狄君臣皆名官爵或書或否

不毀備或因其舊史之詳略而書且以示疑亦乙酉封兄全昱為廣王子友文博

王友之非子而書子與在多人傳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

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為崇政院太

府卿敬翔為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

敗績我敗曰敗績彼敗曰敗之宜然已見行營故戰不言地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

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

考皇帝妣為皇后皇高祖黯諡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

氏諡曰宣僖曾祖茂琳諡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諡曰光

孝祖信諡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諡曰昭懿考誠諡曰文

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諡曰文惠八月丁卯同州虸蚄蟲生隰州

黃河清災異書見不爲瑞也九月庚辰冬十月己亥講武於繁臺十一月

壬寅勅亡命背軍髡黥刑徒於樹赦之世小赦必書二年春正月

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郊於西都

王從其實書正稱名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三月壬申朔如

西都幸已至也如往而未至之辭丙子如懷州

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皆不書其命大將與天子自著大事爾此如懷澤者以兵方攻潞州也丁丑如澤州

戊寅封為歷御李叔介國公為二王後(周曾[illegible]曰[illegible])壬午匡
國宣節度使劉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卜郊張文蔚
薨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
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為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
子至澤州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人戰于夾
城敗(績[illegible])戊戌立唐三廟([illegible])六月壬
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為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用兵之名有四兩相
殺曰戰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illegible])己酉殺金吾衛
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illegible])丙辰劉知俊
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秋九月丁丑如陝州([illegible])侍王

友文留守東都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十一月癸巳張策
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己亥以介國
公為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為二王後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己亥祭燔以祈福(梁[illegible]風俗相傳自天子至于庶
人皆天下同其[illegible]者衆而風然故之大者故錄其[illegible]則其失可知)享于太廟辛卯有
事于南郊(祀天于南郊書曰有事[illegible])大赦丙申群臣上尊號曰睿
文聖武廣孝皇帝二月壬戌講武于西苑閏月甲子延州高
萬興叛于岐來降([illegible])
定分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
([illegible])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潞州四面

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夏四月丙午劉知俊克延鄜坊
三州（易得曰取難得曰克　克攻[illegible]）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
重師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
（以身歸曰降以地歸曰附此不書叛[illegible]　以同州附岐今書知俊執捍[illegible]已見[illegible]文）辛
亥如陝州（以劉知俊叛故也）乙卯冀王朱友謙為同州東面行營
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秋七
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
首惡王行思（初不知首惡之人故直曰軍亂既克而推得之也丹州亂主將姓名行思為官爵又不見）
（伏誅之日書　舊史失之）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
班（智不足以衛身不足以治衆而見殺者不書死之[illegible]其死者士之大節不[illegible]以責人）

房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
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
閱稼于西苑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
襄州執其首惡李洪（命將出師[illegible]書[illegible]不書[illegible]至此始見[illegible]亦且書軍亂）
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
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侍郎杜曉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
洪楊虔伏誅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illegible]）
（[illegible]）己酉搜訪
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十二月[illegible]懷英克寧慶衍

三州及蜀兵戰于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 丁未講

武于榆林二月己丑閱稼于繁臺秋八月丙寅如陝州以晉人攻夏州故也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

楊師厚爲四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九月己丑至自陝州

辛亥詔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

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

于晉晉人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栢鄉敗績庚

寅赦流罪以下因求直言正諫癸巳以[illegible]軍節度使楊師

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

來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秋八月戊辰

閱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閱于興安鞠場九月

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御殿而云入閤錄其本語書之以見禮失事在李琪列傳此書其後屢行皆不書一書以見其失足矣 庚子如魏州以晉人攻魏故也 張宗奭留守西

都冬十月丙子大閱于魏東郊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

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祿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亦以晉人攻鎮定故如魏也 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

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三月丙戌屠棗彊

書爲著其惡之甚者丁未復如魏州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不書如西都則此至東都可知戊寅如西都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德音縱之小者從其本名以著其實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叛者背此而附彼猶臣於人也反自下而謀上惡逆之大者日月之書不書雖無義例而事亦有不得而日及非一朔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戊寅皇帝崩年六十一不書崩所以見於得其終者乾化二年十一月友珪葬之河南伊闕縣宣陵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當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名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

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
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
予不偽梁之旨也

五代史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末帝無諡號從其本稱）爲人美容貌沈厚寡
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
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
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
使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

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偽梁之旨也

五代史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本紀第三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末帝非謚號從其本謚）為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為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弒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弒帝之罪歸之以王為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户部尚書李振為崇政院使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

殺輿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
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
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
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
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
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
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
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乃遣人趣象先等處置
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齎持傳
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
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illegible]方命將出師利於
便近是月皇帝即位於東都 即汴大事必具日而書是月見亂之甚於東都終上文也
復名鍠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丁未更名瑱夏五
月楊師厚取滄州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冬十一月晉人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爲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
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 殷舉族自焚不書伏誅 三月丁卯[illegible]
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 [illegible]
分相澶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

晉德倫叛附于晉軍亂有首惡不書而書德倫叛者深德倫不可加以首惡而亦責其不死以叛罪處實首惡而亡不書首惡者德論可誅而不書故以德倫獨任其責邢州李保衡叛于
岐來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勖入于魏州遂取德州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反者不日此其日者有日成書十一月乙
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已而復更名璋舊史失其月日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
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生都將
李霸反伏誅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秋七月晉
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晉
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
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書死得其死也冬十
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使于契丹冬十
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
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
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
罷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
癸亥瓌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

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以討之

舊史不書亡其月日故書于歲末爲明年克兗州張本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用兵無勝敗不書此書者將失利繫敗書也）秋八月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劉鄩克兗州張守進伏誅十一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彥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九月庚寅供奉官郎公遠[illegible]毋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來乞師不許（文禮即王德明[illegible]鎔即王鎔[illegible]）三月丁亥制[illegible]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夏五月丙戌朔德音改元降流罪已下囚秋敕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冬十月思遠及晉人戰于戚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復取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夏閏四月晉人取

鄆州（[illegible]）

月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illegible]唐人取曹州盜[illegible]國發斧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為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

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illegible]唐人取曹州盜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年三十六梁亡[illegible]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滅梁而立

五代史記卷第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四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

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

因之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六州三部落考之諸書不見其名後盧龍唐書陳使有此說）以招輯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居之國昌與擊黨項吐渾赫連鐸乘虛襲大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

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盖於北代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為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為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三年正月至于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堤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拜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

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昭義軍在唐時領山東西五州至是澤潞二州歸邢洺磁孟方立據之當時有兩昭義）黃巢東南走攻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東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眾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置酒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illegible]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光啟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于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送處存之鎮（克用不[illegible]故不稱王[illegible]）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舉兵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

中朱玫亦反以兵逼天子天子乃得襄王熅迫之稱帝于
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嘗破黃巢長
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兄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
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
諾而不行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大順元年克用擊破
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
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
等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黃巢功高不可伐下
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以謂必
先削藩侯宗室事與元罪皆誅一可伐宜以濬使楊復恭不可克用以

義也亦稱謀以為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
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為太原四面行營兵
馬都統韓建為副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
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為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
存孝執揆于長子以還之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
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北敗韓建遁歸克用兵大掠晉絳至
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
咎復諭克用之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
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餘
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于邢州

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
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
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
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于邢州景福元年王鎔
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
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
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而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
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
以責抱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求盟克用通和獻帛五十
萬匹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攻幽
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
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
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
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
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
刺史王瑤瑤珙弟也以爭者七旬至于河中同州王行
約奔于京師言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幸邠州茂
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天子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
克用軍于渭北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
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為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

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李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決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晉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況天下乎乃收軍而還三年正月昭宗以張濬為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為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兗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執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四年劉仁恭叛晉克用以兵五萬擊之戰於安塞克用大敗光化元年朱全忠已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自澤州入潞州附于朱全忠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擊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出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

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絕晉以附于朱全忠
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
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晉數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
取乃曰晉雖請盟而心辭復因大舉攻晉四月氏叔琮入
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
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
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叛降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梁
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
李嗣昭取慈隰二年梁攻晉晉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
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
奴未決而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四年
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
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會契丹阿
保機於雲中約為兄弟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求
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
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
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
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
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
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為然乃為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

乃解去以李嗣昭為潞州留後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
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於是梁滅
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
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鴈門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諱哉李氏之先
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
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
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
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為
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記其說皆
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
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
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
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
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
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
蜜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
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
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
沒不見後百五六十年當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

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五代史記四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73 v.2

五代史記卷第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五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
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
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
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存勗年
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
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

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
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
殺都虞候李存質謀叛二月執而殺
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
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
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
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
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
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
求救晉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六年劉知俊叛梁
來乞師王自將略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
坑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
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
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
留兵圍之去攻魏州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
東武朝城攻澶州掠黎陽臨河淇門衛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
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
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
德威會鎮定兵以攻燕守光乞救於梁梁太祖自將攻趙屠棗彊李
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梁來降梁遣康懷

兵討之諱文諱後晉于梁而亦僭帝十年十月劉守
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辭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執燕王
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以□太廟趙王王
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王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
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
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
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領魏博
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
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
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
年正月王如貝州劉鄩聲言歸晉陽即引
兵襲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
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克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
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
閻寶梁將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
人殺其守將張源德以城降乃以貝州為□蔚州執振武節度使
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州李嗣源擊之冬
梁謝彥章寨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以浮渡遂
破之十五年正月□□相□□于楊劉彥章決河水以隔晉
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橫

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
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
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
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
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
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攻友謙李存審敗
梁軍于同州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眞獻唐受命寶一趙
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以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
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
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
度使李嗣源鎮州行營招討使李存進天平軍節度使閻
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
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
予當思之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
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張文禮死其子處瑾閉城
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
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
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
城王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
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

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
成德軍節度使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
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
豆盧革為門下侍郎左丞相盧程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密使樞密
使唐故以宦者為之崇韜以士人而與宦者居翰并任樞密至此始參用士人與宦者故並書 以魏州為東
京太原為西京鎮州為北都 閏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
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
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 考謚曰武皇廟號太祖
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

下四廟故也此大書 李嗣源取鄆州
後唐太祖置義兒軍如李嗣昭等甚眾初皆賜姓名而不全書子故書李嗣源者書其所賜姓名不以子書也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于
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唐末澤潞皆屬晉梁初已
得澤州至此又屬晉後梁克之中間不見晉得澤州年月蓋舊史闕不書五代之亂戰爭攻取彼此得失不常多類
此也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于遞坊
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權其不係者敗而入之
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敬翔自殺翔為梁
以世唐翔之謀為多梁之亡也翔雖死之不書死而書自殺不死大節也 丙戌貶鄭珏為
萊州司戶參軍蕭頃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

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為鎮州，太原為北都。丙辰，復汴州為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為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京兆府為西都。甲子，如洛京。（[illegible]）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于潞州。（[illegible]）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宋唐宦者。（[illegible]）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illegible]莊宗即位，遣[illegible]奉冊為皇太后，舊史實錄皆無其奉冊月日，故不書。）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宮。戊辰，享于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為皇后。（五代十三君，立后者七，辭有不同，立得其正者曰以某夫人某氏為皇后，其不正者直曰立某氏為皇后，以嫌與得正同辭，無以見貶也。）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illegible]為按視諸陵使。（唐諸帝陵也。）潞州將楊立反。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為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為憲州刺史。（[illegible]不書[illegible]也。）丙辰，渤海國王大

諓諜遣使者來丙寅本嗣源克寧忻州不書命者舊史闕　六月丙子

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

如雷山寨天神夷狄之神也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泉水

于城門以禳熒惑本紀書不書異變熒惑置水非禮書開見其附歷禍之意而不知畏天以脩

德水旱風雹之類書者天也故書其變異常理不知所以然者異也以其不可知故不書　甲寅李鄴

崇韜第丙辰黑水遣使者來冬十月癸未左飛威軍將趙

暉妻一産三男子以此亦緣異而書者重人事故謹之後世爲之者祥故於此書以見不然

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春至畋甚留四日而旋甚　丁巳

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即位壇爲鞠場二月己巳東

鞠于新場乙亥射鴈于[illegible]壬寅幸新河辛巳突厥渾解樓[illegible]

王大諲譔皆遣使者來射鴈于北郊乙酉射鴈于郭泊庚

寅射鴈于北郊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寒食望祭俗之祭也非禮故書

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夏四

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第宋漢賓第皇子庚寅趙光胤薨五

月丁酉皇太妃劉氏薨朔五日　太妃太祖正室也以劉氏爲皇太后故太妃及[illegible]朔[illegible]非禮而書

讓己酉黑水女眞皆遣使者來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

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少帝梁所弑王也唐人謂之少帝從本語梁[illegible]曰哀帝[illegible]　栝

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不書皇太后已見上注　八月癸未殺河南

縣令羅貫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

崇韜為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鴈于
尖山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
太后于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蜀王衍降
唐兵入蜀不攻不戰衍以自降故直書其實以見下書殺衍為殺降 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
弟宗渥宗訓滅其族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
沙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為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
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
韜及其三子于蜀 實太后劉氏作教與繼岌使殺崇韜而書繼岌殺者繼岌將在外太后教非天
子命可止 戊辰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午殺其弟睦王存
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
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
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戡仁白奉國皆滅
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癸巳鄴都
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 反者皆不曰獨在禮書曰據其心可知因其事與本傳並作亂動搖亂心以
其日身造而反衛兵亂以大惡之名繼原其本心而兵於所從者於此見凡書人善惡不遂加之也於此 甲午畋
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乙未歸德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
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
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
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 衍且不免降而殺之又滅其族

非罪此為甚而書無異辭者前書拜降義自見也乙丑如許州壬申次蒙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帝至萬勝聞嗣源已入汴州乃還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年四十三帝尸為伶人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塟天成元年七月葬之河南新安縣曰雍陵至晉避廟諱更曰伊陵其不書塟者與梁太祖同

五代史記卷第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為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梁攻兗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為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

非罪此爲甚而書無異辭者前書衛降叛自歸也乙丑如汴州壬申次棗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帝至萬勝聞嗣源已入汴州乃還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年四十三帝尸爲伶人焚之明宗入洛得其骨謚天成元年七月葬之河南新安縣界爲雍陵至晉避廟諱更曰伊陵其不書葬與梁太祖同

五代史記卷第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六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梁攻兖鄆朱宣來乞師太祖遣存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別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

嘉靖九年補刊

五百號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
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
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
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
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
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梁晉相拒于柏鄉梁
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
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
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廄也莊 宗大喜曰
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剣馬從二裨
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
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媯儒三州莊宗
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
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同
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
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
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
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
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
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梁軍攻破德勝南

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從祀天南郊以

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天成元年(實同光四年而書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見下可知莊宗本紀自書同光四年各從其所稱故曰改元不嫌二號也)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羣臣屢請莊宗不得已而遣之二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

趙在禮反于魏。縣丁巳，以其兵南渡，石敬瑭將三百騎為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州。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群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為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曰始奠，見其緩也。自己丑入洛，至此一月矣。皇帝即位于柩前。柩前之位，嗣君之禮也。反逆之臣自立而用嗣君之禮者，[illegible]其實而不[illegible]文，[illegible]以書反正其罪矣。易此書其[illegible]者，[illegible]自[illegible]之心而欲逃大惡之名也。斬縗以衮冕。[illegible]服衮冕於書以見其[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壬子，魏王繼岌薨。諸王薨不書，此書者以明宗舉兵實反，會從[illegible]殺[illegible]元趙難為名，及即位非君宗元子，嫡在則其辭序矣。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以[illegible]翰

罷。五月丙辰朔，太子[illegible]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為義成軍節度使。在禮始亂宜誅，而明宗因之以反，命以方鎮，賞其功也，故書。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御史臺所以糾百官之不法，殺人于臺門，志其甚。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為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illegible]陵州，說于合州。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illegible]妻一產三男子。丁酉，以[illegible]三十二賜百官之無[illegible]者[illegible]。宮。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節度使霍彥威[illegible]登州[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刺史王公儼甲寅[illegible]官張志忠[illegible]太原府少尹九月己未奉
聖德[illegible]十月丁[illegible]百勝都
[illegible]武衞大將軍[illegible]使[illegible]能何舉來辛丑
契丹[illegible]阿保機卒[illegible]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illegible]盧質[illegible]兵部侍郎
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
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
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illegible]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illegible]戊戌山
[illegible]
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南[illegible]

國[illegible]三月壬子[illegible]臣
[illegible]見非內臣不書[illegible]小事也皆不書惟[illegible]宗及晉出帝
買宴[illegible]若不過度則[illegible]過度耳明宗於五代勤儉之君游
幸無過度此書以著[illegible]見君臣之失矣盧臺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使林彥
來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圜罷
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神夷狄之神事也秋七月甲子隨州刺
史西方鄴取夔忠萬三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説八月己酉牂
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
壬申契丹使梅老來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度使
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
不書克汴州者天子自以兵討未嘗攻戰直入其城也從自殺不書爲書者[illegible]州此不書克州故書自殺乙未

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實安重誨誣殺之不書重誨者明宗知而不責又下詔書誣圜
以罪故以明宗自殺書之辛丑德音釋輕繫囚是月傳翁于霍彥威叛伏
之事也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
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祀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為皇帝妣
為皇后高祖聿謚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謚曰孝恭
昭曾祖教謚曰孝質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謚曰孝質順祖
琰謚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謚曰孝靖穆考
霓謚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謚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
魯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三月丁未滄州
孔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為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
南院使范延光為樞密使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楚遣
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
晏球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禿餒入于定州辛酉
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為樞密使六月回鶻可汗王仁裕為順
化可汗秋七月己未殺樞密使以御史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
節度使趙德鈞敗契丹于物隆赫邈處州防禦使
琁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安敬使張
某蕃來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心九來甲午王建立罷十二

月李敬周克定州[illegible]辛康義誠第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者來二月癸卯王晏球克
定州（王都自焚死不書以誅）辛酉晏球獻[illegible]禿餒伏誅丁卯崔
協薨庚午至自汴州三月丙戌殺從璨夏四月[illegible]
雲州癸丑契丹使[illegible]梅里來求禿餒殺之甲寅端明殿
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為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五月己巳朔羣臣賀朔（[illegible]）
（[illegible]出於道家之說自唐以來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入閣）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冦雲州秋
七月壬申[illegible]金吾衛上將軍[illegible]
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己未
高麗王建使張彬來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冬十二
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閱馬于
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為大內留守二月戊戌黑水
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為御營使癸
丑朝獻于太微宮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
改元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為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
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
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之辛亥自通執
彥溫殺之（彥溫有罪有命執而勿殺自通擅殺之故不書誅而書殺）戊午羣臣上尊

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
五月丁丑回鶻使華栗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秋七
月壬午訪莊宗子孫莊宗子孫而不知存所見明宗所舉兵不顧禍害所遭者可哀也於此始求之見其終而無恩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
使三司使始於此至今遂因之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
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拯
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吳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丙辰封
子從厚爲宋王九月壬戌吐蕃使王瀾儒來東川節度使
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
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

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錢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
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加秦王
從榮受册謁于太廟此禮之始於亂世一行之故書丙戌契丹東丹王
突欲來奔叛秋不可以褒義責不曰叛于契丹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
丞酅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
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不命將名直以樞密使往沙州曹義金
遣使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靼使列六薛
孃居來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渾
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

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贊崇緒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干戈之世王道息而禮義亡民猶有自知孝悌而時君旌之猶有勸民之意故兩書而書之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故書己未西涼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乙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二月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五月己丑二王後眷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靼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十國外而不書此書者知祥本唐臣而反至此欲遣自歸絕之則嫌不納其自新納之則若與其僭叛故但書其使來臣禮不備故

如其執書之 三月唐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為皇后五月戊
寅封子從珂為潞王從珂本姓王而書子從文同從益為許王從溫
為兗王從璋為洋王從敏為涇王丙戌契丹使來聘秋七月
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八月戊申大赦九
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冬
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馮贇為樞密使壬申幸士和
亭得疾書得疾而後從榮事詳之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
宮不克伏誅君病不待疾以死未立罪當誅故書伏誅其意以謂帝病矣儲不得立而擁兵入曰吾非反
故不書反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
戌帝崩于雍和殿年六十七清泰元年葬河南洛陽徽陵
不書葬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
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況於後世邪況於五代邪予
聞長老為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為人純質寬仁愛人於
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
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
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
司理之請加丹艧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
歲嘗旱已而雨幸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得掃雨曰此
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
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

以報上天之言犯藏甄寶之史臣曰嗚呼五代之亂也以詔書之褒
桑定夭祿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崇遊畋在位十年於五
代之君最為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然免欲匹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父
子之間不能慮患為防而學起太子平冤訓之次大惡而亦
由此欽恨而終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
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
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
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
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
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
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毀譽亂真之敝矣
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為國者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本紀第七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已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爲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四年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
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
位于柩前羣臣見于東階後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代二
五君於此始見嗣君即位服喪之事先君得其終嗣君得
其始而免禍亂於臣民此篡亂之間稀見之事也故特詳
書之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
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户
部尚書韓彥惲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
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
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禮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著非乙亥癸
冊使翰督況務子衆戊寅大赦改元樂州刺史王從義遣
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贇獻錢助作
山陵閏月丙午冊皇太后不書姓氏不曰冊某人為皇太后者母尊不可斥其事自見於
冊甲寅冊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
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
留守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
為副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
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侍衛親軍馬軍都指
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為鳳翔行營
都招討使王思同為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

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亥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不書帝崩者當於廢帝紀書弒鄂王也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為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晉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同光二年為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兵自相州會梁馳常山以從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益盛及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之乃矯詔使河中裨將楊彥溫使圖之王閱馬于黃龍莊彥溫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里第重誨數諷有司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為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長興三年為鳳翔節度使子重吉明宗時典禁兵為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為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為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為代而

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嬰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
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之兵皆潰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
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
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
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州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
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
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群臣道拜
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為鄂王命
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
民房課五月以資軍戊寅弒鄂王[illegible]磁州刺史宋
令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藥彥稠[illegible]
愍帝罪官曰誅而廢帝同惡相救故書殺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
韓昭胤為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庚戌馮道
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為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
子官六月庚辰辛范延光[illegible]自通鑑秋七月辛亥太常
卿盧文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
夫人劉氏為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為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史臺官選辟署官號是廢帝初釋所置之官以其非
吏部正授故須有旨方得除之此於事無勸戒不以書以舊史不詳故從治不知復傳疑也九月契丹寇
邊冬十月戊寅參惠劉昫罷十二月己亥雄武軍節度使

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寇雲州庚
寅幸龍門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李延光罷己丑追尊皇國太夫人魏氏
爲皇太后非嫡母故稱其爵氏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
樞密使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副使契丹
寇邊六月癸未太常[illegible]鄜馬秋七月丁酉回鶻
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刑
部尚書房暠爲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十一封子重美爲雍王
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夏五月乙卯建雄
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
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
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
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凡命官不書此書者以見將帥可以甲
戊寅武寧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
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
叛降于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使揭里來九月甲辰張敬
達及契丹戰于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甲如河

陽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為兵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為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以討賊以義責光遠光遠而誅之雖不果而身殺猶為得死乃見光遠殺敬達以叛敬達之志其亡也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年五十三帝自焚死晉高祖命葬其遺骨於徽陵域中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操自茲及愍帝之亡兇兇於徽陵其土一壠路人見者皆為之悲彼明宗為[illegible]何知其有媿於重誨矣哉

五代史記卷第七

五代史記卷第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北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

五代史記卷第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本紀第八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赤心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馳救之兵未及成列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
敗之以旗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
由是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
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後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
爲梁兵所敗敬瑭常脫明宗於危殆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
至魏州而兵亂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宗所以不反者敬
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
家之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
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
爲前鋒明宗繼之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

莊宗西還[illegible]
遇弑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
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在陝爲政廉明是時諸侯多不
奉法鄭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汙論死明宗下詔書褒
廉吏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
以敬瑭爲首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爲御營使拜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
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從鎮天雄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長興元年五月入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爲行營
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從改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

末仁任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與疑其必反禍不欲爲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猶復辭行明宗亦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爲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六軍副使乃行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一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盡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詔削其官爵廢帝受皆大原[illegible]也以大原降而衆寡吾當內撤諸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爲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鴈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於廢帝本紀書契丹立晉擁所見也於此書皇帝即位以自立爲文原其心也晉爲相之反無契丹之助所以自立蓋其志在於爲帝故以自立書其惡也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闔

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戸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
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
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鎖之以歸己卯次
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叛于唐來降（吳曰殺諸鎭猶在）辛巳至自太原
盧文紀姚顗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暠十二
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爲庶人（王從[illegible]晉今本[illegible]）丁亥司空
馮道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晉州指揮使
石重立殺其刺史鄭延玗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鎭州牙內
都虞候秘瓊殺其節度副使李彥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其
刺史楊漢賓丁未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illegible]
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秘瓊戊寅兵部侍
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
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唐宗室子[illegible]
其名書之以見二王後三恪猶存不必著其人也）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
來三月庚辰如汴州夏四月丁亥赦囚錮民租賦趙瑩使
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宮
死使李可興來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爲
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謚
曰孝安皇曾祖郴謚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謚曰孝簡

恭祖昱謚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來氏謚曰孝平獻考紹
雍謚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謚曰孝元懿六月癸未契
丹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節于義
成軍節度使符彥饒丁未楊光遠為魏府四面行營都部
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叛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
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
重乂寇河南皇子重信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
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吳不克伏誅右監
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illegible]

[illegible]

誅罰令殺 專擅殺 乙卯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
威克汜水關（張從賓[illegible]河死故不書伏誅）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
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右衛上將軍李金
全討之（金全未至而暉見殺故不書[illegible]不書[illegible]）八月丙申[illegible]
節度使安叔千進[illegible]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illegible]
彥饒王暉黨九月楊光遠[illegible]十一月辛巳禁[illegible]兵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illegible]以助國（[illegible]）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
翟全福來[illegible]禁私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illegible]作受

命實（錄作[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八月戊寅馮道爲左僕射
劉昫爲契丹冊禮使壬午濟州刺史爲禪降丙戌許御署
官選己丑鄆水旱民饑辛丑無令官吏以契丹（[illegible]）
（求不已興而曰歸者吉猶之也）九月己酉赦范延光（[illegible]）
（久不克乃悔而赦之故不書降）己未歸靜難[illegible]劉守威金吾[illegible]王殷
司天[illegible]學生殺暉于契丹于闐使馬繼榮來回鶻使李
萬金來己巳赦魏州饑民稅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
樞密使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頲來奉冊曰英武
明義（[illegible]）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
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illegible]）
僕射[illegible]大赦[illegible]
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
子重貴爲鄭王
四年春正月盜發唐愍皇帝墓（愍帝祔于明宗徽陵域中無陵名故曰墓[illegible]）
（[illegible]愍皇帝五代諸帝謚號不可爲法皆不足道[illegible]而國士禮關舊史[illegible]皆[illegible]而不書因事而見於此爾）辛亥潭州防禦使張從恩爲
樞密副使旌表滄州民李自倫門閭三月乙巳回鶻使其
都督拽里敦來丙辰[illegible]靈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
城反己未彥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夏四月辛巳封回
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

使蔡儔鑄錢閏月壬申桑維翰罷八月己亥朔河決博平西
戎寇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雞羅
蝦獨九月丁丑契丹使趙思溫來癸未封李從益為郇國
公以奉唐後丙戌高麗王王建遣使王申一廣評侍郎邢順來冬十
二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
契丹使遙折來吐蕃羅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
金來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
使李金全叛附于唐六月癸卯李昪遣其將李承裕入于
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副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
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唐金全執而殺之秋八月丁酉
閔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閔稼于泌臺冬十月丁未契丹使
舍利來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為興安王臺駘為昌寧公二
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不時斂而民不
堪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
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內外兵馬

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決中都入于杏河冬十月河決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為廣晉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為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晉庚午契丹使達剌來三月[illegible]月天興蝗食麥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為皇太后（高祖所生母也）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年五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未知所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太原尹北京留守河

五代史記卷第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本紀第九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貴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以禮記教之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業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與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節度使令守天福二年[illegible]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
爲開封尹封鄭王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高祖
幸鄴留守東京開封尹爲廣晉尹徙封齊王七年六月乙丑
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左驍衛將軍石德超以
御馬二獻于相州之西山素使之祭也如京使李仁廓使于
契丹契丹使梅里來丙子以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
侍郎趙瑩爲副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戶部侍郎呂琦
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舊史實錄無橋道頓遞使故不書也
[illegible]書[illegible]高乙卯四方館使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
使于契丹秋七月壬辰追尊皇祖母劉氏曰皇太后[illegible]高祖
[illegible]母也高祖[illegible]之母不書曰皇太后者於帝爲祖母也曰尚正其名也
丁酉使石德超獻御馬于相州之西山前已備見故文省庚子大赦
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安從進自焚死故不書伏誅
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
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
來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
來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冬十月己
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十一月契丹使大
卿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壽安縣
君而不得其死者五明宗雖善終而愍帝不克葬至廢帝
時始克葬故皆不書至此始見子得葬其父故并附廟辭

書之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觴高祖靈車所過邑八祖之半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穹廬夷狄之所居也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巳來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者附再昇以來旱蝗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與來二月壬子景延廣為御營使巳未如東京赦廣晉府囚庚申赦澶州散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之類皆閭巷人之事也用之天子見礼甚三月巳卯朔趙瑩罷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

蝗夏四月庚午遣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為宋王癸卯爲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六月庚戌祭蝗于皐門癸亥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秋七月甲午尊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昔末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不至于亥發民青苗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第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馮氏於書壬子畋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翥來庚子括

信民棗十一月己卯董毅使于契丹甲申辛亥入角闕馬毅
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
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逵來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
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
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
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鴈門
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
晉自高祖以父事契丹甚謹而出帝時遣使稱孫奉表
書至出帝在使者爲不稱不可勝數故其事甲者皆書
而不書者以
不足書故書大戚壬午前靜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
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
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
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
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
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
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三
月癸酉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戰而兩各傷失衆餘去晉不能追故以自去
爲文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
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
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

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
亥鄴都留守張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為
青州行營都部署六月兗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
中桑維翰為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決滑州環梁山入
于汶濟秋七月辛未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丑朔劉知
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軍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戊
辰旌表陳州項城民丈仁詡門閭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
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冬十月
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為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

守馬全節為副招討使十二月己亥沂州射免于宣門丁巳
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出帝已許其不死而命李守貞自殺之故不書伏
誅閏月乙酉德音赦貝州因契丹寇恒州二年春正月契
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取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
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為御營使乙丑北
契丹去二月己巳杜威殺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為東北
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冊曰以備契丹嫌契丹已去而命備丙子大閱于
城丙戌閱馬於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馮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
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

將孫方諫及契丹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
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
衛村又敗之夏四月戊寅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
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大賞軍功五月丙申
朔大赦丙午幸南莊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旱秋
八月甲子朔廢翰林學士丙寅和凝罷馮玉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閱馬于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
閱馬于萬龍岡辛亥李守貞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
侍郎禮賓卿金廉來戊寅射兔于硯臺戊子高
麗兵部侍郎劉來十一月戊戌
封王武為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皇甫村十二月丁
丑桑維翰罷丁亥趙瑩為中書令李崧
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
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
己丑李守貞為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為副
河決魚池大饑群盜起秋七月大雨水河決楊劉朝城武
德八月辛酉河溢歷亭九月河決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
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
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決臨黃冬十月河決衛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寅河決原武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
爲兵馬都監十一月丙申靜難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
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州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度壬戌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戰將歿於陣守歿於陳而不書死之以其志未可知也或欲止而不得將降而未暇遷以誅殺爾若不走不降而死節明者白
死之已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帝
于沙臺壬申張彥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
晉出帝雖存而亡國已矣故書滅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
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
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以出帝之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
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
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託之出帝豈得
立邪晉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
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絕之以
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
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以爲欺
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
而滅絕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記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所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74 v.3

五代史記卷第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本紀第十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為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以知遠為押衙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于衛州上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
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決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
敢與左右格鬬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
舍而去廢帝入立高祖後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
知遠與桑維翰密為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
以知遠為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
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世俗謂猾
為操剌其材）無大故勿棄之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
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
知遠領歸德知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
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為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
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
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知
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
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平居皆多畏而有異志每優尊之
拜守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
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
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王敗之于秀容
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鉅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

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国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辟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国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天福晉高祖年號也天福八年改元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而未有國號又稱晉年號然開運亦追續天福爲十二年所以示義不忘晉也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來降曰來歸理但書其實焉人止是時天下無主而其王則往歸之與乎敵下純而來於此者異矣漢高祖非陷德再得撫人之無所歸者猶得而歸也故曰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副使駱從朗及契丹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陝州將趙暉殺契丹監軍以州來歸三月

丙戌朔鎮州河東節度使事亂逐其節度使滿達勒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遁太原畏而法故與自去暴其人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爲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

甲如東京奮輸遣歸于契丹以鄒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
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六月丙辰次河陽杖
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高
祖初建國元因號蓋其初詔告見明文欵關可書而稱天福十二年則國初號晉可知但見明審故損於所疑作此書改國號漢則未改之前宜書所稱此以推知也赦罪人蕭氏犹子藺遣使者來
是夏劉昫薨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福軍節度使
杜重威反重威本名威避出帝諱名誠重至漢而復之天平軍節度使高行
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
為皇后高祖湍謚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謚曰明貞
曾祖昂謚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謚曰恭惠祖僎謚曰

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謚曰昭穆考琠謚曰章聖廟號
顯祖妣安氏謚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
世祖皆不祧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
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
州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
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
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鄴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
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
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年五十四
隱皇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右衛上將軍內

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為嗣承訓薨
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
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祕不發喪
殺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
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illegible]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
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壬戌竇貞固為大行皇帝山陵使
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副太常卿張昭為禮儀使兵部侍郎
盧價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為儀仗使丁丑李濤罷[illegible]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illegible]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
監王玉克潼關壬午[illegible]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illegible]
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陝不命為將又不令討賊但令以兵實關西下文乃見命將
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
為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為永興軍都部署
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illegible]為都部署河次原
武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內黃民武進妻一
產三男子河決滑州魚池宜于蝗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
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勿蝗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庚
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寇邢州刺史王彥徽
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

貞八月壬午郭威爲司令守也癸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綰戰敗績冬十一月甲申吐蕃使斯淳篤蘭藍藥斯來十二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在河南告成縣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

二年隱帝即位不此宜改元而不改元其周漢譌二年注而帝名承祐年乃乾祐舉國臣民共諱而不改避當時莫大之大本紀無識者但書其實後世自見也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蜀兵紐配祖夏五月木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隍秋七月丁巳郭威克河中[illegible]趙思綰[illegible]京兆甲子[illegible]河中[illegible]八月郭從義殺趙思綰前不書其降此書殺者[illegible]戊郭威使來獻俘冬十一月契丹寇[illegible]趙魏群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二月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丙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景崇自焚死不書[illegible]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士子趙暉獻俘二月甲戌旌表顏州汝陰民趙溫門閭三月己酉宴食[illegible]于南御園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六月癸卯河決原武秋八月[illegible]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及義

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降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節
度使慕容彥超爲監軍[illegible]癸未彥超軍于北郊甲申彥超軍
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于
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年二十周廣順元年葬之許州陽翟縣號穎陵爲所葬
故不蘇逢吉自殺漢亡自隱帝崩後四十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亡者見帝
書弒而漢已亡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公贇立皆周所假託非誠實所以破其姦故書曰漢亡見周之立遲也遲而難於自立則猶有自媿之心焉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
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
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
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illegible]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之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
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
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
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
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初梁太祖以乾化二
年遇弒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
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
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
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而晉亦陽優禮之[illegible]而未見其隙

及契丹亡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亡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迎之至土門而還及其身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威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

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盖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五代史記卷第十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

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
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
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筭
補為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高
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元親兵多後高祖所臨鎮常以威
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
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
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
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

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
西督諸將威於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
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
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悅威至河中柵其城東思柵其
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
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
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每出必
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
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
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

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
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
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
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
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
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
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未及也由是
濡恩徧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
契丹遯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
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
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
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
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
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
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
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吏
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
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
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
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

彍騎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業等從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官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

澶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楊溫為贇守徐州戊午次皋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吳蜀諸國自立皆絕而不書此書漢其不絕于周語在十國年譜以）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諸陵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

寧延美晝不書延之亦在舊崇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

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

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

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

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

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樞密直學士蘇禹珪罷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

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貶王峻

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

詳知有罪漢之攻自晉州而自 [illegible]

戶條戶

六年春正月高麗李郎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辦來三

月己酉封州回鶻來獻玉郡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

院使吳延祚留守東京癸酉侍給銅魚宿戊北征是月吳

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

丑取益津關以為霸州癸丑取瓦橋關以為雄州州不書此書

重復中國故地世宗下三關存益津以建州及見故口 閉上既宗從征御史實錄不書今見其所得時日今 是也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

語實事 取莫州故不書中國故地甲戌至自雄州

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符氏無國爵不同立符氏為皇后 錄同於不正也蓋其位先定而後

要故書曰立皇后符氏 文理宜然無復疑也 封子宗訓為梁王宗讓燕國公戊

子古城使節訶散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
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三十九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
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
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
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兵部
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
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秋七月[illegible]戶
部[illegible]吏部郎中[illegible]爲判官八月[illegible]

寧節度使王殷乙亥[illegible]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羣臣上
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庚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
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
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辰龍見皇帝崩
于滋德殿年五十一[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本紀第十二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師留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鎭寧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為樞密使王峻所忌廣
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
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
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內外兵馬事
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於書封晉王正其非子矣其餘假竊副君之礼不待議貶而可知故皆無異辭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
浦為樞密副使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為太
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為
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權判開封少尹王
敏為橋道頓遞使漢人來討攻自潞州三月辛巳大赦癸未
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不曰伐曲在周不可以大小為言故
用兩相攻為文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平
敗之與其不與于周不與其稱帝故書姓名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
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
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
皇帝于嵩陵左衛鄭州新鄭縣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
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
衛國夫人符氏為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

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叛
于漢來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
救漢丁酉回鶻使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
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
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
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為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為樞密使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
大將軍孟漢瓊

二年（五代亂世以來君即位者五而改元不依古者四梁末帝晉出帝但踰年宜改元而不改又明年然後改漢隱帝周世宗皆仍稱先帝年號終其世不改而本紀無以識者但書其實自見其失也）春二月御札
求直言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
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出家及私自度
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
辛未取成州戊寅克階州十一月
乙未親征淮南以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
鳳州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向訓權東京留守壬寅親征辛
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
寅重進為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下蔡浮橋
壬申克州其臣鍾謨

來奉表。戊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庚子，內外馬步軍
都軍頭袁彥[illegible]取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夏四月，常[illegible]州復入于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
囚。六月壬申，德音赦[illegible]囚。秋七月，皇后符氏崩。揚、光、舒、滁州
復入于唐。八月乙丑，除民稅不及[illegible]。九月戊午，端明殿學
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為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冬十月
辛酉，[illegible]。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
者。乙巳，[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乙丑，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
京。乙亥，南征。三月丁未，克壽州。[illegible]
[illegible]
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入蜀歸于蜀。癸未，追
冊貴城郡夫人劉氏為皇后。五月丙申，殺潞州防禦使侯
希進。秋八月乙亥，[illegible]王朴[illegible]樞密使。蜀人來歸
我濮州刺史胡立。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
美為大內都點檢。壬申，南征。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
遇[illegible]以[illegible]州[illegible]郭廷謂以其州
來降[illegible]
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

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illegible]十二月辛酉[illegible]

[illegible]

其大節可矣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泰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亥[illegible]揚州辛卯迎鑾[illegible]乙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為界[illegible] 三月辛亥李景來貢方物[illegible]四月庚申[illegible]回鶻[illegible]使[illegible]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彥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蒲訶散來[illegible]冬十月丁酉祈民租十一月庚戌[illegible]禮[illegible]正樂十二月丙[illegible]州縣課

[illegible]不書此書者[illegible]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illegible]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illegible] 高麗王昭使其[illegible]侍郎徐遠來[illegible]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illegible]三月丁巳[illegible]五月郭[illegible]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為大內都巡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兗州[illegible]赦兗州六月乙酉[illegible]辛酉[illegible]祠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

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遷
三年春正月己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
戌回鶻使獨呈相溫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為商州司馬三
月甲申封榮為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為子不書子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
與丙戌鄭仁誨為樞密使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
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幽州蘆臺軍使張藏
英來奔九月辛酉渤海國使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為奉迎
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
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大廟壬申殺天雄

封弟熙讓為曹王熙誨紀王熙謹衛王壬寅高麗遣使
來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十一月壬
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在鄭州新鄭縣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
宋興五代之亡所書不同皆有爲焉獨梁亡見唐之達漢
亡見周之遷也唐然天下以討賊爲效天下以主賛
故書梁亡見唐之興遂則知其上不在於討賊也矣亡見
周之立遷則知主賊賛者亂也唐之無辭莊宗之盛唐已亡
矣而契宗又稱唐懲帝之奔唐又亡矣而愍帝又稱唐其
亡也不可以獻書故不書也晉亡曰契丹滅晉明言以漢
滅周曰遜于位遜順
也竊順乎天命也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備爾後亂之事無所不有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
之友珪反唐之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

何其不絶矣太妃黨而廢朝立劉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
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夷食野祭而無紙錢
居喪改元而用樂役馮延巳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
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禳焉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
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東秦隴平淮右復
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
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
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
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

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
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
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
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
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
爲贊而盛以錦囊常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
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
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戮刃於其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並起孰不欲戮刃於其胷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彊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胷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

曰嗃嗃悔厲吉永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
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也至於唐晉以後親
疏適庶乃無所失作家人傳

梁家人傳第一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生三子長
曰全昱次曰朗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攜其三子傭
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
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
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
為盜後存戰死廣州太祖以巢將降唐[illegible]
累遷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illegible]
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
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
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為壽歡
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
無忝於先人矣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
義未必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黃
巢獨死蠻嶺其孤弱皆在碭山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
涕泣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
之多賴以全活大順二年秋后疾卒[illegible]故鄉乃歸

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考為文穆皇帝后曰
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
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后賢明精悍動
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
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
出兵行至中塗后意以為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郴
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
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
密使人教友裕脫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
泣涕請死太祖怒甚遣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
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
意解乃免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
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拜后亦拜欷歔泣下曰兗
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
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為之
感動乃送瑾妻為尼后常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
也天福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冊為賢妃開封
縣瀾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附于宮陵后已死
太祖始為荒淫卒以及禍云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
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祈佛疾未嘗少
懈太祖以爲愛己尤寵之開平二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爲晝寢方
寐　棟將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起去棟折墜上
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
婦聘之帝即位將冊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
郊貞明元年妃病甚帝遽冊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illegible]
宗入宮[illegible]故妃[illegible]同日[illegible]迎[illegible]石氏有色莊
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
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
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與晉世讎也不可俟彼刀
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讎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
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
藏其首於太社晉天福二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
屬收葬乃出末帝首命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郭氏葬之妃
平洛陽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文友璋友

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開平元年五月乙酉
封友文為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
友徽建王友裕前卒末帝即位封友孜衡王而友孜末帝即
位封友璋初為壽州團練使押左右衙指揮使監鄂德軍友
珪時為鄆州留後末帝時為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友
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即位封太祖與仲兄存俱亡為盜全昱獨
與其母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
嶺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
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即位與宗室
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
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
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
祖不悅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子皆
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諒乾化元年升宋州為
宣武軍以友諒為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
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為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臥病
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為罷友諒使與全昱歸
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衡王友諒嗣王友能為宋
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姦人多依倚之而陳

倍好淫祠左道其學徒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伏夜聚
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置官屬友能初
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之[illegible]
伏誅末帝始踐位以宗室皆反友貞明四年友能以陳
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
之降爲房陵侯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
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
倫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慍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校善
用弓劍[illegible]
友寧東[illegible]王師範[illegible]州友寧[illegible]
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表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
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閤博昌屠之
清河爲之不流戰于石樓兵敗友寧墜馬見殺友倫幼亦
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
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illegible]攻魏內黃友倫以刑鋒夜
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晉人攻潞友倫以兵
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
鳳翔晉人襲梁友倫以兵二萬至蒙山晉人乃却友倫西
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

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
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
果宰相崔胤遣人告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
誅胤等昭宗未發乃追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
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班閤門使王
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太祖即位已封宗室
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姪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宣遠軍節
度使友倫皆當贈到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友裕字端夫初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
[illegible]

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譟
呼晉王李克用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
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襲
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
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
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
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
有積薪焉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冬友裕取濮
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
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

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懼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户三萬餘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兗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寧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嘗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決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

乃以友珪為萊州刺史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
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官家以傳國
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
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為圖友珪乃易服微
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
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
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
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
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牀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
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寢中祕喪四日乃遣府吏
[illegible]
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踰三十年託于人上忽焉六載中
外協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
夜甲士突入大內賴郢王友珪忠孝領兵勦戮保全朕躬
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兇逆厥功靡倫宜委
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以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
皇帝位以韓勍為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為汴州留後河中
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
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
南郊改元曰鳳曆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

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袁象先以禁兵入宮友珪與其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踰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乃追廢友珪為庶人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為當為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疏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云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梁珪即位以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曰以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太祖家人傳第二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
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
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
太祖東追黄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
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
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

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持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
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
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其後太祖擊
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
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軍李存信等勸太祖亡
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
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罵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
計成敗邪且公常笑王行瑜弃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
爲此乎昔公亡者達靼幾不能自脫賴天下多故乃得南
還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能從公北邊其可
至乎太祖大悟乃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夫人無子性賢
不妒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
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
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
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軍中曹氏尤
謹其教誨破燕取魏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歸省
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冊尊曹氏爲皇太后
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
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沒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
何言哉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而太

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崩謚曰貞
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
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
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
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
亦崩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
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晉王攻
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宮貞簡太后教之吹
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
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
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是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
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
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
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
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
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
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叟示建豐建
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因大

怒曰妾去鄉時畧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攀尸
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宮門莊宗
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為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
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
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
己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為皇后皇后受冊乘重
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
為淑妃伊氏為德妃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
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踰次得立以為佛力又
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
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
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有
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遊五臺山
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
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
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鎮州
關城人皆以為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
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
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
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溫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為佛

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嘗與后俱
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
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
患之莊宗宴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
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
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
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
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
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
后荒于畋遊十二月己卯獵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
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
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
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大棓占星者
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
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
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
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
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
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
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

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太半至罌子谷道路險
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
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
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
之容哥對曰盡矣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
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
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
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
進飱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
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錦囊貯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
為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明宗入立
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
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儀昭容
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
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弒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
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
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
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
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
削髮為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于太原晉高祖反

時爲契丹所虜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係國而爲晉得天下而爲唐其
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
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絶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
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克讓以善騎射爲振武軍
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
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
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
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
僕何相溫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弓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
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亡命
于鴈門明年太祖復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黃巢犯長安
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鴈門以
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黃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
方立遷于邢州晉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
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冦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
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笞
之克脩慙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澤州刺史天
祐十一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歿于虜嗣肱少有膽略從

周德威戰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柳陂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潞縣嗣昭從存審敗梁軍解去嗣昭功爲多遷蔚州刺史爲雲州以北都知兵馬使又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晉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昭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克恭初爲決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節儉潞人素安其政及克其見笞以死而克恭橫暴多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劫以叛歸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

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黃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內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原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決克寧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累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願以軍府煩季父

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爭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託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有實于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於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存顥非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宗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晉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殺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

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存乂歷[illegible]保大二軍
節度使取郭崇韜女是時鎭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
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
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
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
遣宦官伺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宗室親黨
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爲千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
稱冤言辭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幷誅千郎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
節度使皆不之京師食其奉祿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

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及幸汴州存霸從幸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會郭從謙反及後與教門存
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
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西亂亦自河中奔太
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從下數從公不去存霸乃自翦髮
衣僧衣謁符彦超曰願爲山僧幸公庇之彦超欲留之爲
軍士所殺存紀存確匿於南山民家明宗詔
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者所在訪求以聞知不安欲收
樂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謀諸宣徽曰
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已監國矣不如殺之

何彥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宜密為之所以安人情乃
即民家殺之存美以病風居太原存確存紀皆不知其所終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
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繼潼等莊宗時皆未封繼岌為北都
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
盧革為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為宮使因以鄴宮為興
聖宮以繼岌為使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為西
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
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
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人食其粟[illegible]

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軍王衍
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為先鋒康延孝所
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魏軍自文州間道以入
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
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縈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
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
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
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
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為典謁從襲等
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

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寳貨妓樂奉崇韜父子
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
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閴然由是
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
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
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
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
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
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
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
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
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
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
千里往復禀命乎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
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
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
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
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敎王
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

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令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檛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媼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

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焚繼岌于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illegible]繼峣皆為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太祖之後遂絕梁唐家人傳皆先兄弟而後諸子況弟之子各從其父此理之常也至莊宗諸子傳所書事迹不以長幼為次者各因其死之先後而書之使於繼岌傳爾究法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75 v.4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明宗家人傳第三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

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而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
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
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冊為皇后謚曰昭懿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
子是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
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
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
遣工部尚書崔居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與故將
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
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
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
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
是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
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
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
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
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

右遂專用事雖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
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
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
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
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
秦王明宗遣乳媼將從益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
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
以兵入宮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帝聞之大怒賜
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
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
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妃曰小
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
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
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
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
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
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
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
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
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立

高祖入太宗寵受從益愛時主祠位帝即位妃母子俱
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
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
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
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稱之曰
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
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
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母子逃於徽
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
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
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
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
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
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
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
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
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
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
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

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弱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與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入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而從璟獨從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詔明宗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君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在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父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昔從知文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以射也盡委兵而歸吾君吾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然莫不幸而遭焉
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哉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
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
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當時浮薄之徒日進於其前而驕
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
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
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
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
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
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封從
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
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
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
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

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
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
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
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
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
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
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
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
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
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
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
十疋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疋都頭已下七疋至三疋又
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
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
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
師傅以加訓道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
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

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
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
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
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雪
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
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
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
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
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
如肺者數片溺涔涔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

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
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
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怏
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宮
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鈞
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對
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
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處
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
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召

侍衛指揮使康義誠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
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
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
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
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曹者為今日
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
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
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相
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
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

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危
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
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
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
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並轡耳語行至天
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陳兵橋
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
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
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獸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
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

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
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
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
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
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
後六日而明宗崩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
曰從璨從璋從溫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
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
儻輕財好士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
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

戶參軍賜死重誨死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廂都指揮
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從鎮義成明
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貢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
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
從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從鎮威勝降封隴
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
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

守五節度使封兗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溫從敏在太后嘗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爲盜籍沒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以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三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illegible]從璋子重俊爲饒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姦其妹毆殺其僕[illegible]

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奪人園宅有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亂率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廢帝家人傳第四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苛刻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所部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具

將石敬瑭已反方閉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延駐諸軍亂有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女一人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及廢帝反愍帝自疑乃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請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
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
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存其號皆其謚而有也周從其號與
同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
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因朱特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
二年封魏國長公主晉高祖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
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
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
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
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以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
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
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而有也周從其號與
別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
以不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別何哉著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
二年封魏國長公主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
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
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
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
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

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六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

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

大臣至於覆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
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威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
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
累祖宗偷度朝昏若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
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
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
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
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頃在并汾適遭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
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

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
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
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
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
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
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
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
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
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
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祿大夫檢校太
尉封負義侯遷於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
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
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
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
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
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廚七茶
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
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
為虜衛兵所隔不復見帝帝望之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
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墓帝不勝其屈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
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
帝所從行宦者五十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
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涼虜人常以五月上陘
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
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
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

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
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二月太后寢疾無
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
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
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
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
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
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喪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偃從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其後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
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
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醊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立專內寵封拜宮官尚宮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所以示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惡及帝北遷以為帝之辱數焉
后欲與帝俱飲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賤跨有中國不及十年而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叔父二從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有詳亦以所得書之多略失其事實鄙亦無足稱焉

者然親存其身當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殷敬德敬贇敬威子曰重貴重信
重乂重英重進重杲孫曰延煦延寶生之常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皆壽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
詮生敬儒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及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於名加重而下同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反時死自祖以下曰未名而卒而追諡以重
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敬威字奉信唐
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
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
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
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大傅

并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
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
以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
皆爲太師而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敬贇字
錄和少無頼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
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illegible]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
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以輔之數
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illegible]
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驕恣帝遣使者告之曰[illegible]

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
元從都押衙孫彥韜郎溫爲[illegible]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
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汝陽[illegible]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
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
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illegible]暴尤甚久之召還[illegible]
兵犯京師敬贇[illegible]淪滅東[illegible]墮沙漳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倉厚而剛直勇[illegible]多智高祖尤愛之
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illegible]官贈太傅天福
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纖嗣
高祖孝皇后[illegible]楚王重信[illegible]諸子皆不知其母嘗高祖起

太原重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
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
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
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郯
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楚王重信
字守孚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
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
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
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
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吾哀之甚
贈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
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乂字弘理為
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
州以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
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
月加贈太師皆無子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
馮道入見卧內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
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
也高祖崩道與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
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

以左散騎常侍遙領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
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
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
字燕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
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
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
宦者從之又遣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
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
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
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萬為諸侯王之最出帝利

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
可勝數二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
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
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
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為鄭
州刺史也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延寶奉
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軍節度使
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
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
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有司更刻此璽在位羣臣皆知

已後延賜策從所以降不絕其所繼

嗚呼人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
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闇惑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
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繈褓諱其父母而
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
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
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
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曷偽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惟聖人則不
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
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
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
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
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
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天性不可以降
也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
國家者莫不用之而著於令以至于今之陋儒絕其父

道乎……之蓋亦習
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
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
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
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以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
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
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

道亡[illegible]之蓋亦習
見人間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
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illegible]
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
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以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必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

后為[illegible]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
後贊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
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
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
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
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
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
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以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
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兇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年十三崩年二十謚宋書立后也
高祖弟第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贇高祖愛之以爲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爲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從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爲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
嗣者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

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
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勳出見
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太后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
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等群臣迎贇道謂周太
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
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繆語人今爲繆語人矣道見贇
治意白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
峻懼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
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言澶州軍變
懼公不知故遣崇衛非他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

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會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
道請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遣道乃先還贇謂
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
然贇客將賈貞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皆由
公邪道已去郭崇遷贇于外館殺賈貞正及判官董裔牙內
都虞候劉福孔目官王廞而周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
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
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
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
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
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廷美教練
使楊温守徐州廷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
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廷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教
廷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廷美等皆見殺承勳
廣順元年以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廷美楊温之所為贇
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利國家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
閒爾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廷美温區區
為贇守孤城以死不從其始終之義亦可謂節之士哉然予
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放

兵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書一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祖嘗遣人招廷美等手詔其詔言四昔言延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轉罪於溫得報然廷美等失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而死者之顯其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從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爲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驕貪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割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若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佐吏曰吾嘗爲天子而使我受制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殺此賊手諸公可以賀我一杯矣已而閔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贇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河東節度使崇廣順元年正月戊寅自立于太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踐阼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以柴氏追册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太祖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爲皇后謚曰聖穆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

閭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爲淑妃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貞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二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議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遇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闕進超殁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
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
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害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犯近[illegible]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
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屢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于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可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卷第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横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

五代史卷第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世宗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卽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

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終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子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爲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即位顯德四年夏四月詔彭城郡夫人

劉氏追冊爲皇后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存審父魏王彥卿女后世王家出　諡曰貞惠陵曰惠陵
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
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
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術者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
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
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
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
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等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
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
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
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
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
性符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
世宗即位冊爲皇后世宗辯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
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爲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
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
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變
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

葬于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
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
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
弟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宜哥曰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
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
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
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
又詔曰父子之道理貴不忘再思天關之端念勤悲傷之
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
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公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諴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関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国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
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愧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所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372376 25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葢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 朱珍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卿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發無所爲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

翔為佐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略從高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決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

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
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
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
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
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
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
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
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
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
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
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
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
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
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
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
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
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取其城義成
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張晊等攻汴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
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
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以
徇軍中皆感悅珍得精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
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
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
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
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
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留珍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鄆人閉門發鄆人
從城上磓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將劉子章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
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
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
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敗唐賓救之乃大勝珍嘗

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
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唐賓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
祖前太祖兩惜其才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
軍中治館廐以待珍部將嚴郊治廐失期唐賓責之郊
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
即斬之遂使人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懼太祖暴怒
不可測乃陽驚留使者至暮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白冀
得少緩其事而圖之久之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
妻子下獄因以兵如蕭一合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
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床擲之曰
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
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權皆有功太
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
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
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
時朱珍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從郴王友裕攻
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瑾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
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汴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為太祖將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諸將皆曰淮水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以強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然師古再舉大敗以亡其眾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者然亦敗也蓋自[illegible]死傷以[illegible]淮南遂與楊勍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遇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眾以弱而勝彊者顧其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賊步鬭傷面身被數鎗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擁眾據地顧望及梁兵戰于侯夾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殺黃劉收兵淄青遇

秉兵與戰珍得兵歸從周攻之為全義襲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黃敗魏兵於永定橋敗之下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illegible]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illegible]下洹水太祖[illegible]不出戰[illegible]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illegible]閉壘不出而[illegible]三閤門以待[illegible]從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閤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還晉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
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栅燕兵
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逆戰且縱其入城聚食
倉廪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鴉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歲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逐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兖州從周家屬爲鄩所
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
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
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
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構之以騎

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存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
人卻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圍勿戰以此可併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從戰存伏兵發大敗之斬首數千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隄遂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千匹還為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郜戰沙河大敗之執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

山下晉絳二州河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從
宋州刺史天復元年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愿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末帝官至大理卿卒年四十三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
道昭數以兵戰屢敗乃降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為左司馬擢右司馬虛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恐魏外鎮兵叛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以兵入魏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
先登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揖讓太祖初鎮宣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尉城中太祖圍鳳翔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上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敗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雀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彦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彦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彦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彦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彦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彦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彦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弑彦卿出私財畫太祖像事之如生常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積貲在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王重師　徐懷玉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焉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臣傳第九　康懷英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王重師 徐懷玉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

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亂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創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晉之救潞也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又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衍三州還至昇平句後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因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皆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守兗州以葛從周為兗州留後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使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從之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
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
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其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過
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
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
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
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
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

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
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
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
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
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
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
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餽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
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
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

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
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
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
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
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
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
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
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
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
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

兵貝州鄩果報末帝言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
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
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
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
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
降鄩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鄩兗州安撫制置使
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
以鄩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陜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
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
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

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
史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
晩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
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鎭兵討鳳翔戰敗
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皆
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
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潞州刺史以鄩兄琪之子遂清
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遂清歷[illegible]祿等五州刺史皆有善
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州
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爲潞
州刺史迎其母母乘輿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
以爲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爲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閒道使以兵爲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軍賴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還滑州牢牆過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度兵踰濠急攻之會鄆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壅城門會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徙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諭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麾衆而西士卒隨之比至澤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徐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以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梁兵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友謙與岐兵合圍存節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于河上存節病痟痟而渴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不歸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事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唐末黃巢起歸霸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巢為盜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屯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從以弓手五百人伏澗中太祖以騎數百過晊營晊輕騎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其營去太祖攻兗鄆屯曹州令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瑄戰金鄉大敗之以功表萊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晉王子落落以與魏人又

破劉仁恭於內黃以功拜諸衛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爲親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歸厚字德坤少驍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卻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廳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以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騎子軍百人衝之鄆兵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以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創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洺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敗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鄴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略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敵衆嘗開威變鄭敵還穎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
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行故有隙捍數譖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以兵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致失利召重師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得罪重師不出迎見之責門禮又偁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
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
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邀擊破
之梟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敗宗權於板橋赤
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遷左金劍被體戰
必克找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
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於黎陽遂南攻兗破朱瑾於

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淸口懷玉獨完一軍而
還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會朱瑾奔于淮南乃繕兵治
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沂不克東諸懷玉屢以州兵
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晉遣羽林統軍屯于澤
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
歷晉絳二州刺史晉嘗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
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襲鄜
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彥章 謝彥章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
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
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
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
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
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其城

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於清口懷王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又爲寧節度使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兖州懷王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後爲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王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晉取潞州以刺史晉暉攻之懷王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襲鄭州執懷王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梁臣傳第十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荊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
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從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
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
阬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從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
功太祖病臥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
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蓨縣晉將李存審史建瑭以輕兵夜擊之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來問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翦羅氏遂并其師而精衿悍難制故時羅紹威恃牙兵其師得
以保據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害吾然吾知上爲人吾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益恐厚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袁象先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入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
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
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病卒末帝聞之受賀於宮
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
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
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
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
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
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
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
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卒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壁示怯
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
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
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
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
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景仁軍不行解鞍而寢
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去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
所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
使行密死子渥立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
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
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
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
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
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
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肯遂進營於柏鄉
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illegible]太祖曰兵
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

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
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復其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
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
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
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
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
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
顧路窮登冢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
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
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
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
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illegible]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至朝有聞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數有功梁兵與蔡兵戰板橋檀擒李重胤為兵所擒將師取之又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還衛山都虞候從朱珍攻徐州擒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琅邪郡王又徙匡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天平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命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

入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
太祖攻濠州刺史張璲遣嗣勳以符牌詐降梁楊行密攻璲
璲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
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
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
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
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
銅臺驛夜與魏新鄉 鎮兵攻右杜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
出敢擐甲以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皆大驚莫能為備皆見

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琅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
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
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
乃以虔裕將騎兵為先鋒敗黃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
梁兵躡之戰于萬勝巢眾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
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
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

氏戰敗矣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還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惠養以為子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以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有寵於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反瓌以其事上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第二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
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章攻破德勝唐守軍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督壘登見彥章爲重壘以絕唐軍意輕之崇韜曰吾知其心
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銳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
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
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
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
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以精兵誘
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
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
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
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太半還趨楊劉莊
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
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于
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
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
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

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廢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
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
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
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
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
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
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
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
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
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
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
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
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舊
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乞解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
從陛下冒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
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
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
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爲成德軍

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
宗曰豈可使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
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
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
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
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
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
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
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
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
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
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
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
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
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
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
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為令一奉全義不
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貫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
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

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
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
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
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
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
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
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
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
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而忌大功為自安之計乃曰
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
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
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
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
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
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
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
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
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

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
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翕馬亦
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
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
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
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
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
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
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
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

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
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
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
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
弘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
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
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
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
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

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存審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

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重誨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以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

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
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
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
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
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
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
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
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
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
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
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
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
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
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
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
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
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
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謂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詔遇坐貶御史獄乃下制削
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
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
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
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
彥溫非敢負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
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
范氊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
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
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因戒之曰為我生致彥溫
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
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
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社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
人覺之以為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
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
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以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求其過官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所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咨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關往來謂之劄子但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院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

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典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典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77 v.6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内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夜叉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乎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夜叉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夜叉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其已過揮鐵鎚擊之中夜叉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攻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殁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晉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

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
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
之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
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以為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
轉鬭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亙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卻真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歸其家必不暇賫糧縱能賫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
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
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
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後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審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得不死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從事李克之從克之晉晉王以爲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遣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蓨縣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還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
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
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實以邢州[illegible]以存
審爲安國軍節度使以滄州節度使存審[illegible]海[illegible]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分
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
當救曰願假臣騎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
契丹從戰胡柳陂晉兵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
力戰暮復敗梁軍于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
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摠管梁朱友謙以河中
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
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
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
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

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遂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自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殺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不克輒戰死最後遣存審攻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柰何忍令死於窮荒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

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劔去
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
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
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求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還北京
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之大尉以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裨將指揮使
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權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數晉
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耶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承驛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
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
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
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寃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
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
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
千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
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
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瑭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
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
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
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拜洺州刺史天祐九年晉
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兵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強蓨
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
趙州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
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
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
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
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
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
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
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遷
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
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晉國長
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
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
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

纂之史氏世爲將而臣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
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閻徵尤嗜酒嘗醉罵臣翰曰
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臣翰斬閻徵天下談者未有
偶耳臣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年四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匡衛指揮
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櫃河橋梁兵急
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
吾軍危矣柰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
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
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
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
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
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
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
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
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
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復
勝爲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
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
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

梁恃一水隔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
上流縱火焚梁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
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
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資散士卒莊宗遣宦
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
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
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
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
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
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
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
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
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
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
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
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
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
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
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勅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

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

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囚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於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與行欽登道

傍冢置酒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
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
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
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
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
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
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斷髻置之于地誓以死報
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
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
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
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以兵圍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
為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率兵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遂置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扶疾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衰尚能為公破賊
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賊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去晉兵
得全然莊宗不以金全為賞終其世不錄其功金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以老疾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事晉王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時方九
歲愛其黠慧養之及長以材勇為鐵林都虞候從
討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
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
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
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
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
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視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
遂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
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

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
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
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
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
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
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
亦為之噓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與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
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
南高季興叛明宗以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
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劉訓等無功見罷而消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
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
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
以諫鄴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
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臣以功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剄念無益於死者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四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
王鎔習上書莊宗求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常以一劍與臣使臣攻劉守光今聞王死欲以劍自
剄念無益於事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
以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
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紿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勳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
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言
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
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
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謙
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

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蒙少好學
佐闢甄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從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又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盧臺軍始至而戍
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者為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為
而任不專己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孔謙魏州人也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

晉莊宗以為度支使謙為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
其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
與梁相距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
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為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
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
官張憲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
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
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
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
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
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
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亟召憲憲
為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
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
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
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
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
謙為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
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
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

上所賦調亦不覆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遵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筭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庶人戶吏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為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從鎮宣武成德以為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度支戶部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

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爲副使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雖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遊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慴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荊湖吳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威之以武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荊湖吳越非吾所知若鳳翔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豈可信

乎又聞契丹日益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彊
孰與偽梁宗弼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
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
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
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
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
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
以奇貨出劒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
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
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

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
得李嚴來即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
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為託即日
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
知祥僭逆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
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
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
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
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

莊宗怒絢辭命知祥益管嚴二十一而罷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忌其來蜀人聞嚴來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乎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韈而走廷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鎮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恐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垂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乂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詢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嘗以利啗其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
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走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為貝州刺史璋為人驍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
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為不法議者
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
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
餘貲既富而驕益為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
為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為金吾上將軍
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
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
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其罪名有司議璋前
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
還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
持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
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御史中丞

吕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私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馮贇　劉延朗　康義誠　藥彥稠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為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之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見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

吕夢奇議曰璋前經赦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手將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　馮贇　劉延朗　康義誠　藥彥稠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之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

久無功明宗以安重誨故是時重誨已有閒明宗鳳
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
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家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
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遂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
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
惡弘昭為人罷為左武衞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
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驕有異志
朝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夜
泣涕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得其妻興平公主入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
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
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
為閽者贇為兒時以通黠為明宗所愛明宗為節度使以
贇為進奏官明宗即位為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
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希復進見而孟漢瓊王
淑妃用事弘昭及贇委心以事之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及
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為有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
中陳乂為人險詐好論議嘗事秦王漢傑又事郭崇韜兩

人皆趣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而用其謀是
時弘昭欲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
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實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
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
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移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
監其上道從珂由此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
弘昭計事弘昭謂其見殺延辭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
兒婦君之女也其以姻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
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以身在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
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于毋

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
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
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
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
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
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
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
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
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沒人驢哉月甲庚午寅與戊己主爲不曉其義使問
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爲館驛
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爲問濛濛傳神
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
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
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
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待文遇大喜而
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
帝懼又遣房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
東兵果叛降于潞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

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問暠曰張濛
神言豈不驗哉由是寵暠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
羸疾灸灼滿身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
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羸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
天下卿其是歟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
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
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

懐而授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崧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憂懼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陂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暠同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暠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濬之言驗矣然焉知其

亦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為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廷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栢鄉梁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東迎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
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鄉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
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聞而不悟及從榮以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以舊怨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
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
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在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為後圖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鬭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兵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
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
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
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
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
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
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内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爲
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
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
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
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
王從珂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
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
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
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
約束而綏撫之使者來言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獻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壹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䩮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蕃賊取所虜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與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時愍帝猶在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爲異於死行然之見也然思同臨辭義不負其死可嘉彥稠直以敗見殺爾然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數位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372378 v.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臣傳第十六　豆盧革　韋說　盧程　任圜　趙鳳　李襲吉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為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為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為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為尚書郎蕭希甫所駮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說為相說唐末為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為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
前朝故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
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
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為唯諾崇韜而已唐梁
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
至有私鬻告勑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崇韜
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
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等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
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駮
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
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採稆以食莊宗日以
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
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革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
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
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遂改他官而革以說
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爲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無復候門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右職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
圜三上章請毋行後令不報革尋坐請俸私自入說坐賣官
與選人賣授革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員外
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他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爲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以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從其父貶至晉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披羽服爲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爲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illegible]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以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記于誠致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illegible]謂監軍張承業曰吾[illegible]會酒辭一書
記於坐因舉危爵[illegible]官爲[illegible]往往道上以[illegible]不能故
不開而遷程[illegible]使程[illegible]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illegible]田舍兒
[illegible]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illegible]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illegible]命之[illegible]

莊宗聞其辭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擔子入門莊宗登
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
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
府給之[illegible]任圜[illegible]莊宗[illegible]也
詣程訴其不可程戟手[illegible]陽小夫[illegible]凡決事視圜爲曰
僕何[illegible]婦家力至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
而去[illegible]至博[illegible]莊宗[illegible]怪問
此豪物敢辱宰相也[illegible]今自[illegible]
解之[illegible]右[illegible]莊宗入洛程墜馬中風卒贈[illegible]

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
聞其論議縱橫益皆傾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
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
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
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
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
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
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
其壯也張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
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
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
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
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
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
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
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圜
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
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
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
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
事託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
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
公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訴民者
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
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
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與崇
韜伐蜀懼圜攻己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
南節度使圜懇辭不拜崇韜死繼岌以圜代將其軍而旋

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
延孝於漢州而魏王至渭南自殺圜將其軍以東明
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
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絕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
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
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
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
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
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
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

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遂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

望愍帝即位贈圖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以為扈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羣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士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衍士周

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愼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從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

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羣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斫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祕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詈重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撫武天下冤之其後安重誨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詰語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
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任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
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
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以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數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三年卒以
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虞候亟毀壇以為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
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
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
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
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

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後何在彥珣爲憲解之
乃已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
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
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
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
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
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鄉主上存亡未可知存
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
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
宜懷二心以幸變事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
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
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
奔忻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溫之
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
考憲事蹟而永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
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亂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
大節亦可以見其爲人之志誠可謂忠矣嘗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勸進之議此其心甚明至其欲與

存勗俱死又從而為之辭以欺世乎及夫人危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
果欲何為也而猶責張承業之諫而賜死予亦以為不然
予之於處回欲成其美志而責之以亡其官守而其死不
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為人有機數多矯激少舉進士為梁開
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為巡官
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
記進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為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
易州削髮為僧於百丈山莊宗將建國置百官求天
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為魏州推官莊宗即
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宦者問宰相以希甫可否希
甫以為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
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
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
共排斥之以為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
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
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
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人傳以為笑明宗即位召為諫議
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
王綱大壞侵欺[illegible]之妻女占人之田

也彼贓賊之吏刑當其罪何可賂免而遽赦一出赦詔必
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
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赦函
以示眾初明宗欲以希甫為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
難之其後革說為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
殺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
而已革說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
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建言人夜叩宮門上變言
河堤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詔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
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復幸汴州前一日
羣臣皆辭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
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
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閣宰相
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託疾還第月餘
坐告李筠事動搖軍眾貶嵐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為羅紹威判官去為租庸使趙巖巡官
又為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為秦
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府官屬千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恥與羣
小比伍雖援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踰月王居敬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
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諸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諱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贇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贊初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
人有告贊以流者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不
死者乎吾死晚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凡告牒簡而內顧周密莊宗即位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為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為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及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斂恨而卒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從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晉臣傳第十七　桑維翰　景延廣　吳巒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召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自鎮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寬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

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黜
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使既而
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
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
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
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
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
晉不血食矣自契丹得晉明與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
廣啟兵與契丹見凡書數來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桂
[illegible]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俾先來
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
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
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少貌悍
自矜每往候之竦久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
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
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
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
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
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
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

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
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
維翰何以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尸信為縊死乃以
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以善射嘗教延廣射曰射不入
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
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
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高祖為六
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
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
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領
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
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
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
奪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
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
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
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

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
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
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
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
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
孔目官等稱之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
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
帝北征為御營使相距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
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
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

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
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以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
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
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
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
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
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延廣無所為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
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國乃為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
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出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
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自來而割鎮定與我乃

可和延廣曰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兵河陽聞杜重
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
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奔蜀必追而取之
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德光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
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
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
爾也召喬榮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榮從衣領中出所藏
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
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
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時年
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
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
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彊能使契
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
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
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
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
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巒字宝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

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
雲州珣彥出城迎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
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
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
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
大夫復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
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
王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
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
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

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州契丹不能下乃
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
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
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城
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
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方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
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
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
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以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之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
又不拒戰遽投井故其死不足貴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漢臣傳第十八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李業　聶文進　後贊　郭允明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見逢吉獨入終日侍高祖於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為人貪詐無行喜為殺戮高祖

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
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踐阼拜
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
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為己任然素不學閑隨事裁決出
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稱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
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高祖方倚信二人
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
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
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為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
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宣徽使翟光鄴自晉末使契丹至是還
逢吉意光鄴得契丹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光鄴怏怏遂以其
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
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
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
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
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
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
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為盜族
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不得已但去族誅

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為能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逢吉已貴益為豪侈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佗事告高祖杖殺之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

太祖恨之其後隱帝少逢吉等不協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己已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怨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

大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蹻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戸出一兵弘肇爲兵籍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

督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當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
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
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
之又為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
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
僕而廝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
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自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
緡遣僮賣之淮南以易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
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
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illegible]

文人難耐呼我為卒[illegible]
緡為[illegible]潁州麴場官麴溫與軍將陳[illegible]官務訟之三司
三司直溫拯訴之弘肇以謂潁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
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人周太祖平[illegible]守貞[illegible]功羣臣弘
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illegible]賞[illegible]等
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illegible]裁抑之
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illegible]樂[illegible]教坊
使等玉帶錦袍[illegible]詣弘肇[illegible]曰健兒為國征行者未
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祖出鎮
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不可弘肇恨

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
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
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釂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
須長槍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
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
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
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
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
毆之逢吉先出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宰
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上馬去邠送至第而還

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使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是時
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
漸長厭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
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
爲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
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
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敢對又召
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
今吾得爲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

禮歸葬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宰相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從事於大政諸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邠嘗與王章以議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慄李太后弟業求為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為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為后邠又以為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為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為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郤然往往以獻於帝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

封弘農王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為魏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託周周匿章槖中以槖駝載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為河陽糧料使漢高祖為太原留守以章為孔目官從之太原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亂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徵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斗為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為省耗緡錢出入官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為姦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已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

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利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權不至是時沂州郭瓊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銖常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

死銖謂李業等曰君可謂僂儸兒矣以銖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其首於市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
祖時以為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頗
憚時天下旱蝗黃河決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宮中數
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
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
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
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廁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
及醒訊之皆不知其然也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
等狎昵多為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宮中太后數以為言
戒帝帝不聽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諷大
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為不可業由此怨望譖殺邠
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
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
晉卿等率兵拒威于澶州兵未出威已至滑州隱帝大懼謂
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等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
為不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
詔賜京師兵及魏兵之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
以告北兵之南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內庫金寶懷之
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奔至絳
州為人所殺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為軍卒給事高祖帳中高
祖鎮太原以為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衛將軍樞
密院承旨周太祖為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
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盛為帷幄御廚供
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周太祖鎮鄴文進與業等用事居
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自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
點閱兵籍指麾軍士以為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
以為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周兵至
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
此百郭威何患是夕隱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
徒飲酒自若明日隱帝遇殺文進亦見殺

後贊兗州瑕丘人也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
隸高祖帳下高祖愛之以為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
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與李業等謀殺邠等
邠等既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共侍帝不欲左右言凶
短隱帝兵敗北郊贊脫身走兗州為慕容彥超執送京師梟首于
市

郭允明少為漢高祖廝養高祖愛之以為翰林茶酒使隱
帝尤親愛之允明益驕橫無顧避大臣不能禁允明使荊
南高從誨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之刑人皆
遂係獄厚施以遷之遷飛龍使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
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屍暴之市
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婿張貽肅血流
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
從後逆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新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
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
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
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
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
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

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刑人皆懸絲髮厚施以遣之遣飛龍使巳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旦會無要而公旨露兩而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人暴尸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將張貽肅血流盈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逆之殺帝于民舍乃自殺

新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五代史記注卷第三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周臣傳第十九 王朴 鄭仁誨 扈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鎭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

部郎中虜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莫不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

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吾必死之寇不可以恩
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奪不足以為邊患可為
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
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識大事至于不達大體
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
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而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
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
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
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

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
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
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
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
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
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
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
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
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
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

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幷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以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決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內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

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闕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家遣太醫視疾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嘗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

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之白兎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棊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才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五代史記卷之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79 v.8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

死節傳第二十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
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
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
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
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
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
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
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
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
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

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
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
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强敵未滅陛下棄
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經末帝使人止之問
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
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
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
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

舉鑽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
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
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
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
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
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
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
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
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
而嫉岩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
岩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
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岩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
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
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
岩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
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岩等諷有司劾彥章
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
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秖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
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
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

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
重馬躓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
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
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
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
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
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
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
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
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

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
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
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
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遽背
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
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
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
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
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

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潞州而梁兵已破
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
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
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
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任掌親軍以
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
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
守正陽彥貞驕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
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
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

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
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
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
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
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illegible]列
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
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
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
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
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

臣亦官虞侯傳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
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
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
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
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
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
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
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
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
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
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
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
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彥章者可謂得其死
哉仁贍既歿其子以自明矣豈有盡死而變節者乎今周
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
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
嗟惜之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
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

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

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死事傳第二十一

張源德　夏魯奇　姚洪　王思同　張敬達　翟進宗　沈斌　王清　史彥超　孫晟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殁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附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附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劉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挫諭之魯奇乃得去從師伐荊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剄死年四十九[illegible]

戰[illegible]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
洪洪得璋書斬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
兒我擢汝爲牙將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
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
苦反邪吾嘗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
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
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
仁恭爲銀胡䩮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晉以爲飛勝指揮使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思同爲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以久次遷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
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却敬瑭兵還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

姦臣弄上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
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佺數十以五絞詔
思同欲因其檄以通意是時諸鎮皆得潞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illegible]以其書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詡等以獻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益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
吾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外士卒聞者皆悲[illegible]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怒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與從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獲思同從珂責曰罪可誅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
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其言乃殺之漢高祖
即位贈侍中[illegible]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illegible]少以騎射事唐莊宗

為應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衆噪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圍築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潦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晉安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illegible]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被圍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
糞以飼其馬馬死者人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德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
（光遠而頌其義曰以從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錄其志然雖不屈而為人降賊故不得為）

死事傳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為淄州刺史萬迪為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敗出帝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赦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為東頭供奉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為軍卒事梁為拱宸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為嚴州刺
史歷隨趙等州入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宜其勝而歸兵羸而
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奪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備虜將趙延壽知其無兵急攻之延壽呼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腹臆忍以犬羊之衆殘父母之邦
斌能爲國死尒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
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
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
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
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從重威軍中渡橋南
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衛兵饑
虜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急今去鎮州五里而守
死于此營孤食盡勢將自潰奈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
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
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
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
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淸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
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
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
以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從周世宗戰高平彥超爲前

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
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擊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
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
時世宗敗漢兵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
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歿師倉卒之
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恚不食者數
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籍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為昪
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矢可乎晟事昪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
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

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
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
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謝與晟至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泰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德明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久不克見世宗英武非景所敵而師甚盛壽春
且危乃請陛下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送而
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怒以景背
約班師以李重進張永德分兵

州皆不能守景兵術救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各有隙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
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
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
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問兵數敗盡失所
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
發會重進以景蠟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
召晟來使我言景畏將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
得此指斥之言乎晟乃命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

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𡨋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謹以死報聞亦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
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
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
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
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一行傳第二十二

鄭遨　張薦明　石昂　程福贇　李自倫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

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悔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死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

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往省之由是
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
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
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
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
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
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
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嘗謂
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獨
潔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棋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

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于屋壁其
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
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
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
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
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
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士遊多就昂學問食宿門下者或累[illegible]昂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illegible]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十餘人
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illegible]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illegible]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為軍卒
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
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閒夜縱火焚
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
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空虛不宜以小
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已而將李殷位次福贇下[illegible]
[illegible]欲代之因以福贇嘗與亂者同謀[illegible]

□□冤獄人皆□爲冤穩□□□不白□之冤者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二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準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者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敷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據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准之敕曰此故事也今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卷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　左僕射裴樞獨孤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卷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薛貽矩 蘇循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必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

張[illegible]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侍郎王
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與同日見殺于白馬驛凡
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
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
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
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
奉冊寶乘輅車道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
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降臣涉

奉
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
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稱臣夫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
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梁祖之力未必
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
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為唐
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
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柳璨希梁太祖旨殺大臣裴樞等七人朝士將加誅殺縉

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為之辨解朝士多賴以全活

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多文蔚所裁定文

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文蔚留守西都以暴疾卒

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以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

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礼法為性時將謹厚不幸遭唐之

乱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

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太祖帝梁為門下侍郎同中書

以名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卒

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容管經略使策少

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

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

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

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

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説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

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

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

行瑜黨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從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洛陽杜門絶人事者五六年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

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
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
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
空貽矩爲梁祖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
唐爲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
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傅會梁以希
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渒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
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
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

及昭宗遇弒唐政已亡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
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
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
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以優人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
亦以此怨唐因以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
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
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
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
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

等皆恐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策薛貽矩盛稱梁王功
德許以應天順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
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
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
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以河中附晉晉王
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
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
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
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
莊宗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
[illegible]

宗即位大臣欲理其殺論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
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
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以說於賊以自解曉以父死
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
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
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
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
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
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

遷禮部尚書吳其督毀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敗於曉為
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衰

不肖

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爲君子者故常寡爲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

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一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傴僂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亡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閒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一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傴僂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亡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五代史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義兒傳第二十四

李嗣昭[illegible]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進 存璋 存賢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開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後復以符氏大顯故別自為傳云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唆[illegible]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illegible]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illegible]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興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誅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

嗣昭乘間攻梁晉爭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宋
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
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汾
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
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太妃亦言之乃⋯嗣昭⋯晝
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將⋯皆
已絕晉⋯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諸州⋯歲⋯閉孤城
彼圍者⋯⋯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天祐三年與周德
威攻梁潞州降⋯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
安將⋯⋯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嗣

昭⋯⋯日非守⋯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
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
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思歸吾
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
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
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
山者勝晉軍皆爭登梁軍遂下陣於山西晉軍從山急
擊大敗之於是晉營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
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
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

為梁守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
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
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兵皆盡餘三人
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
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
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
其事因即以為安義軍兵馬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
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
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
見誅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

繼韜同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
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為臣子
以反為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廩實不如閉
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
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為梁圍
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齎銀
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
無惡意為姦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
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韜從
獵寵待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懼不自安復

路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
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
子嘗為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
父反長復何為邪亦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
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玩
而不給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
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
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
達繼達走城外自剄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
殺其母主藏婢婢家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

性一　晉陽楊氏所積貲猶鉅萬
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為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
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為忻棣單三州刺史開運
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為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
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
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
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
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
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

蔡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為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為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趨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illegible]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以善騎射能四[illegible]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為子存信與存孝俱為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為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為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為羅弘信所襲存信亡失十七八太祖子落落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獨不能為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

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為子常從為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
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
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
休休懼罪奔蔡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爭邢洺
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為多明
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
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
為命今上已絕之矣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
處公復誰恃乎 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營而呼曰

我沙陀[illegible]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
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等敗走追擊至馬牢
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為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
千為衛褒衣大蓋擁節以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
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
節守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
濬韓建伐晉壁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
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
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
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獲濬舊將射[illegible]被重鎧橐弓坐矟手

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
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
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
邢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
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
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
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
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
州有隙懼而與晉和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
自守太[illegible]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
不能成[illegible]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
俟塹成且留兵守之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
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窮城中食盡登
城呼曰兒蒙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
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
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
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尒爲書檄
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
太祖惜其材憮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
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

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為不然太祖怒酖殺君立君立初為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逐雲中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為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忻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為天雄軍都部署治孫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節度使德勝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水暴漲存進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度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最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遍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定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璋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黃巢

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篤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
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
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亦患之存璋一切
繩之以法境內為之肅然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
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襲太原存璋
以汾州兵入太原拒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
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黃
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
遷沁州刺史[illegible]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城
而寓居[illegible]故城遂敵嘗勇者以為乃復城
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進遷武州刺史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
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
少人心多疑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晉以歸梁宜
乘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
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
勝頗亦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
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
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

方之事詎可以代之因顧存審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卿曰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20 v.9

五代史記卷三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伶官傳第二十五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郭門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别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

對曰身負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
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
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
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
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
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二人公言雖正然
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莊宗好畋獵[illegible]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
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
諸伶走[illegible]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
子好獵[illegible]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
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
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
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
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illegible]駭共持新磨詰曰汝
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
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
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
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
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

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為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

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

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祕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譌言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弒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去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

後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資食肉而飲酒无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歐陽修 撰

徐無黨 注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 孟漢瓊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宦者傳第二十六

張承業　張居翰　馬紹宏附　孟漢瓊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不為之所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

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
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
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卒以莊宗屬承業曰以
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
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
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
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
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
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

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
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
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
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
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
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
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
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溫
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
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

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嘗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

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范

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
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
從晉王攻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
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
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
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
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
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
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

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
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
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
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
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
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
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
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
莊宗不知其命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天下之精兵皆在蜀
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必然哉唐而
代之邪及明宗入位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
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
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
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
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
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
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
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官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
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
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
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
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
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
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
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怛活末
怛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
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
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
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景崇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　羅紹威　王處直　劉守光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垣活末垣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景崇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

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常山稱連鎮據大同孟方
立據邢臺四囬皆強兵並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
百年之業士馬強而富饒當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
鎔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
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
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
軍稍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匡威行皆
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遂治兵都關使陰遣將都關鎔焉
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匡威戰於禍河晉軍大敗明年晉晉
大入其境匡威救之

求救於匡威匡威解去初匡威與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
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謀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愧不敢
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從抱者
少游燕趙間每稱個常山愛之不能去止抱匡威皆失國
無聊因與鎔於城西高園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
劫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是詣館慰坐定甲士
自壁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識無以報厚德
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
謂無能為也因與鎔連臂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

士閉門大譟天雨霾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
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登屋負之而走亂軍擊
殺匡威匡威之死匡儔雖惡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
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
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招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
昭嗣昭棄洺州走梁太祖於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
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
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臥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
[illegible]

式辯士也對曰此難以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
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
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鎔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
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
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
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
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
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
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
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與鎔和鎔

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
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
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
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
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敗景仁
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
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
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衿而盟
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
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
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以侈爲嬉遊鎔
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
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
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臥起天祐十八年
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
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
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說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
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鶻前曰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
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弘規

呼甲士斬布家首擲於鎔前鎔懼遂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鎔小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或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

衆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
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
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
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
内黄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
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
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
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
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絶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
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
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
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
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
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
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
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梁大敗燕軍於
内黄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
敗燕兵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勵己焉魏博自田承嗣始
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
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皥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

牙軍所立怒輙滅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習吏事為
政有威嚴然其家世出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
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
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遣李思安等攻
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
廷規娶梁女會梁女死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
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
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
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
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
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
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館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
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
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營理京師紹威營太
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
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
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
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
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
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勞曰吾聞蕭何守

關中爲漢起未央宮若紹威經營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
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
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
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
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
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乃伐木安陽淇
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
威爲盡忠遣將程厚之袁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
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
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

爲我彊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
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
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
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
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十歲徙鎮
忠武明年爲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唐莊宗時爲左右
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晉天
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
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
帝女曰晉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廄宮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入城逐郜郜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梁出繒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閑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

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處直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處直之第執而殺之因詬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郁之亡于晉也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兼其祭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揕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

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去處直遂見殺初有黃
蛇見于牙城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
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
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此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
所居之象也已而都有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
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
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
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
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戍于契丹數
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
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
丹為援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
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
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
中山兩世死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
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秃餒得數
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鬬得一男子愛之使冒
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陵祠佃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登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拉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處以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織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甘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魏晉高祖以廷織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織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窟頭劉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於晉晉以爲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於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徵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於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
子請命於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
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
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
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
恭懼復附於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
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
人兵糧自具屯於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
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炊骸而炊
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爲之

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
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
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爲錢
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
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
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
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
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
兵討守光至於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
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單騎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墐土馬相食其騣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剝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機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鬭可待之吾當為卞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諸將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
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彊乃諷諸鎮
共推尊守光晉王乃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
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
父守光又遣人告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
定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
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
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
怒投其儀注於地曰方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
帝小者稱王吾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
晉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
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
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過百日大兵當至命

坐其口而斬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
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
承勳賀冊尚々至燕悉守光已僭號有司道承勳稱臣承
勳不屈以列國交聘之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
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伐燕自飛狐關入其據涿武
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
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五丘譚而不獲今兵禍在矣公善
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耶
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
千兩錦百段遺其……以自贖請公

豈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罪霸者之事也守光夫婦宜自
歸莊宗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興師經年辛少寬之
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
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
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
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
毋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明旦晉軍
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
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
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

告乃被繫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將引守光見晉王戲
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
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
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
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
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
烝其骨肉亦小喜教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
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
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
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黄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八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詔茂貞追擊
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于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
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
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
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
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
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

以謂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
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
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
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
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益欲用兵覃王率禁軍
五十四都戰于盩厔禁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
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與讓能
素有隙因曰發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
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誰殺臣可以紓國難昭

宗泣下沾襟更議■■崔胤同■■■■■■茂貞乃罷兵明
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
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
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李克用而晉王亦舉
兵茂貞懼乃殺韋昭度李谿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
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
繼鵬自贖晉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
詔以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為緩急之可恃也
自是茂貞已殺其六子而自擅矣■■■■■■■克用數日唐
不誅茂貞憂未已也昭宗自石門還■■■■■■■■
薪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
大恐居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
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宰相孫偓以兵討茂
貞韓建為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為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
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強以為
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彼為
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
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

貞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為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為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兵遂劫東遷而已茂貞國僻亡唐亦自困矣及梁大祖即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為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後破梁劉也興元入于蜀梁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文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止七州而已二十州當滅麗涇原渭武秦成階鳳岐隴慶衍鄜坊鄯延梁洋也莊宗已滅梁茂貞自稱岐王上牋以季父行自處及蜀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

莊宗以其耆老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
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立從曮為人柔而善書畫茂貞
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
繼岌征蜀為供軍轉運應接使蜀平繼岌東還從曮部送王
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
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
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議不
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
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東
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為鳳翔節度
使卒年四十九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為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
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
與建等無所屬乃以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
至興元逐牛叢取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
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為潼關防禦使華
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為農事乃披
荊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
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為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
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

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侯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荊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綏輯荊楚當時號為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從伐晉張濬伐晉濬敗建自含山遁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爭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懼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谿等昭宗會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得華州建登城呼曰敝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為見攻晉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

原次渭北建遣子充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彊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為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詳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

首請建辯之建不身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宮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晉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遊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與太祖皆欲以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以建為修宮闕使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太

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以為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
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嘗為唐僖宗時有拓拔思敬者為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黃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為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錄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於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為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黃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有功然亦自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能紀而無傳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為留後梁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為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為親疏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二月仁福卒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潛通契丹明宗恐為邊患因其卒乃以彝超為延州刺史以延州刺史安從進

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彥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
鎮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
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
道至其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結党項抄掠從
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費錢數千人不堪命
道路愁苦明宗遂釋彝超不攻以彝超為定難軍節度使清泰
二年卒其弟彝興立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
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為靈武軍校唐末之亂據有靈鹽
唐即以為節度使而史失其錄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
朔方節度使韓遜為潁川王始附于梁史見時列於藩鎮
部將李周彝以兵自衛與其將劉獨遣其黨以向李忠
諒臣屬於梁未幾李茂貞遣劉知俊攻遜不能
克遜亦善撫其部下軍人皆愛之為遜立生祠貞明中遜卒
軍中立其子洙梁以洙為留後已而即以為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
洙兼河西節度使天成四年洙卒明宗以洙子澄為朔方軍留
後其將李匡賓等作亂澄乃上章請帥明宗以康福為朔
方河西等軍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韓氏自遜有
靈鹽至澄傳三世四十餘年所為無考亦不知其所終

楊崇本幼以姿貌事李茂貞茂貞養以為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

崇本雖難宜節度使茂貞以崇本太祖攻岐崇本力屈乃以兵攻邠州崇
本以邠降太祖復其姓名賜名崇本質其家於河中以為質
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媿
恥間遣人謂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為朱公
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是後梁兵解
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西連蜀兵
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
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
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乾化四
年為其子彥魯所毒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彥魯以邠州降梁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為茂貞將貞以萬興與胡敬璋邊
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為騎將敬璋死其
將劉萬子代為刺史梁開平二年萬興將率州兵萬子在
會自將兵以從劉萬子自為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
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太祖兵
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
公實進攻坊州執刺史李彥容坊州刺史李彥皆棄
城去太祖乃以萬興為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
存節為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
以萬金為保大軍節度使萬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封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以萬興為鄜延節度使
進封延安郡王末帝復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來
朝同光三年卒子允韜立萬興兄弟皆以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
以戍兵降梁遂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萬興給事晉晉以兄第世守其
土萬興死子允韜代立天成元年徙鎮義武國又徙義成清
泰中卒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為延州牙將允權能令于軍士時周
密為彰武軍節度使晉亡契丹滅晉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
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為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
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溫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冒
姓李名彥韜茂貞以華原縣為耀州以韜為刺史梁太祖
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
以美原縣為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末帝時韜復
叛茂貞以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鼎州為裕州義勝軍為靜勝
軍即以韜為節度使復其姓溫更其名曰昭圖韜在鎮七
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
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
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
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末帝以兵屬韜及友謙合而歸華原韜

懼衮從伶鏡邀從忠武節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
進納貨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
紹沖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入汴之功已赦之矣
不可失信遂遣還鎮明宗入洛段凝溫韜皆被收已而被
之勅繫獄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以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
談善說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
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
動其心歟然而聞溫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五代之君往
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
終也為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
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宮毋置守陵宮人其意丁寧切
至然實錄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袞冕
通天冠絳紗袍各一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
甲各一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史記卷四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21

五代史卷第四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二十九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鍾傳　趙匡凝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為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為也乃相與聚兵為盜衆推全播為主全播曰諸君徒為賊乎而欲成功也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子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

如此木槃懼乃立光稠為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為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韶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耳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偽北巖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嶺表悉為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為置百勝軍以光稠為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為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歸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於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

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矯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襲大澤中乃殺牛釃酒擇洞中豪者補置五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荊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為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荊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荊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其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荊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塹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揚行密馬殷檎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豊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西多盜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禱地祭天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全諷聞之曰鍾郎為節度三年吾將自為之已而傳養子延規怨匡時爭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為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屠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勳多德諲卒子匡凝

自立是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荊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荊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荊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為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脩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為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

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其後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荊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為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卷第四十一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犨　與竹茲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為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據州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為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為留後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宣從父弟瑾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　朱宣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立　王珂　趙犨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以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宣從父兄祖鎮

五代史卷第四十一

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
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
秦宗權長時太祖已貪取諸州稍欲并兼諸鎮宣瑾既返
乃馳檄兗鄆言宣瑾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
卒因攻之遂爲敵國然戰曹濮間屢敗將朱又東攻徐州西
有蔡賊而北敵彊晉瑾兄弟自相首尾卒爲梁所滅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令流[illegible]

宣瑾兄弟名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
有大志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將行親
迎乃選壯士爲婦人[illegible]輿中夜至克讓[illegible]
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
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
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
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
寶及瑾兄瓊乃將瓌等至兗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
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請
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
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
騎迎瓊捽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
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

去瑾嬰城自守而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
史儼等以騎兵數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兗瑾城中食
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
降梁瑾等麾將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
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
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
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
師古行密卒子渥立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
知訓專政惡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
家知訓彊通之妾自歸訴瑾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
去國患隆演不能為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
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
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
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蹄嚙故外人莫
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
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怒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
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為萬人去害
而一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
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為泣乎今行見公矣陶

民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洞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為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郡聚為盜於棣閒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其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師範立師範尚幼且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為師範年少且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為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尔不然聽公所為也洪以師範無能為遂還不為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為我斬之用爾為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為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于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

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諸將師會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為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獻物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等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襲兗州陷之平盧諸將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為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人懼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為然乃遣師會悉兵攻之師厚佯形而不戰師範會兵悉出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範大敗遂傳其城而梁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即位召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為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雠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師範盛陳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況有罪乎然懼

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阬所
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為人驍勇少學讀書不
成去為僧以其無賴所至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
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去為盜是時黃巢
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
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為秦宗權所攻光州罕之不能守
遁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爽以河陽罕之為懷州
刺史爽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
權秦宗權遣孫儒攻河陽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
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
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
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衆將度河經遣張言
拒之河上言反與罕之合攻河陽為經所敗退保懷
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儒去罕之擊走儒罕之
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叛將事已成乃相
與交臂為盟若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
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植務為積聚罕之用兵言
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

軍吏咎責之言無不平罕之怨之乃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
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
攻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
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
為食居民屯聚罕之悉攻破之立柵其上時人號
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為用李茂
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為邠州四
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為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
罕之自以功多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王容我
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為也若王見憐與一小鎮

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者幸也寓以罕之言白克用克用不與他
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
罕之有他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
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遂入潞州使人告晉
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以備他盜耳克用大怒
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illegible]遣子頎送于梁
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為河陽節度使行
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之初附梁而歸晉晉王以罕
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事晉王後罕之之背晉以
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

顏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顏當太祖時常
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顏與其從子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
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左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
年七十贈太師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為軍卒以勇力選為隊將唐廣
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黃巢屯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
天井關為先鋒潯為其將劉廣所逐廣為亂軍所殺方立
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為昭義軍節度使昭義
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
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數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
軍于邢州而潞人怨之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
晉遣李克脩為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為昭
義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
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於
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於王鎔
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
征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
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遣信用之忠信之敗也
元佐為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
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隱

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涂水之西方立
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走入邢州閉壁不復出晉兵
攻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皆不應方立知
不可乃歸飲酖而卒軍中以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求
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精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
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
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
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遷遂以澤潞歸于梁梁太
祖疑遷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大功於
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
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
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
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
人言之朝昭宗以其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
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
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
李磎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
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於渭北擊破行瑜昭宗以珂爲河
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人慘刻嘗斬人臠其肉自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
因與珙戰敗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
宗爲劉季述所廢方天下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
以珂在河中懼爲己患乃顧張存敬佚言以天大繩與之曰爲
我持此縛珂來存敬以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
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
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
矣大人何忍而不救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
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
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弃
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也弊邑亡則西北諸鎮
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
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皆不
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解衣
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
訓曰公若携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鼓譟大事即去不若
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款狀以緩
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日依重榮
以舅事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
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

使人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
之墓而後入河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
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
珂迎於路太祖握手歔欷乃從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婿也
疑其貳己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含瓚重盈之
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為吏瓚
事梁為諸衛大將軍河南尹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為開封
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
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
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召瓚還以戴思遠代之瓚
後為開封尹莊宗自鄆州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
泣不知所為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
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曹州瓚驅率市人登城拒
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
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其主亦復何罪邪因以
為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
相次誅死瓚以憂卒贈太子太師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
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
犨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
兒也及壯善用弓劒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名召至

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張[illegible]等陷汝州
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
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
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
語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
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
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
走先遣孟楷攘項城犨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
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
圍犨置舂磨寨破人肉以為食陳人大恐犨語其下曰

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
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
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
州舊有弓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
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
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兗鄆皆自將會犨
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
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
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為自託之計以卑抑己
號為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為長樂

公主黃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
蔡百里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昭
宗即以陳州為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
弟昶昶後數月卒昶來大寇新賊乃休兵務農事梁尤謹梁
兵攻戰四方昶珝皆儉德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珝頗有
書乃求鄧艾故迹決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
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珝為同州留後
入唐為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
人為之罷市犨次子巖尚梁末帝時為戶部尚書租庸使與
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為事而

末帝為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婿也
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初友珪弒太祖自立以末帝為東都留守巖知東都末帝
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為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
兵起事巖還西都與袁象先以兵討友珪取傳國寶
迎末帝東京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閑雅謹厚
任至新曰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裂
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家巖每一飲食必費萬錢
兵驕為亂巖與漢傑盡誅之太祖廟
魏州後置才兵二千人末帝時 皇兒

師積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用皆切

自朱之後四十年先帝……棄天下師厚

下之所以然者以魏兵大而兵驕也故不以此時創之

唯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

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衞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

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河

魏之間兵數敗嚴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

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畏與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

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

府庫虛竭其……若行郊禮則必賞賚是……

賚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西京……

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恐

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遽還東都遂不果郊

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

出德棣州則晉兵備矣敬翔以爲然……與漢傑皆以

爲不可乃止其後……王彥章用段凝皆出於……莊宗……

行……率……不知所爲……國權以問羣臣羣臣或曰

以孤軍……遂東……使人汴不能守也……洛陽

[illegible]巖[illegible]

以不[illegible]書[illegible]人[illegible]韜斬其首

[illegible]宗已滅梁巖奔許州溫韜[illegible]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禍焉得禍為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雖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禍之來福於梁者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謀均州刺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為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為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為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illegible]州刺史是時昭宗在[illegible]諸鎮貢獻行[illegible]擾州西[illegible]以邀劫之[illegible]

行軍司馬使以兵鎮
自兼領山南遣子繼業守金州行襲
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
岐太祖以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郭文晏等二十
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二十
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
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
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有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
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歐陽修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蕘 蔣殷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秦宗權
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以
宿州刺史太祖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
祖以晉書辭不遜叔琮與侯德倫等攻之叔琮
入取澤潞
子洞渦以之糧盡乃班師晉則劉璽

行軍司馬使以兵鎮
兼領山南以子繼宗守金州行襲
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為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
岐太祖以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
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
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
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為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
有蝗則飛鳥食之或田中禾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
敬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終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　李彥威　李振　裴迪　韋震　孔循　孫德昭
王敬蕘　蔣殷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為梁騎兵伍長梁兵攻秦宗權
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又
以為宿州刺史太祖攻襄陽戰數敗降為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
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
祖以晉書辭慢乃遣叔琮及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
入取澤潞出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師晉以劉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人也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將兵會叔琮擊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遂追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人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友恭蔣玄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家人頗慧黠太祖憐之養以為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為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為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為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以白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為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不悅是時昭宗以天祐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得稱之但稱天復後唐建亦得稱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他鎮以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弒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貞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
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
陽為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出領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
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

及遂見殺已而復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姹言當
彥威等弒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為一坑
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為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為首
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為唐金吾將軍
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
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會
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度因梁邸吏程巖
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
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愀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為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秦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為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聞季述謀為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為振曰夫豎刀伊戾之亂所以為霸者資也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為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為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怨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私怨害忠臣乎師範釋然乃降振遂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怨必加讒譖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為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第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為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以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為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詣見

郭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

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為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

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為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

奏迪[illegible]鄆州[illegible]院官[illegible]祖[illegible]辟祖[illegible]納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illegible]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

兵賦太祖乃將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

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illegible]公立持書至[illegible]

陰洞[illegible]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屛人密詰之具

得其事迪不暇[illegible]以兵[illegible]鄆以故[illegible]

務而事卒不成太祖自[illegible]

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賛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

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

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為人彊敏有口辯事

梁太祖為都統判官時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

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奔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說之叢

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

足慮為其謀者牙將裴涉安慮人也叢後果為郭璠所殺

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黄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
所在斬決太祖遣霞奏事京師徙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
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霞由瓶路間道
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霞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
清口太祖懼諸鎮東閣圖己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
等薦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霞彊辯敢大
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霞鄆州
留後昭宗遷洛霞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
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
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
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
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
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
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
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弑昭宗之
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
王殷譖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
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
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
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
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
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
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
左衞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
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
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
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明宗
幸汴州循紿言東都民有犯鑾者循族殺其家明宗
究因語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
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
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
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
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
節度使徙鎭橫海卒于鎭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晟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
晟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北寨于咸陽興平州將
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衞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晟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府吏韓簡請惟晟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遮留不得行改荊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割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為保德昭以
父任為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
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為書以盟天復元年正
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
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
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
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

劫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
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為恃而宦官亦倚李茂
貞為援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
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之德昭已以龍鳳劍鬬雞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
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詣梁求留為兩街制置使梁兵圍
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

賜甲第一區詔宗奭還拜左驍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
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拜少閑以為左衛大將軍末
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
見殺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
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為人狀
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
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為陷河南諸州獨
敬蕘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倚敬蕘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潁州户口完實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蕘將兵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且
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蕘乃沿
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蕘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
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謀下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
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柳璨蔣玄暉等有隙因譖
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

謀與後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遂廢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悔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殷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璜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與族自焚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

謀與後太祖大怒言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
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
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
柳璨等遂廢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
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殷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
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
懼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
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與
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　丁會　賀德倫　閻寶　康延孝　劉玘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
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
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
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
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
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

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桼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于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晚年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尔太祖復使謂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出邠寧以救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以知俊爲涇州節度使知俊攻興元取興鳳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其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

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棕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光啟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之料吾不敢渡九津以吾兵少而來救且不意我之速至也吾出其不意擒其不備此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津鼓譟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攻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以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壅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攻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為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以會為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為攻潞州會乃降晉王以會歸于

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為都招討使天祐
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父華為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
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
師厚卒末帝以魏兵強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為昭德
軍以張筠為節度使以魏博貝三州仍為天雄軍以德倫為
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以鎮定王彥章以騎
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
相州使遣孔目吏蘭視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
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巷遂作亂效節軍校張彥謀曰
朝廷以我軍府強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為藩府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
金波亭彥章走出還劫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
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
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欲分朝廷朝廷負三軍
制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可詔劉鄩反兵皇帝
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
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
敢如是耶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為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彥以死士入請降遣

鄩以兵定鎮州非有德也若魏不使之即吞鄩遂戒彥勿為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懼然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從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亡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二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寡敗其勢可破勝而驕急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躍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為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
王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
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疏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
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
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大何以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為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為多左
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
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
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
門下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除
璋軍職表為東川節度使延孝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
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擁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
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制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
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叩頭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
以萬二千人為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
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
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
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平蜀其謀皆出於郭公而汗馬之
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

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破禍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
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
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必死矣延孝欲擁其衆自劒州
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檄蜀人數日之
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
知祥兵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
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
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反此檻車
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
兩川一旦無罪闔門見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
敢歸朝耳任圜裹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誅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22-11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illegible]　朱友謙[illegible]　袁象先　朱漢賓　段凝[illegible]　劉玘　周知裕　陸思鐸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其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

罕之卻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
絳全義乘其無備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
全義乞兵于梁太祖遣丁會以兵萬人自九鼎渡
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
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
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
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
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
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
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多殺大臣全義
奉事益謹卒以自免白馬驛之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
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
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
祚憤恥不自勝欲剸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
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
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
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
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
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
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全義事梁

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陜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言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

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

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
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
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
最後全義力以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
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
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晉相桑維翰以其父珙
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
去為盜石濠三鄉之間南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
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

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
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
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
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為子太祖即位
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
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
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兵
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
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衙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
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
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
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
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
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
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
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
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
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
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
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己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
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
韜死謀與存乂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
夜以為言友謙聞之欲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
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
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
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
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

滁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
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
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
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
知為何語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
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
祖朝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
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圖之乃遣人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象先以此事
如友珪等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霸戍于懷州以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攻敗之重霸以其餘兵亡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以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
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
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
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踊
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執友珪書龍驤軍告象先象先聞之即引

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諸軍事
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為梁將未嘗
有戰功徒以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
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
其貲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
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
軍為歸德軍曰歸德還鎮是歲卒年六
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為橫
海軍節度使

使唐廢帝時獻錢五千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為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
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
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
兩出帝憐之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為室室中
嘗有聲如牛以為妖劉其鼓藉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不宜益以錢繼之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戰
殁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勇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

爲其將兗州是時梁方與東方爭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
黥雙雁于其頰號爲雁子都太祖聞之乃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雁都以漢賓爲指揮使漢賓貴人號之爲朱落雁
漢賓從太祖戰伐累遷左右天威軍使歷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節度使梁滅莊宗入汴漢賓爲右龍武統軍莊宗待之如故後莊
宗因幸其第漢賓妻有色出拜莊宗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
舞莊宗悅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
在梁中與李友謙俱爲梁將友謙年長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
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爲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
後友謙誅明宗入立以漢賓爲

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附之
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
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
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
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
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
妹内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
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澤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
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
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
末帝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凝奏故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儌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軍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
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丹凝軍屯瀛鄚間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
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紹

詔莊宗復殺孫秀乃曉發諸陵偽稱皆赦一政令莊宗殺之
乃止明宗即位勸歸田里明年長流德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
以牙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山南
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
日擐甲坐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
兵至襄州平以功拜陵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為
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
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不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
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為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
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守
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
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輔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
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
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招討使凡燕晉戰所得及兵背晉
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燕晉降
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從
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爲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濮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畏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漸變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梁末爲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視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戍滄州已而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亂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爲首仁晸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 霍彥威 房知溫 王晏球 安重霸 王建立 康福 郭延魯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戍滄州仁恭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爲首仁晸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在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耶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欲以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拒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俊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
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
珪以功拜邠州刺史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
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務獲知俊兵必縱遠之知俊
德之後不復攻後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
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
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
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
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
宗勞之曰吾與爾等舊故何懼也因賜姓名曰李紹真明
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
後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
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
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
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
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
天子不垂寬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
軍我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
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

列而呼曰今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豈識
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
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所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已留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
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
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
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
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
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
宗即位公儼殺監軍楊希望已而求為節度明宗以彥威鎮平盧
彥威至殺公儼及其黨彥威遣使馳騎獻公儼首明宗賜詔
罰以報之爽狀之法起江令衆以傳首為號令然非下得
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
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
遭世亂依彥威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
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翊從之梯棘間以免彥
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
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賓僚皆以晏為
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徵王都過郊青州
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泣還宮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

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本州都官健後隸魏州爲閻寶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得知溫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貝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據魏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德倫以魏降晉莊宗遂有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恃其軍以破梁而賞賚又優衆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莊宗之亂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自安陰遣人訴于明宗求歸朝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而知溫意亦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奕龍晊等亂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知溫知溫紿曰騎

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温即躍馬登舟渡
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
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
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由温起釋而不問
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
使而知温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温甚謹後因杯酒
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覦之意
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
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
不如奏而西以視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
表稱賀劉入朝
平王太上言冊拜天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
命使帝導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者之故事無明文
令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
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
常掠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
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大尉知温卒後其子彥
儒獻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伍
百斤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
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富人杜
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
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
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末帝立龍驤戍
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
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
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
以長竿縛布沃油御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
五百騎擐甲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
軍耶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耳陛下但嚴守宮城遲明臣必
破賊遲明果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失河上以晏球
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
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
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
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
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
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
屯新樂自以兵逆之望都而契丹兵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
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
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四部兵拒都晏球與左右

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卻二而從曁章亦至晏球以高周號
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
左高行周以右軍攻其右中軍之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
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
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救都晏球逆之唐
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
遂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
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敗禿餒敗死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
部村落村落之人以鉏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
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五臣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
詔責契丹契丹使數輩來求惕隱等辭甚卑遜
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
衰伏矣自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
其戰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
言曰晏球怯耳乃趣兵以進兵果敗傷者三千餘人由是
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兵養士分其兵三州之賦以
俸祿所入且以牛酒日與諸將高會而之都城中食盡
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
城降都自焚死禿餒奔高將有機略善撫士卒與禿餒既
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共勝取都晏球返鎮一當卒以

詩多辨之合[illegible]三年四月[illegible]二日始[illegible]之軍中
六年[illegible]數一人以破[illegible]大字[illegible]節[illegible]于[illegible]中官
至[illegible]卒年[illegible]今[illegible]五十[illegible]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illegible]和[illegible]明宗[illegible]晉王重霸[illegible]奔于梁
又奔于蜀重霸為人[illegible]智[illegible]人[illegible]王[illegible]以為親將
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illegible]承休以自託
求蜀取秦[illegible]成階三州重霸[illegible]承休求領秦州[illegible]以
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副使重霸[illegible]承休多敗[illegible]
末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
霸曰蜀有天下之險[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公[illegible]國[illegible]
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承休
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
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
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
閬州團練使罷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
廢帝時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

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虞
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擒
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救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幷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徵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猶以建立爲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有言不識文字輒辭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爲重誨所損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譖汝耶賜以茶
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
賜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
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因自京師得告歸
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

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
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為昭義
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
恩性貪鄙人多苦之周太祖以樞密使將兵西
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
即日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
客次以俟召見而吏白新留守視事于府矣守恩大驚不
知所為遂以家財悉獻太祖隨至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
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
始臨聽覽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為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
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
代之際甚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
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
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
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
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
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

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宜主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從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荊南無功而還福為將無他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為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會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實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為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為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諭福更作鎮重誨曰福為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為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數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

延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於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
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
徙鎮義武靜難雄武充西面行營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
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
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臥閤中寮佐入問
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
種也安得謂我為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
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射為將
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從朱守殷攻汴州以先登功為汴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為
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
先君之志由是為政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
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
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
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
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
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
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嗇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徽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　萇從簡　張筠　楊彥詢　李周　劉處讓　李承約　張希崇　相里金　張廷蘊　馬全節　皇甫遇　安彥威　李瓊　劉景巖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

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沓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頼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對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事唐莊宗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

工以爲不可從簡遂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
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
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秦州防禦使明宗時
歷麟汝金西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
不能守也先帝能貸汝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
不之責廢帝舉兵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
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
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
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
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
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
而取之卒夜踰垣隱不聞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
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踰垣出而告之使其
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貨殖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
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筠以州降太祖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長
直軍使累拜宣徽使從末帝分相澶衛二州爲昭德軍以筠
爲節度使由是魏博以軍叛附于晉晉人攻相州筠棄城走
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又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

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從鎮興元筠嘗有
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
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
宗知彥琳無反狀乃召彥琳釋之陽以筠爲西京留守戒守
者不內筠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歸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筠弟籛嘗爲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
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籛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
平而明宗自魏兵起京師大亂籛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
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
筠即掠其家貲又於西京故宮掘地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
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
魏王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裝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
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留得衍蜀中珍寶明宗
即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籛又取之由
是兄弟皆鉅富籛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
暴斂民賴以安而籛嗜酒與其部屬近密二州刺史入晉出帝
時爲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籛性鄙
因憂恚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
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
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嗚呼五代亥者多矣吾

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又畫然後終其事也亦宗過甚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蓋其有所徒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存審超深以為德而行籛無所學此其文可知也不然安亂之際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能持兩端而幾者得以兵東則明宗未必能自立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敏悟深見器於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

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
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
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
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
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丘捕賊將以勇聞
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群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
人盧岳將徙家太原令逆旅傭僕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
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
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
謂之曰吾少學星曆占五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疏徹身
長七尺貴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
圖富貴周以岳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晉王
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
周為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
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甚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
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他
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
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
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

為我守何憂曰行六十里且行且徼曰周非梁將可敵也
比至周已絶糧三日莊宗以巨舩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
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歷相
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
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能
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
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為
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
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遣
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
也柰何不顧其急若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
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讓因留事莊
宗即位為客省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
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
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
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為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
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
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
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為之自梁

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終喪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汾二州刺史順州團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邠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〇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
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
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司馬明
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
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
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
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
百騎爾吾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
聞亂而呼兵則吾屬去遠矣汝等在漢界久矣皆曰善乃先為穽
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詣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穽中其
皆潰去希崇率其部曲生口二萬餘人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
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自唐以來戎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
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
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
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其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
母食必侍立左右食徹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
知星曆天福三年〇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
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卒于鎮贈太師有子仁謙
〇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

王為五院軍隊長從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累遷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反於鳳翔馳檄四鄰西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傅

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東校從莊宗征伐以勇力敢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之叛遷指揮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皇后縱其下擾人人莫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趙在禮叛於魏州莊宗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副都部署廷蘊以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蘊至魏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城殺守者不能禦遂得魏州明日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憚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棣沂三州刺史金襄隴沂四州防禦使歷鄭衛上蔡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愛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汴鄆州獲書數百卷廷蘊謂曰書視之以聖人之言無隱也鳳以

晉對拜趙延壽為明宗所親重壽廣從趙於安重誨
重誨屢言明宗欲任延禮建議之[illegible]故恨之故數言不袁朝廷
盡言處處處七州卒之言安異論賢為全節字大雅大名元
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長垣鎮將隸在禮之鄴都以
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磁沂四州刺史金
州防禦使廢帝時以全節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
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以全節以為滄州留後晉高祖入
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從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
附于李昇昇以兵二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
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之裕斬
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
裕及其兵三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
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
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
置之不問從全節鎮昭義又從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
以功從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
開運元年為行營都虞候從契丹與晉大軍相拒于澶州
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三百人先泰州虜一千人降其
守將晉拜讓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
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

重威為招討使以全節為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為人謹護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之必問法如何初從唐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為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騎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為浮梁以濟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為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為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益遣

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虜益出生兵勢甚盛遇謂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尔戰尚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佐過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宋彥筠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其詐不欲往彥筠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亦皆從而北距安陽十餘里虜望見塵以為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彥筠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遁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諸軍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排陣使從重威至中渡重威陰遣欵契丹重威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惡敬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為幸免矣方晉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士卒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

之固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責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
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責
者鮮矣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責者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以皇子從榮鎮鄴彥威
為護聖指揮使以從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
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
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
留守遭歲大饑彥威撫綏饑民民有犯法者皆寬之流
亡者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起復還鎮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拜彥
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
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
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事唐明宗麾
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
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
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奪得水先至南岸
高祖至河中流馬蹄瓊以長刀撥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
祖而步護之去十餘里乃得免明宗[illegible]而南瓊從

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以為牙
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
不與之官爵豫亦無怨[illegible]之拜相中二州刺史出帝時為
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豫豫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
使又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豫為威
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
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
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兵赴京師
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為留後晉
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人多智數
皦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
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為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
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後甚
多景巖從皦朝京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
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
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為賣己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
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閱三年景巖
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
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

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究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富擬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3-12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八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　李金全　楊思權　尹暉　王弘贄　劉審交　王周　高行周　白再榮　安叔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兵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衆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

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偕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
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
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
爲義成軍節度使居鎮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又爲上
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
懼不自安天福元年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
重貴遂奔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
兵民愛之其將行也以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
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昪以文進爲天
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
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
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
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
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
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
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
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
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
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

宗謂曰御惡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
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
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
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
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邀其
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
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
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
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
廷之命何以示信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
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筠用
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筠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
仁沼代之召漢筠漢筠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
圖諫曰仁沼嘗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
登城射晏球中額幾死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
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
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
此天下之義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
漢筠漢筠聞之夜遣人殺令圖而毒仁沼仁沼舌爛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

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遣之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以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redacted]溳州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為天威統軍漢陽節度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為昪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昪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為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以為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為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為副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為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為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兵皆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為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為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思權與張虔釗會諸鎮兵討之思權攻城西虔釗攻城東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

衆曰潞王眞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巳降亦遣
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
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
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
度使廢帝入立即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
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尹暉者魏州大名
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
爲嚴衞指揮使恃其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
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
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將出奔淮南
爲人殺于道有子勳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
右千牛衛將軍衞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
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衞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
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
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
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
祖曰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
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
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因宝乗輿

法物從乎無也弘贄謂衆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
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
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
祖且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讓高祖
曰主上明宗愛子公宲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
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
暉扞之守榮与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
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為殿
直廢帝入立巒請行鴆与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巒
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而弘贄曰此
酒家也願獻酒以慰帝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又纔
將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
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畧知書通於吏事為唐
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
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
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為轉運供
軍使定州平拜滄州刺史復為北面轉運使改燕州刺史
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
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

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
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
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
民賴以不擾遷右衞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
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
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
去翰徙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
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
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
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
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諒是
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
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二年卒年七十四州人
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汝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
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
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
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
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惠問民
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

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吏役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
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
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
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
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為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鎮
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為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
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為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所畏匡威為其弟匡
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𧦬關有兵三
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為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
遣人招思繼兄弟諭以重氣義許助晉兵為匡威報
仇乃欣然從之為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弃城
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為先鋒都指揮使思繼
為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為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
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為燕患者必高
氏也宜善為防克用留晉兵千人為仁恭衛而晉兵多犯
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為訴由
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哀其之子行珪為牙將而
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
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為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

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潘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嬀武得行珪子執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頷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以爲朔忻嵐三州刺史同

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從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行周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請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過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

夜馳涉濠入其城郭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
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王都遷潁州
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
京留守從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
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是時李彥韜爲主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
留蕭翰守汴及棄去召周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
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
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
天平封臨淄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

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
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
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
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
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再榮
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陷契丹留鎮州再
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
等親被契丹之苦崧死不殺敢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
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

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營中事麻荅者取其財然衆人謂之白麻荅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留後遷鎮成德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麾下一旦無禮加於公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公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秦王從榮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鎮難護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出帝時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媿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箠掠不已傷重卒于洛陽年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翟光鄴 馮暉 皇甫遇 唐景思 王進 李彥 孫方諫

雜傳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禾足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遷并鄴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三十七

翟光鄴　馮暉　皇甫暉　唐景思　王進　李晏　孫方諫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禾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撫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遷光鄴

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左
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
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沉默多謀
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
風雨雅睦親族盡歡衣糧食飲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
與賓客飲酒聚書為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為意病
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
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為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
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
下梁亡莊宗赦罪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又平蜀以功
興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當劍門劍門兵
守不得入暉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
師拜隴澶二州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
克遂入于魏為延光守已而延光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
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
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
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
以兵衛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
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

十九 二

賊管內大治下詔書褒美党項拓拔彥超最
為大族諸族向背常以彥超為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
謁遂留之為起第城中賜予豐厚賚足其意彥超既
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為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
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
召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
覺晉有患己之意而出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
暉曲意事之遂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靈武失夷落
心大為邊患暉乃入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
願得自募兵乃募得千餘人行至梅戍

諸族稍稍來謁暉獨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
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獻之因
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
去靈武尚五六百里柰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
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
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
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
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
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魏州人也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

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
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部將楊仁晸曰
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
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
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
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然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
事仁晸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
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
士知不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攜
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

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
城中至一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
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
殺之及明宗入魏遣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
宗即位暉自軍校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
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老旌節罷鎮來朝暉
往候之曰公起甘陵卒伍入魏事然由我發也今
富貴能報我乎在禮懼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
千與之而飲暉飲自若不辭而去久之為密州刺史
契丹犯闕暉奔于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史奉

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
使屯清流關為周所敗並暉與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
暉金瘡被體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
衛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善角觝以屠狗為生後委為軍卒累遷
指揮使唐從伐蜀景思為蜀守固鎮繼岌兵至
景思以城降拜刺史晉高祖時為貝州行軍司馬出
帝時契丹攻貝州景思為趙延壽所得以為壕寨
使契丹滅晉拜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為鄧州行軍
司馬後為沿淮巡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人多以告訐
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
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
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
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
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
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閔而寬之
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
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
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
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

其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從伐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驍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彦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彦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以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以賊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剛戾之施而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有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其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

之時為國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

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如[illegible]戍長無異蓋其輕[illegible]如此是其在下者習見而莫之怪者也[illegible]長者子小人[illegible]視在上者[illegible]下可知矣予書進

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

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為卒後為長劍

指揮使歷唐晉為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為河東節度

使以思為牢城都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從鎮

昭義思知軍事未嘗有戰從以卒命自漢興遂東稅節在

潞州五年以取[illegible]而[illegible]鄙使[illegible]微時周太祖方少孤

無依[illegible]食[illegible]遂以取富

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為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

三年從鎮歸德[illegible]三年來朝又從至[illegible]盧思因啓曰臣居

宋宋民貢臣絲自[illegible]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即焚其

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illegible]卒于洛陽卒贈

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

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

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以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

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

節度使惡方諫徙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游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至洛得疾鎮臣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

節度使惡方諫[illegible]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
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illegible]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
方諫為義武軍[illegible]即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
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illegible]漢高祖起契丹北[illegible]燒定州虜
其人民北去方諫[illegible]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
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
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
從還至洛得疾[illegible]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　王殷　劉詞　王環　折從阮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
事梁節度使張筠[illegible]莊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歸京師
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
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illegible]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
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illegible]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
時漢高祖從晉是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

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
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事已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
鎮天雄軍峻爲監軍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
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
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至澶州返軍向京師
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劉
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
宋州而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遂幽贇而
鐸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
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
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
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
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
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慕容彥超
反迹已露若陛下一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
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
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陰地將至晉州前鋒過
蒙阬峻喜曰蒙阬晉之險也而旻不分兵扼之
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

太至[illegible]解[illegible]諸將皆欲避之峻獨[illegible]不決[illegible]日遣騎兵[illegible]
是又不及而還從討[illegible]容彥超[illegible]都部署[illegible]峻
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
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意言色輒不遜太祖每
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
由是益橫鄭仁誨[illegible]李重進[illegible]向訓等皆[illegible]太祖
初即位[illegible]鄭仁誨[illegible]欲進用[illegible]而峻心忌之[illegible]容彥超[illegible]
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illegible]諸鎮[illegible]爲保
薦居數日諸鎮皆[illegible]上峻書太祖大駭[illegible]連章求解[illegible]
不視事太祖[illegible]卿若不出[illegible]

邑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illegible]無出意樞密直學士
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illegible]奏[illegible]峻[illegible]少解然請陛
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illegible]太祖[illegible]說從之峻聞
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
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
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
峻慚不能對[illegible]樞密使[illegible]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而[illegible]
鎮之[illegible]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
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
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

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為殺之峻乃退太祖遂
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
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
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
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
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
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王殷大名人也少為軍卒
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事唐廢帝時從范延光
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
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
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女婢僕自笞於
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為憲州刺史殷乞終喪
服除出帝以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
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為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
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
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
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太祖遂起兵反
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為天雄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

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於鄴帑廩所畜

豈以鄴為國家用足矣殷不悟初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

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

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

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權兵柄職當警衛宜入多以兵

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

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

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

莊宗下魏博與梁戰河上詞以軍功爲效節軍使遷長劍指

揮使坐事免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送

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

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

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

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

撫人頗便之詞居戎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

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節力不

能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從漢軍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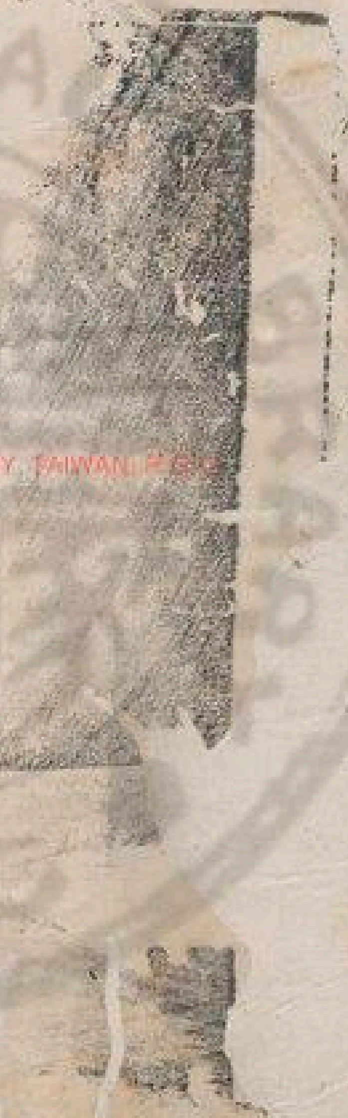
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

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居九月以正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鎮安國河陽三[illegible]節度[illegible]
麥能奇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今[illegible]無[illegible]
興鞭鋌兵以衛世宗嘉之以為隨駕[illegible]部署及班師以為
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從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
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為御者及知祥僭
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
為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之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山數為
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為家而聲教
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愧焉乃決意攻之周
兵糧道頗艱環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以爭糧道景
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
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
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
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
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玭
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illegible]
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illegible]合數以書招之
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illegible]不[illegible]志其[illegible]事[illegible]用之
[illegible]事君者乃[illegible]環右[illegible]衛將[illegible]

象佑候章為攻[illegible]城以[illegible]
兵於淮用艦甚盛周師[illegible]水戰[illegible]世宗患之乃[illegible]
務於京城之西為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
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illegible]河以入淮[illegible]
中未嘗有戰功蜀卒環俱論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
多南奔人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
皆被擒世宗悉以為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賚甚
厚明年又卒淮南又[illegible]環從[illegible]疾卒于泗州
析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illegible]漢高祖名[illegible]為阮雲中人
也其父嗣倫為麟州刺史[illegible]析為人溫[illegible]長者居父喪[illegible]
以孝聞[illegible]死[illegible]鎮太[illegible]以[illegible]從以[illegible]州刺史晉出
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
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
簡面[illegible]為步軍都[illegible]侯[illegible]祖[illegible]立於府州建永安
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弟[illegible]節使鎮武勝即拜
從阮[illegible]府州團練使周太祖[illegible]立從阮歷[illegible]
保義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illegible]
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94 v.13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婁繼英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
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故未
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
遷蕃漢馬步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
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駑才果誤吾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
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　武[illegible]　莊宗初入

洛守殷以板京師時因陰以凌夜有所令人言以迫相為
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殺朱友謙莊宗辭誅友
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在
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
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德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
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
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
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郭從謙作亂從興
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將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
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殺以遂北邙山
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
剽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中書門下平
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
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為征吳或以為東諸侯有
強者將因制之守殷乃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
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
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
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首洛陽守殷之將
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
宗嘉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洛州刺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
人李讓家僮梁太祖愛讓養以爲子是爲朱友讓璋亦
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稍遷指揮使晉李繼
韜以潞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
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莊宗伐蜀以
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
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
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
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
益横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
萬使李仁矩齎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秖出十萬
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
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
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
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
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
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把釼
門關爲七砦於關外增置鏁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更歸者皆
邀留之獲其逃者盡殺以鐵籠火炙之或刲肉釘面割心而
殺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

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踈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餽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背己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遂走梓州初前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為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

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

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屬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爲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

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
朝京師之人詾詾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
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
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
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
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
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
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
明宗崩潞王反愍帝奔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
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
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延光
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
生張生賛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
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
其言爲然由是頗有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
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掎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
不降高祖即位延光奉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
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
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衙內指揮使
後温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

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橐其貲
裝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遣精
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
聞由是高祖疑其必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
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
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
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
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諜者詢得其謀誘
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
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

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
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
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邪行取孺子尓乃決意討之延
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
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自陳不
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簡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能斬
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illegible]
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
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
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懇請老以太

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置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叛臣何在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圍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擠之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盜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為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揶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為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

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
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
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
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
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
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
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
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
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
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
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可勝道也
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
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
祖亦安爲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
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
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
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
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

英子婦溫延沼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
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為魏州子城都虞
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
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袞
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
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為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
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
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
以其女故不忍遇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
殺從賓於汜水繼英怨溫氏之初欲殺己也反告延沼兄
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敗繼英亦見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
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振武巡
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重榮與其母兄
皆以為不可而重榮業已許穎母兄從旁共殺穎以止之重
榮曰未可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
為天子則中一發而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為節度使
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
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
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

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illegible]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尔[illegible]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謾罵不為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於中國[illegible]高祖[illegible]好[illegible]以自解[illegible]重榮[illegible]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illegible]是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得偽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illegible]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illegible]六年重榮執契丹使者拽剌言不[illegible]重榮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

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illegible]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
渾契苾兩突厥[illegible]二部南北[illegible]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
牛羊車帳甲馬[illegible]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擄取生口羊
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番點閱強壯辦具軍器
上秋南向諸番[illegible]誠恐上天不祐[illegible]家族願先自歸[illegible]諸
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illegible]首領
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illegible]
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契丹節度使劉山
以城來降竊以諸番不招[illegible]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illegible]
[illegible]
身虜廷[illegible]不[illegible]所止足[illegible]廷恩歸可諒[illegible]傳檄[illegible]
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
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
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
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益驕[illegible]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
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illegible]
之[illegible]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illegible]
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請為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
之曰吾有天下[illegible]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鎮陽令劉[illegible]
獻水鳥五色重[illegible]曰此鳳也[illegible]畜之後園又使人為大鐵[illegible]

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
為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
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
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
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重
榮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彥之鎧甲鞍轡
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
大懼退入于輜重中晉兵追之重榮兵二萬皆潰是冬大寒潰兵
饑凍及見殺無遺類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為
甲驅州人守城以待晉兵至城下西郭水
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人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
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
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從
莊宗以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
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
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從領順化為侍
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為京城巡檢樞密使
馮贇從進許之愍帝出奔從進至京師從進率百官
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高祖以天下不定常於此斷心藩鎮多務過爲
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忽高祖所爲謂衆寺成
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取後之然皆不免也自
范延光反鄴從進已有異志恃江山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
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留之以邀遮殺以充軍
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
謂曰青州王建立來朝顧還鄉里已徙之虛青州以
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
即赴任高祖知其復容之其子弘超爲宮苑副使在京師從
進請賜告歸省不遣令謙裔知機者言從進必反
從從進還襄求父知其必反遂遣之從進還子弘超與令謙遁
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審暉執殺其并使
者反逆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
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
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之心願爲空名宣敕數通授鄭王有
急則命將以往以進聞高祖北巡遂舉兵以反鄭王以空名
敕授李建崇焦繼勳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
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後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
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
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

御樓宣徇于市而斬之陞襄陽爲防御不贈令謙忠州刺
史知饒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
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
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
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
爲嬀瀛易冀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
契丹大將荝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
荝剌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以爲不可曰荝剌等
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illegible]且在此久熟知中國[illegible]
事歸之[illegible]
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也明宗奇其議卒不遣荝剌等
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
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御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
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
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
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
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謂已猶庶幾言以異德光曰不用鹽
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
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

無尺土地官爵以啓汝汝等勉事官會高祖以光遠爲宣武
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
色帝問安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
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愧爾
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
使久之不能下高祖欲用他將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
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爲恣橫上尚祖每優容之爲其子
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寵冠無比
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延光遠自魏來朝屢稱維翰
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爲相州亦徙光遠西京

屬數千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國用少括天下
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匹光遠怒曰
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
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
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
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北征耶律德光相距澶

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謂延廣曰今不以重兵
守博州渡使偽將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
危矣帝乃遣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偽梁
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擊之契丹大敗
遂與光遠隔絶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戰於戚城亦敗
契丹已北去帝復遣守貞將行營兵東討光遠遂圍城守自
夏至冬城中人相食殆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
曰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勳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
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沒人言我當作天子宜
且待時承勳不可

殺延壽……
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表請死帝以其二子為
衛將軍賜光遠詔書以不死皆以為不可乃勅李
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於其家延
祚至其第光遠方閑居于臥延祚使一部將入謂之曰天
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
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
爾家世為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
殺以病卒聞承勳……鄭州……使德光遣晉使人召
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爾食之乃以承信為平盧節度

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於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震擊折之阿噠嬰初非姓氏其後改名檀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足晉人為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承業欲為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爲遼中國患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此驟見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討之延光降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擊於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

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
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震擊
折之阿啫嬰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璲而姓楊氏光遠初名
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
光遠光遠既病禿而妻又跛其兒足跛人為之語曰自古
豈有禿頭天子跛腳皇后耶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契丹為
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疲弊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為之
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

杜重威　李守貞　張彥澤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
封石氏為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此暴其從侯益攻破
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
高祖攻延光延光降領忠武加同平章事更徙領天平遷侍
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擊之宗城重榮為偃
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

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
兩翼戰酣重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
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
威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術而不知將略旣鎮
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家貲皆沒之高祖知而不問
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鎮州
境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
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
引兵攻泰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至
戰於[illegible]符彥卿張彥澤等因

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重威為偃語曰逢賊得命更
望復子乎乃收軍還師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名曰彫弊
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
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縱中
監王欽祚和糴軍儲乃錄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
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沒邪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
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
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屋木以供爨剉藁席以秣
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
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

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
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
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
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
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契丹大
悅許以中國與重威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
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令重威出降
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陳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
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
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犯京師重威
以晉兵屯陳橋士卒凍餒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
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
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
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
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别漢高祖
定京師徙重威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
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
召之重威不受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
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燕將反高祖
悉誅於繁臺之下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告以衆二千在鄴

聞燕兵見殺乃登陴謂高祖曰殺燕兵在梅之數遣人
招璉等璉登城曰守城者何罪既無生理請以
死守重威食盡眉昏遂以食民及適城出降官無人色重威
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宋國公主詣高祖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
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惹
誅璉及重威將吏東面籍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寢甚
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
其子弘璋弘璉弘璨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變
裂蹻踐斯須而盡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立為
鎮高祖即位拜客省使遷宣徽使以
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
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
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
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
以兵二萬討之光遠將定宗顏患敗光遠遂實守名姬
善馬獻之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
必有德音赦且以顏與光遠黨與七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
急密使吏爲縱其部上言而不下言者告顏等
貞所詔敗而恐之守貞大怒乃與翰有歲平行實守

貞惡以戰勳令承宗不論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命人白象於
本閣曰守貞從首而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在京第
守貞取舍台以會大治之為吉第歸之中出帝臨幸燕錫甚厚
禮出於諸將契丹入寇出帝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
討使守貞為都監守貞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
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
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
不下三十萬由此聲之公私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
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遂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軍節度使又領歸德軍節度使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

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待人及帝契丹高年論亦許以
瀛州降出帝以為然令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
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
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
國者乎守貞對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
卒以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于武強契丹寇鎮定
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與守貞為司
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
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

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
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
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黃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
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
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
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
間以蠟丸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
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
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亡
則思綰景崇可傳檄而定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乎
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
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
知博乎威以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
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
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
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
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
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
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

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初守貞召揔倫問以濟否揔倫
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
守貞以為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
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及
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煙燼中斬其首傳送
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為
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為騎
將教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晉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為護聖
右廂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
歲中徙鎮彰義為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其子逃至齊
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
記張式不肯為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
走而免式素為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
因共讒式凡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
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
式至衍州刺史以兵援至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
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
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
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潞金衛兵將軍周奏彥澤所為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
州殘弊之狀式父鐸詣闕訟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
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
彥澤殺式之冤帝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
常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
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
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役一年下詔
罪己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
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閣門連疏論之不報中書舍人彥

[illegible]

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為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
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軍中大懼彥澤
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
乃可戰彥澤以為然諸將皆去藥元福獨留謂彥澤
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為虜矣宜逆風而戰
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拒為力戰契
丹敗走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敗之
年秋杜重威為都招討兵馬都彥澤馬軍都
排陣使彥澤從鎮定之間[illegible]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屯武強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
不知所之而彥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
鎮州彥澤為前鋒至中渡橋已為虜所據彥澤猶力戰爭
橋燒其半虜小敗卻乃夾河而寨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
叛降契丹彥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彥澤與傅住兒以
二千騎先入京師彥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
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宮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
宮十餘人將赴火為小黃門薛超所持彥澤自寬仁門傳德
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
門登樓覘賊彥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彥澤頓兵明德樓
前遣傅住兒入傳戎主宣語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命使人
召彥澤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彥澤笑而不
答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十
餘人皆步從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
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彥澤彥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
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
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
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
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初彥澤至京師李

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
濤見彥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彥澤笑而厚待之彥澤自以
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
旗幟曰赤心爲主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
士大掠京師軍士還從罪人彥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
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
氏有色彥澤使人求於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彥
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耶律德
光至京師聞彥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
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彥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

都人爭投狀疏其惡德光命高勳監殺之彥澤前所殺士大夫
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彥澤俛首無一言行
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
其腦取其髓臠其肉而食之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報亦極也其禍亂亟從亡之不暇蓋必
然之理亦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
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覘重威彥澤
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
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鬻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播殺
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其時舉晉

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盡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彥超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勝敗則其任可謂重
矣盡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
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三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一 王景崇 趙思綰 慕容彦超

王景崇邢州人也爲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
以爲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隷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
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
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
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
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

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
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請行宮
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爲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
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
契丹高祖立益等内頗自疑乃陰召蜀人爲助高祖患之
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爲党項所隔
不得通願得漢兵爲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
行高祖已疾召入臥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
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
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
鳳翔巡檢侯景崇[illegible]後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illegible]
景崇可遂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
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
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柰何欲以陰狡害人
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若妄發禍行及矣非吾
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發殺益益乃去六日景崇大悔
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
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
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徙景崇邠州留後
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趙思

紹共推李守貞爲秦王漢帝命郭從義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
人爲助蜀兵至寶雞爲暉將樂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
翔壘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
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
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
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
相次皆敗景崇召周璨謀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
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知其等
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
危哉乃令使人以[illegible]東門僞爲降者以[illegible]
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璨
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璨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
遣王景崇至永興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
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
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
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
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
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

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柰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毆之奪其佩劍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

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思綰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檢校太保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趨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吏告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

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　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　而不攻行周大怒詬[illegible]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高祖相對涕泣以糞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隆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已為不從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

食釋已著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
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
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謂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
也隱帝乃遣彥超與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
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
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來使歸營又
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
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
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
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
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
王峻用兵西方彥超表亦請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
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止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
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
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出兵攻沭
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
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
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
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
代之豪傑也若量力[illegible]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守

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
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
閻弘魯懼其難不及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
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
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簡括搜索
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
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不信下弘魯周度
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
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
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兗州當之為彥超即率軍府將
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
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
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
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盜告
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
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
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
吾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
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
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

兗州平太祖詔贈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歐陽修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琪 鄭珏 李愚 司空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兗州平大祖詔賜熙寧爵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五代史記卷之五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二 馮道 李琪 鄭珏 李愚 司空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

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
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
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
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
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
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
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
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
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
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
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
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
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
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
之風宜少知愧哉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為參軍守光敗亡
之晉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為巡官以其文學薦之
晉王為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
學士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

軍中為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
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
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
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
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為之耕其人
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為德服除復召為翰林學士行至汴
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
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
遇弒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為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
在重誨曰為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

道遷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
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
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
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
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
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
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
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
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

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鎭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鎭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

祖知漢未可代遂議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
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
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
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
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
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
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
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
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
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

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
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
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
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否世宗怒起
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
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
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
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
有二子吉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其兄珽唐末舉進士以文章爲

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爲食而役筆珽飢臥廬中聞
者嘉憐之服除還拜御中荊南成汭辟爲掌書記梁兵圍杜
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甲數萬珽爲
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糧倍之緩急不可動吳人爲
敵人襲之則武陵武安皆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
陵壁不與戰不過月吳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
凝襲荊南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吾書記
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從度太祖以欲先用
珽廷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
皆坐廢珽至以治聞還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
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兵太祖以爲憂行襲
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坊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
遣珽代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
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臥內見行
襲道太祖語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出之
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飢盜劫汴宋閒曹
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彥珂珽甥
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嘗
河北至內黃顧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
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在

令雍丘下黃爲北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
聞珽語大喜交珽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家衆先討賊珽
爲亂兵所殺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
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
征伐四方所下書詔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
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
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
異同而琪內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塞頃嘗
掎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
帝大怒欲竄逐之而趙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莊
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梁之舊臣多竄逐之乃以爲太
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
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寮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說漫
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
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
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
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
立故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絕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
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
三世今以兵向闕以討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

爲降人則煢然將官何所依從明宗以爲然乃發哀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

自言事者許以行自隨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
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驅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
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為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
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
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韋說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為相而
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
元中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
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
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
至偃師奉迎宜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城坐
謫以定州為眞定罰一月俸後為太子少傅琪撰霍彥威神道碑
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偽為馮
道所駮琪為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
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為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
坐側為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為當時所沮以太子少
傅致仕卒年六十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為河南尹張全義判官
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
得及第昭宗時為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
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奉旨承

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户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謹厚

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羣臣皆懲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洶洶轉相動搖獨珏稱賛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賛以爲宜罷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愚以書說韓建使圖興復

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為河南府
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末帝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
術事梁末帝為侍講數薦愚愚由此得召為左拾遺
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
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兄朕猶拜之卿獨揖可乎
愚曰陛下以家人禮兄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
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為鄧州觀察判官唐莊宗滅梁
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
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
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
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
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
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
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
無敢言留者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
郊愚為宰相馮道稱屬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為太常卿
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為相不治第宅
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弊席
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反兵犯京師
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

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牓招安今即至矣何暇候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亦剛介動輙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譏昫兩人遂相詬詆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廢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嘗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爲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宮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曰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宮門取太后進止語未及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

殿延徽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牋導後事晉為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摔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頲故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為亂兵劫其衣以弊服斂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為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為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姪在梁遣家奴召之欲歸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怒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
3372385 v.14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三

劉昫 盧文紀 馬胤孫 姚顗 劉岳 馬縞 崔居儉 李懌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為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為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為其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為都所殺昫乃避之滄州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為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儀端重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語

中興殿門謝□史□大人□□□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
學士拜□宣徽□為榮□李愚□吏部尚書門下侍
郎監修國史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
言其數□以責玫負實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
兼判三司昫性□而嫉三司蠹弊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
虛實殘租積負悉舉除之往時吏幸積負之多以為奸而不發
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為德
而三司吏皆沮怨先是馮道與昫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
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為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
此公親家翁所為也昫性少容姻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詬

相府吏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並罷之
以昫為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
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昫在相位不
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為禮儀使居
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祕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
舍人李詳為居儉誥詞有闕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
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
為笑又為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
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
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

道為司空閤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後
唐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為僕射自以由
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譏
笑之晉高祖將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為
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中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
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為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為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
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為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唐莊
宗時為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
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
丞如胥吏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強盛貢奉不至朝廷姑
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
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為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
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皆惶恐然欲去不得乃入見文
紀據牀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揖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
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
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
州縣發遣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吾衙吏耳安得慢吾法
官皆杖而遣之文紀歷中外官當為法將相天子
官書之祕書監廢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文紀素

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不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久之以祕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廢帝為鳳翔節度使文紀為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要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閤門請對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為待自卿為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為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保致仕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為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為文章舉進士為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為揚

彥溫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
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
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
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
藩而先帝新弃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
迂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戶部郎中翰林學士
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胤孫不通世務故
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
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
三公宰相職也當參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
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決時劉昫亦罷相爲僕
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
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
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
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僚中丞大夫
就班脩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況僕射乎昭序猥兄
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當事多不能決
當時號爲三不開謂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
開門以延士大夫也晉兵起太原廢帝在河陽是時勢已
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望其有所建說胤孫獻嚴續

三百匹而已[illegible]亂[illegible]韓愈爲文
故多斥浮屠氏[illegible]乃[illegible]佛[illegible]喜集佛國記
行于世時人謂之曰[illegible]不[illegible]求佞佛[illegible]清泰[illegible]帝
號也人有戲[illegible]韓愈爲人而[illegible]傳[illegible]之論
今反佞佛是[illegible]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
我也時人傳以爲[illegible]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
順中卒胤孫卒後[illegible]有爲胤孫言者初崔協爲明宗
相在位無所發明旣死而有降言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
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姚顗字百眞京兆長安人也少懵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
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
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
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
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
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
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
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
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爲
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illegible]

又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
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韙等無
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晉高祖立罷韙爲戶部尚書
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戶不能斂官爲賵贈乃能
斂聞者哀憐之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
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
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
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
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
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
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
辭編爲敕甲岳建言以爲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
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
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
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
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
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冊爾兔園冊者鄉校俚儒
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以此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
祕書監其後道罷相岳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嘗采唐士

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為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為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為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歎哉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為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於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

須等請所以繼議宰臣韓琦等議引漢桓靈為比以謂桓帝
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為孝元皇父萇為孝仁皇請下有司
定諡四代祖考為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
不議漢桓帝尊祖為孝穆皇考為孝崇皇帝稱以謂孝
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孫皓尊其父和為文皇帝不可
以為法左僕射李琪等議與禮官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沿
禮三王不相襲樂惟皇與帝其世殊稱朕已覃敬
號朕居九五之位為億兆之尊奈何惜一名於朕躬情一
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
尊祖禰為皇帝曾高為皇宰臣曰
降而大夫慎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令議者引古以漢為據
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皋陶為德明皇帝涼武昭
王為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
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司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編纂又言緣廟要紀所以
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
議為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為大功九月非是
嚴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
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
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嫡孫從女皆服緦今皆小功禮令之不

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乂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
禮五服，或以名加，或以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為
兄之子妻服大功，今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
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以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
久，今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以禮
令之文考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
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
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為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
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縞明宗時嘗坐覆試進士不當，貶綏
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以國子祭酒卒，年八十。
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
舉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為當時所惡。棁
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
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為言，乃考英及第，物議
大以為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
太常復設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
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
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高祖會朝崇元殿，
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
進賢冠，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褲，革帶履，左執

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
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褲褶錦騰蛇起梁帶豹
文大口褲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
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
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
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
大悅賜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
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
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
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

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為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
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
中丞唐莊宗時為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
盧鄭皆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
門望自高為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為禮儀使居儉
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為秘書監居儉歷
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
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為生居顯官衣服常乏死之日貧不
能葬聞者哀之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為刑部郎中棁少
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亂寓居于滑臺不遊里巷
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
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
命何用藥為棁侍疾進藥涿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
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服除唐明
宗以為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
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
年貢舉初棁為學士嘗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
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

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
祖崩棁以風疾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
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
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因遂鼓吹都人聞者為之
流涕焉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為秘書省
校書郎梁末帝時歷校理唐明宗時為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知貢舉責授懷州司馬遷萊州量移稍遷衛尉少卿
天成中復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
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

請下學士院作詩賦……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棁爲之棁對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不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哉聞者多其知体……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九世祖逵……爲唐……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以故凝……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請下學士院作詩賦……張礪等所作
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
生可畏來者不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
能與英俊爲準繩聞者多其知體徙……刑部尚書分司洛
陽卒年七十餘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四

和凝 趙瑩 馮玉 盧質 呂琦 薛融 何澤 王權 史圭 龍敏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
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
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凝幼聰敏形
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
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
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

也既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
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
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
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
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
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
秀稱為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又為翰林學士
承旨晉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
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
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為
宣勑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為然是
時鄭王為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勑高祖至鄴從進
果反鄭王即以宣勑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
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
以為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
僕射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
十八贈侍中凝好飾車服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
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
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為重

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貢舉選范質為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

趙瑩字玄輝華州華陰縣人也為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為從事晉高祖為保義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從鎮常以瑩從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為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彥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以為相契丹滅晉瑩從出帝北徙虜中以瑩事兀欲為太子太傅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泣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晉遂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歸太祖為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高祖為河東節度使辟為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為鹽鐵判官晉出帝納玉妹為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為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為

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出帝以皇后故委玉用事軍國大務一決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決玉嘗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以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玉爲相四方賂遺輻湊家貲萬計及契丹滅晉張彥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爭先入玉家貨貲一夕而盡明日玉見彥澤猶諂笑自言願得持晉玉璽獻契丹以求恩彥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言帝王卿以疾卒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以父蔭爲司勳郎中質幼聰惠善屬文事唐爲祕書郎丁母憂解職去後遊太原晉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疏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拜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復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既而酖殺之葬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

封以時爲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
册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
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
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其以此非質大臣亦知
其不可乃奏去廟號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
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
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
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
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

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讟並起因
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
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晉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
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呂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兗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
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
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
兗見殺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
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
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

食于道以免琦為人美風儀重節槩少褒其家游學汾晉
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為代州軍事推官後為橫海趙德
鈞節度推官入為殿中侍御史明宗時為駕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
訓納賂反其獄其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
奏擒訓赴臺訓為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
獄乃辨榮吝者甚衆歲餘遷祠部郎中史館修撰長興中廢
帝太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
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
學士是時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
備顧問崧以謂河東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
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都引契丹遣禿餒荊刺等助都
而為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禿餒皆見殺則刺等皆送京師其
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荊刺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
者不報而東丹王突欲入中國契丹因此數欲求和琦因
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
以女使彊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
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官十
數萬緡責臣足可也因共奏其事廢帝大喜它日以琦
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誦戎昱社

繹依明主安危策然公之計以詰琦等廢帝大怒急召琦
琦等頗知故計如何為平安帝色然益曰臣等為國計非
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御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
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虜狄金帛所以養士而衛
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謝拜無數琦足力乏
不能拜而先止帝因謂琦強項汝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
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之又奏曰陛下以臣等
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壓驚而
遣之其議遂寢因遷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為端明殿學
士其後晉高祖起太原契丹以兵為助[illegible]
為秘書監[illegible]兵部侍郎[illegible]
外部琦事之如父王[illegible]樂共侍及卒為其家主辦喪
葬至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友愛之子後舉進士及第云琦
有子餘慶端

薛融汾州平遙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為右補闕
直弘文館晉高祖鎮太原融為觀察判官高祖將反欲據
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沮諫
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書生不習軍旅之事未嘗學也
進退存亡之理吾固已知之不之責也高祖入立拜融吏
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

融曰文辭林臣所長也家貧不拜詔佐洛陽令入內融上
疏切諫高祖怒貶其官後起為右役遷御史中丞致仕尚書右
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為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
歌詩舉進士為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以民田為獵場澤乃潛
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
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
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
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拜為部
郎中明宗時數上書言事[illegible]
不使大臣[illegible]
史館修撰澤外雖言事而內實邪佞[illegible]於內殿起居班退
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五代
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
以規免州縣賦役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
紙號為蠲紙澤上書言其弊明宗下詔悉廢戶部蠲紙澤
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為給諫鳳薄其為人以為
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
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先知[illegible]請坐以法乃
以太僕少卿致仕[illegible]詔起澤[illegible]尚希仕進郎

遇鐔宜[illegible]事[illegible]秦王[illegible]秦王素驕
多不軌[illegible]以[illegible]祖[illegible]太常少卿以
疾卒于家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
司郎中權舉進士[illegible]補闕[illegible]事梁為職方員外郎知
制誥翰林學士累遷[illegible]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
馬起為右庶子累遷戶部尚書晉高祖時為兵部尚書是
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權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
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illegible]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illegible]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為人明敏[illegible]好學[illegible]縣令有
善政[illegible]人立碑以頌之[illegible]郭崇韜[illegible]成德時為從事明宗時
為尚書郎安重誨為樞密使[illegible]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
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機務與判官無異重誨不知書
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
圭始[illegible]書右丞[illegible]重誨敗死圭出為貝州刺
史罷歸常山閉門絕人事[illegible]入閭里[illegible]輜軿車晉高祖立
召[illegible]刑部侍郎[illegible]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
以[illegible]罷[illegible]于常山

龍敏[illegible]少[illegible]守光亂敏

[illegible]莊宗從

事乃潛往從之監[illegible]長[illegible]曰聞[illegible]可與俱來

遣以敏見[illegible]業承業[illegible]莊宗即位

召拜司門員外郎敏父盛[illegible]年七十餘而真祖父年九十

餘[illegible]以孝聞丁母憂去職

趙在禮反逼敏起復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

居喪服除拜兵部侍郎為實錄[illegible]北京辟敏[illegible]乃守資

入為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以契

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illegible]晉安

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

契國之君今在京師[illegible] 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

丹且有內顧之憂[illegible]助晉晉失勢[illegible]

敵曰[illegible]能知[illegible]將[illegible]

已使其[illegible]大敵者莫不顧身非其能也況有異心[illegible]今閻寶

闈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丁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

[illegible]

事[illegible]言之廢帝[illegible]莫能用[illegible]

晉[illegible]太[illegible]卿使[illegible]見其敕王[illegible]下拜

敬儒[illegible] 元年[illegible]自卒贈[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鏻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皡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illegible]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以崧為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李蕘所當柔[illegible]使崧代為之以示[illegible]馮道[illegible]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illegible]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illegible]人[illegible]蜀數繼岌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廬陵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四十五

李崧 李鏻 賈緯 段希堯 張允 王松 裴皥 王仁裕 裴羽 王延 馬重績 [illegible]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為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為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記呂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不能易使崧代為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為善乃以崧為興聖宮巡官拜協律郎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illegible]人[illegible]蜀教繼岌

[illegible]元經[illegible]作此危事誠不
能容[illegible]落[illegible]候久業　五千口亦不見咫尺之詔
示殺七臣動搖人情召亂　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
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
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師還繼岌死於渭南崧至京師
任圜判三司用崧為翰林學士以內憂去職還鄉里服除
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薦崧才遷直
樞密院累遷戶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寢疾高
秦王從榮多不法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懼禍求為外藩
是時契丹入鴈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
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
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
人謝崧曰為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
後晉高祖以兵入京師崧與呂琦匿伊闕民家晉高祖召為戶
部侍郎[illegible]下平章事兼樞密使[illegible]內
難起復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
密是時晉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
誘晉[illegible]信之[illegible]崧[illegible]舉觀[illegible]為侍衛都指揮
使[illegible]杜重威[illegible]高祖[illegible]入[illegible]謝晉高

後漢紀三……其後……祖出為大……之威代為侍
衞使崧亦……材……是……高祖……為排己深恨
之崧……信……對之詐以為然……以……成……大兵其後敗于
中渡……以亡契丹……律德光素聞延壽等
稱崧為人……京師……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
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
麻荅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悅崧又為怨者
譖之言崧為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
敎有所忤初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
評全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嶬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
出怨言以為奪我第……逢吉……不……
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刑……與僕……為……嶼……貴……
告變……其……嶼……之……宿……逢吉部……李澄……以情告
澄是時高祖將葬……河中李守貞反……乃……遇……
言崧與其甥王……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
守貞逢吉……人……知不免乃以幼女
託逢吉逢吉……侍衞獄……為……無一人……崧恚
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
族誅崧……著……後……祖……立……待告
定……之極……使

丙戌閏六月八日有義乃豪詐延遇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曾祖父[illegible]鏻少
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
處直處直不為禮乃見[illegible]鏻[illegible]更為[illegible]常山李弘規
弘規進之[illegible]其後張文禮弒[illegible]自立
遣鏻聘唐莊宗於太原鏻為人利口敢言乃陰為莊宗畫
文禮可破之策[illegible]文禮敗莊宗以鏻為支使莊宗即位拜
鏻宗正卿以李瓊為少卿獻祖懿祖皆葬在趙州昭慶縣唐
國初建鏻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啟運
陵[illegible]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illegible]
譜莫能考[illegible]
正卿鏻瓊不稽詳考[illegible]補為宗子民即持符牒招置部曲侵
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訴于官不能決以聞莊
宗下公卿博士議[illegible]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
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illegible]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
陵[illegible]以鏻故人召
還[illegible]顧[illegible]人用[illegible]道[illegible]唐家
故事[illegible]令天[illegible]宜[illegible]不[illegible]
事莊宗[illegible]今天子[illegible]後無人而又
宗與行[illegible]見鏻言事

薦論安重[illegible]欲[illegible]矣若朝廷遣使[illegible]論之可以
為也重誨信之以子[illegible]為信[illegible]而無效由是敗
鏻充湖南[illegible]有舊廢帝時為兵部尚書奉
使湖南[illegible]已為祖還過荊南謂高從
誨曰士固有[illegible]用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
用矣乃諷從誨[illegible]以為賀從誨為紅裝拂二
棵燭度一因鏻[illegible]閒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
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
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鏻[illegible]
拜平章事矣[illegible]終不用

愚自太常[illegible]而[illegible]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鏻乃求為
太常卿及拜命中謝臣以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為笑鏻
事晉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司徒居數月卒年
八十八贈太傅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
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
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為唐年
補錄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強盛征伐擅出
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
亦有補於史氏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為

史職敗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段希堯河內人也晉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於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之責也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吳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吳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侍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張允鎭州人也少事鎭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
禮允脱身降莊宗文禮敗乃以爲魏州功曹趙在禮
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鎭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
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爲皇子爲河南尹掌書記以允
剛介乃拜允給事中六軍判官遷左散騎常侍晉高
祖即位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
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
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
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
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徒蓋欲
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
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
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
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
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
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
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下直言覽之大悅允事漢爲
吏部侍郎隱帝誅權臣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
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
卒年六十五

王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登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
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
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
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同平章事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
京百官寄授偽命者皆焚之俾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
百官偽勅焚之松以手指其所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
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
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
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晉魏以來世為名族居燕
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
而容止端秀性剛急正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
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
為禮部侍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所據正改太子
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晉高祖時起為工部尚書復
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皞以文
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
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
見門生世傳以為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人
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

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
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
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
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
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
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
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
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
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
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羣臣於
永福殿奏黄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
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鬭昇龍門外聲聞于内人以爲
神甚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
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
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
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和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
時稱其得人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昭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

河南壽安縣梁爲御史臺主簿唐莊宗時御史事明宗時
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
錢塘是時吳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絕鏐朝貢羽
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崇喪與俱
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憐而許之因附羽表自歸
明宗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吳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
師乃以其喪還其家子二人皆幼羽之家撫周之高祖時爲左
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垣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
琪爲之稱譽舉進士爲鄴都從事明宗時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
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
尚書盧文紀故相與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
紀謂延曰吾嘗舉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効無以虛名
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
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
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皆
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延
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
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

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司直明
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
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
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
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
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
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
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
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
馬器幣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
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
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
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
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彌多差闊愈甚臣輒合
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
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覈得失仁
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
詔頒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
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

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重績卒年六十四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為司天監每為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為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為司天監蜀亡仕唐為星官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晉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漢隱帝末延義假數術贊成之周太祖因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為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26 v.13

五代史卷第五十八

歐陽　修　撰

徐　無黨　注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第一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

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
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
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
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
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
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
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
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
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
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五代之初
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使更造
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
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
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
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秖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
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
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
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
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
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

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授時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自唐之季凡歷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汩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行得期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虛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

通法進經法得七十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
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
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
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
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
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
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
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
為中數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日月皆有
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

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
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疎遠而多失今以
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纏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
日也一日之中分為九限消息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
可謂審矣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
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
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
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
至前後減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內半在黄道
外去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出黃道外俱斜若正交
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出黃道反直若正交中
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秩六一至二分遠近以考
斜正乃得加減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議蓋亦知而未詳
徒有推步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
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
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五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
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古諸曆分段失實僅能準
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
行度為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驗日行分積
以為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
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
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
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其理
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黃道之斜
正天勢之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臣
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云自司天下視小術不能宣其
大體深為率揚之至義撰假用以安推驗於是乎交有逆
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以為曆有九曜以為注曆之常
式今並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

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
卷以為欽天曆[illegible]恭惟皇帝陛下[illegible]欽若昊天[illegible]一考曆象日月星
辰唐堯之道也天道[illegible]遠非微臣之所盡知世宗嘉之詔
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
萬八千四百五十一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六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五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　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七百六十　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　一千八百四十四　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五百二十二　四十

朔策二十九　三千八百二十　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　一千五百七十三　二十五

朔策七　一千七百五十五　七
周紀六十　[illegible]八分四　四十
辰則六百　八氣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
十六度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
度參一十度
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
度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
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
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得所求中氣日辰及分杪
也以氣策累加之杪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

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筭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乘損益率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筭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黃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強亦限率空其率十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

殺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
度為分經法而一為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
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為黃道宿及分就其分為少太半之
數

黃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
以統法通之以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為分
盈統法為度用減赤道日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黃道
宿度及分也加歲差以黃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
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入分減去半法餘為後分不足反減之為午前分以乘
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黃道日度
為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統法約日躔分以之為統法從度依
宿次命之即所求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為午中入盈曆日分六夜午後者
以午後分減歲實為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
即去之盈縮互命為每日午中入曆也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爲分分
十爲寸用損益乘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
下晨分即所求晨昏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
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二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法
除爲辰數餘滿統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
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入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
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晨分減之餘爲辰數滿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
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分又五約之爲
籌用分用累加甲夜辰刻爲各辰刻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
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因日行分乘轉率統法除之爲昏中分盈縮法

為度加午中日躔為昏中星減之為曉中星

赤道內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加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
內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內外互命即得黃道赤道內
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北極度分以二百六十通之為步一千七百五
十六除之用此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為其地數中北
以赤道內外定數內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之十和乘之一百二十七除為天用分置之以
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五百為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
如晷法而一為所用分相從為晷數分中為寸即得其地
寸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以通數乘之以千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減中數而一以乘
二百六十二二百五十分之為漏去通數乘於上并赤道內外
數於下以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為漏分并赤道內以減
赤道外以加六百二十為其地晝分減統法為昏分
置晝分為晝刻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

辰刻昏積分是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 九

交率二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 三千一九百九十三 九

交策二十七 一千五百二十七 九十七 五十六

望策十四 七千五五百一十 一十四

交中十三 四千三百六十二 九十八 七十八

離朔一 六千二十七 一十九

交朔二 二千二百九十二 三十 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不滿離統法而為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朔策以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之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為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所得以損益其限朓朒為定

數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盈縮朓朒加減經朔弦望常分為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若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令虧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為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illegible]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為定朔加時入[illegible]

[illegible]之各命以冬夏至之[illegible]外即所求也

月離入交

置朔積分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為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為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行除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黃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為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黃

道宿度也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黃道六度變從入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黃
道入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入節後第一限之宿為月行
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為月行其節第一道即以所
起限為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入節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
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入般半交之宿自後亦九
限初率入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
率入後與黃道相會謂之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
各置其限度以限率乘之為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
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
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為黃道
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減中交前後冬至
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為加中交前後
月正交後出黃道外中交後入黃道內
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黃道外秋分之宿
差為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黃道內秋分
皆以差為減四約泛差以黃道差減之
交前後各九限皆以[illegible]加[illegible]合九限皆以[illegible]
減以黃赤二差加減黃道宿為九道宿次然其分為少太半

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黄道宿度各以所入限準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為定差用求黄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入轉中加之為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離度命以其道宿次即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所求也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為前不足返減為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紀法為度為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為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
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為加不足反減之為減
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為定度累加晨昏
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也
月去黄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已去之月行陰道皆以
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為
分滿經法為度行陽道在黄道外行陰道在黄道内即所
求月去黄道内外度也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為交後以上用減交中
為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為距交分消視距交分陽道四千
三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
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食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為
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減半統以上加之
朔定分為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

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
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為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為
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
赤道內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為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
千二百八十七為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為
二分前八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為
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為二至前各三為之
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為黃道
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為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為陰道定準減中限為陽道定限不足減
者反減之為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為
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為距食分定準以下雖
曰陰道亦為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為距食分其有限外
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為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
交分定限以下為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為距食分

各置距食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
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者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
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
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
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
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自
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
百五十六以下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
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
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
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餘七除之以減五
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
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
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為定用分以減
朔望定分為虧初加之為復末加時復分如食甚術推之
得虧初復末定分乞甚末定分各皆辰則除之為辰經
法除之為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日月行陽道則日
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
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
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陽道斜正也陽道
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
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九道斜正也
黃道北常數所偏差少九道北黃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
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
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其所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食甚定分已下即帶食
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為帶
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為帶
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

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約之爲帶分之大分以約餘爲小分

冬至初甚朱定入分晨分已下以晨分加分減之皆爲見用分而以爲更數除爲周

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變率二百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五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九百[illegible]

周策三百九十八 六十三[illegible]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illegible]	二[illegible]
順疾	九十	一十六[illegible]	一十一[illegible]
順遲	二十五	二[illegible]	一[illegible]九
前留	二十六[illegible]		
退遲	一十[illegible]	一[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illegible]	一[illegible]七
退疾	二十七	四[illegible]	一二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illegible]	[illegible]

後留	二十六二十二		
順遲	二十三	二 九	一 三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 八十三	一十一 十二
夕伏	一十七	二 二十七	二 二十四

熒惑

周率	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	一十一
變率	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	七十一
曆率	二百六十三萬九千七百六十	空
周策	七百七十九 六千六百二十二	一十一
曆中	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空

段目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 六十八	五十 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 三
次疾	七十二	四十六 六十九	四十四 一
次遲	七十二	四十 二十五	四十二 六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 四十九	一十八 八十
前留	八 八十六		
退遲	一十一	一 五十八	空 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二 二十
退疾	二十一	七 四十六	十二 四十四

退遲 一十六 一五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卒九
順遲 六十一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遲 六十一 四十二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七十二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日三百七十八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九十
曆率三百六十五萬六千七百五十九 九十
周策一百七十八 五百七十六 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九 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
順遲	一十九	空五十三	空二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 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 四十三 空 二十四
後留 三十七三
順遲 一十九 空 六十三 空 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 三十八 三 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一七 一 二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 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 六十 五百四十三 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 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二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五十七 一百二十六 [illegible]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 七十七二
次遲 三十二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六十二 一十一 二十四
前留 六 六十九
退遲 四 一十二 空 三十二

退疾	六	三十五	一千二
夕伏	七	四十一	一三十七
晨見	七	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十五	二十二
退遲	四	一十二	空 三十一
後留	六 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二十一 五十	一十一 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 一	二十二 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一 三十七	七十七 一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五十一 五十七	一百一十八 二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 四十	五十一 七十

水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 三百二十五	五十二
變率八十二萬四十三百二十五	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	四十四
同象一百二十五 六千三百二十五	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八十	二十三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二十七	二十四 一	二十九 五十四
順疾	二十一	二十八 二十四	一十六 四

順遲	二十六四三	十一四三	三十七下
前留	二全入		
夕伏	一十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全入		
退遲	一十六	十二四三	十十下
遲疾	一十一	一十八西	一十六四
晨伏	二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

中日中星

右具氣積以五星周率除之為周數不盡為天正中氣積合用減歲氣率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為前年天正中氣後入各以統法約之為日為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為度曆中以下為先以上減去曆中為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並先減後加之即各為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黃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為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為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為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為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為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為平行分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為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為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為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遲疾行分為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為遠遲行分也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分以前段末日辰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以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為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為差率以其段初行昏後夜半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為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為其段初末行分置初日行分順加日差者多則減加少則加之減之為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為[illegible]昏後夜半[illegible]宿度也

[illegible]昏後夜半[illegible]

日初日累[illegible] 求日數以[illegible]多用加七
用識初日行[illegible]其日行分[illegible]初日而[illegible]之以所累
乘之用順加[illegible]歲其段初行[illegible]後[illegible]即所求
數[illegible]

[illegible]策五	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卦策六	六百二十九	三十四
外策三	三百十四	六十七
維策十	十二百五十八	六十八
氣盈一千	三	二十五
朔虛二千	十九	七十[illegible]

氣

冬至十一月中	[illegible]結	麋[illegible]解	[illegible]水
小寒十二月節	[illegible]鄉	鵲[illegible]巢	雉[illegible]
大寒十二月中	雞乳	鷙鳥厲疾	水澤
立春正月節	東[illegible]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二月節	[illegible]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三月節	[illegible]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三月中	[illegible]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五月節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六月節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六月中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七月節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七月中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八月節 鴻鴈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坏戶 水始涸

寒露九月節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菊有黃華

霜降九月中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為蜃

小雪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坎初六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小寒坎九二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坎六三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坎六四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坎九五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	坎上六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震初九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	震六二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震六三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立夏	震九四	侯旅外	大夫師	卿比
小滿	震六五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內
芒種	震上六	侯大有外	大夫家人	卿井
夏至	離初九	公咸	辟姤	侯鼎內
小暑	離六二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	離九三	公履	辟遯	侯恒內
立秋	離九四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	離六五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	離上九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	兌初九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	兌九二	侯歸妹外	大夫无妄	卿明夷
霜降	兌六三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兌九四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兌九五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	兌上六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七十二候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侯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

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没日

置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變大十五已上者用减統法為日没分通氣策以乘之分為而一滿統法為日用加其氣命之即所求没日也

滅日

常朔分朔虛已下者為滅分以朔率乘之朔虛而一盈統法為日以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存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以成一家之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為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長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

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增損分秒而已至
朴亦能自為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為盈縮二曆分月
離為遲疾以二百四十八限以定晷數二斷以審朓朒而朔
望正矣校赤道九限重其率數以步黃道之行日躔而度
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校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
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
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時刻齊矣雜星行
之常順伏留復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亦不能宏深簡易
而徑急以定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而敘史之臣皆
如此略見者備以考之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372387 v.16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司天考第二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於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豈異其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

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
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
考者可以知焉
開平二年五月熒惑犯上將四月地震四年十二
月庚午月有食之乾化二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
月客星犯帝座三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
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于張甲戌彗
出靈臺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
衆星交流丙戌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
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
之甲子熒惑犯右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
執法己巳太白晝見　庚申衆星流自二更
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
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
月甲寅地震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
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
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
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
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
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

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十月掩右執法十一月丁丑月
壘西火大戊寅日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
月掩庚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星犯二月辛卯熒惑犯
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午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
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
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
犯五諸侯九月壬子太白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
將十月[illegible]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
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
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

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
庚子癸巳月入羽林自四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
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間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
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
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
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星月掩房十二
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
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日食火土合于斗三月
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
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庚元

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鑰八月己亥月犯
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隕十一
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一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
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
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
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星犯靈臺九月丙戌衆星交
流丁亥衆星交流而隕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
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閉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
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
亥太白犯壘壁陣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

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
未雷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
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
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
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天福元年三月
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十月丙寅月有
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
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
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
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日有蝕之六

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
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
熒惑犯亢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
庚子月犯房開運元年十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
昴己巳熒惑犯天鑰 月戊子日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
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
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
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日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
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
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
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
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
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天福十二
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
壬子雨木氷辛酉雨木氷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氷乙亥
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乾祐
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
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後星八月乙酉鎭犯太微西
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
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

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勾己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illegible]甲寅月犯昴三年一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illegible]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戶四月甲[illegible]歲犯鉤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折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罇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為天鼓當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illegible]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沒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

中常七八其占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 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 四月庚戌大霧上有蒼白二虹 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示異者也至於吳火出杉林江水中 蜀天鳴地震 類皆其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

中宮已入其變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入霧上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示異者也至於吳越火出楊林江水中蜀天雨毛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五代史記卷第五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職方考第三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

則遂帥帥彊則叛上之地為其並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國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劉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為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羈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

處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州	梁	唐	晉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晉昌	有	有永興
兗	有泰寧	有	有	有	有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	有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武寧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illegible]	有[illegible]	有[illegible]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歸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輝州	有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	有	有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	有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	有	有	有	有
襄	有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蜀	有蜀	有	有	有
鄧	有宣化	有威勝	有	有	有武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	有	有	有	有	
中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	有	有	有	有	
孟	有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晉	有	有	有	有	有	
絳	有	有	有	有	有	
陝	有	有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	有	有	有	有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	有	有	有	有
耀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解					有	有
邠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有	有
鄜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 [illegible]	有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夏		有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 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威		岐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 彰義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
秦	岐 雄武	蜀 天雄	有	有	有	有
成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階	岐	蜀	有	有	有	有
鳳	岐	蜀 武興	有	有	有	有
乾	岐 [illegible]		有	有	有	有

魏	有 天雄	唐有 鄴都	有 鄴都	有 鄴都	有 罷都
博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有	有	有 永清	有
衛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有	有	有 鎮寧	有
相	有 昭德	唐有	有	有 彰德	有
邢	有 保義	唐有 安國	有	有	有
洺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磁	有 改曰惠州	唐有 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鎮	有 成德	唐有 成德	有 順國	有 成德	有
冀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有	有	有	有
定	有 義武	唐有	有	有	有
滄	唐 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 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 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莫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 世宗置
霸					有 世宗置
幽	唐 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 [illegible]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 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 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 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 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 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 鴈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 永安	有 [illegible]軍	有 永安
并	唐 河東	有 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 昭義	有 安義 昭義	有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 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黃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蘄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信錄
壽	吳 正忠	吳	南唐	南唐	有 正忠
海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
潤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吳 閩家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吳 武昌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洪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吳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有	吳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	南唐	南唐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泉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福	閩（威武）	閩	吳越	吳越	吳越
杭	吳越（鎮海）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越	吳越（鎮東）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蘇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湖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溫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台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明	吳越	吳	吳越	吳越	吳越
處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吳越

衡	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吴越
婺	吴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吴越
睦	吴越	[illegible]	[illegible]	吴越	吴越
秀		[illegible]	[illegible]	吴越	吴越
荊	南平 [illegible]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illegible]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 永平	有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 武泰	有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 鎮江	有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 昭武	有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後	蜀	蜀	蜀蜀
梁	蜀 山南西道	有後	蜀	蜀	蜀蜀
洋	蜀 武定	有後	蜀	蜀	蜀
潭	楚 武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 武平	楚	楚	楚	周行逢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敘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龔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寧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横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欝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光緒十三年刊

雄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晉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晉廢爲晉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

德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罷

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為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故京兆府華原縣唐末李茂貞建為耀州置義勝軍梁末溫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為崇州義勝曰靜勝後唐復為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
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唐晉曰廣晉漢周復
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晉天福元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
遂入于晉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晉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梁置保義軍節度領邢洺磁三州是時
孟方立為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潞州
入于晉方立自邢州為昭義軍節度其後邢州
晉之爭或入于梁或入于晉梁以邢洺磁三州為保義軍
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
成德晉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
彰國軍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晉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威餘唐滅梁
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

廬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
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
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
陵府曰荊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
府曰山南西道涇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
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
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偽改置之名不
可彔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

濮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鄄野鄆城兗州之任城單
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
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
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
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二縣爲
屬而治解
威州晉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馬嶺三

鎮為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為
通遠軍五代置軍凡皆寄治於縣地殊州故不別出然五者物務之名不載於地理至宋朝軍政始自爲一屬縣與州府並列矣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天縣
磁州晉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置弓高周顯德三年廢為定遠軍割其屬安陵
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為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為名初五代之際置榷鹽
務於海傍後為瞻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為
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為
屬而治歸義
覇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
州之大城為屬
通州本漢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
升為靜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靜海海門二縣為屬而
治靜海
筠州南唐李昇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為
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為屬而
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illegible]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吳越王錢元瓘以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illegible]割[illegible]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illegible]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illegible]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illegible]唐[illegible]五縣還其故[illegible]晉升汴州爲東京後割五縣隸焉

雍丘晉改曰杞[illegible]

滎陽故屬鄭州[illegible]割[illegible]

葉襄城故屬許州[illegible]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illegible]州[illegible]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illegible]唐復[illegible]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illegible]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illegible]隸[illegible]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illegible]

義軍節度[illegible]唐同光三年割隸耀州

平涼[illegible]陷吐蕃權於平涼[illegible]渭州而縣[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京之安國鎮[illegible]置平涼縣

臨潢故渝州舊不見州陷契丹權於臨潢晉置於州西
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慶州
鄜州咸寧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慈州仵城呂香周廢
大名府大名唐改曰貴鄉後唐改曰興唐晉改曰廣晉漢改曰大名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illegible]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蘇州吳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唐以天長為軍六合隸雄州周復

襄陽故屬鄧州周置忠勝軍

漢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鄧州臨湍晉改曰臨瀨省入穰向城周廢

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晉改曰漢東漢復舊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長舉後唐廢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没其州名若今京兆本節度軍名而今領守臣遂曰知京兆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為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于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廢而復置或還或隸而五代世其所遷變

[illegible]以吳太伯[illegible]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註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攘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强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蠻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

眞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以其所[illegible]云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註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峩巍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彊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

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為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
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盜起行密以為盜見獲刺史鄭棨奇
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為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
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為
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
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為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
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
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為其將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
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
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乃壁揚州城外

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爭入營收實行密
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
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
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
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
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
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為其將孫儒所殺
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以新集之眾守
空城而諸將多歸降人非有恩信以力制而心服之者
今儒所攻必克此其持兩端

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霸之不為孫儒用行密乃以書
令刀霸霸率其兵民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袁襲曰吾以
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
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
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并其兵以攻
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袁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
廩完實可為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袁襲曰
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
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
彥已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為人非公之敵
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
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
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
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
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
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
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
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
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
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

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
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為親
軍是歲復入楊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
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
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遂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
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為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
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
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
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
走還至渒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
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
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
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
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
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
軍以弘鐸為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為昇州刺史
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
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為鄂
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荊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

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
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
十萬復為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
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遺神福
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為大
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
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
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
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
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頵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

錢鏐為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頵攻杭州垂
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于廣陵行密
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
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襲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
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
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
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
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
誠善射皆為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
當仁義之五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

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
仁義猶豫未決戊章乘其急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
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
密陰疑之乃陽為目疾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
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
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
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
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
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
固縱之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
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
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為太祖武皇帝陵曰
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為宣州觀察使右衙
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
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
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
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
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
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

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為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岳觀察使劉存岳州刺史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欲活之存等大罵曰吾與汝戰實賊耶吾昔為汝下今日之敗乃天也義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殺豈負楊氏者殺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　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五月溫顥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語羣下曰能反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羣下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

渥為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殺
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
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圖耳
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
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
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
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
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
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教如內
稱中旨諭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
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
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
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
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
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衙兵
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止之
易也明日從顥過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
飯之恩況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
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

行行軍副使李承嗣歸吳張顥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
客夜刺殺之上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
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
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吳
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攻隆演召
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恥
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
而下多專命亦若必見任願無用偏將乃請兵七千戰
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楚仔倡奔吳越錢鏐遣全
諷至廣陵隆演以其諸將曰先王攻趙鍠全諷屢以饋給之令
釋不殺初全諷嘗以兵要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
請曰聞公欲大舉顥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陳兵與茂章
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王見吳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
下將耳然得吳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八年徐溫
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
勳位已高頗輕溫溫得其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
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
受命再用圍之攻漢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
公若欲反可斬蕘以示衆若本無反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
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遣責遇何其逆殺之并族其家九

年溫率將吏請隆演侍中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為行軍司馬
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璋攻楚岳州執
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錫梁遣王
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丘十二年封徐溫齊國公兩浙
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為行軍副使秉政而大
事溫遙決之是歲潛福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燎十三年宿衛
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子門橋知
訓與戰頻卻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
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
年徐溫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

韶攻之不克復命劉信伐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
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
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
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
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
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
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
攜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為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
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
闔踰垣折其足遂自剄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

家兵至天興門閽瑾所在閽瑾死乃遷徐溫疑志誠助瑾
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偽從湖南境上來告寧
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
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
溫奉王冊寶綬尊隆演即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
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為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
密為孝武王廟號太祖渥為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為左僕射參知政事
嚴可求為門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為
翰林學士盧擇為吏部尚書李宗陳璋為左右雄武統軍
柴再用錢鏐為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為內樞密使劉
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
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
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
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
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為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
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請金陵見溫
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
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為辭今聞
河上之戰梁兵屢敗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

先建國以自立溫寧欲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廹隆演僭
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
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
曰宣帝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
公濛次當立而徐氏專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降昇州
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
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溫太
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
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
以對皆如所授四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
爲迎鑾鎮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
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
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
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銳首百步謂昭文曰
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以穿
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
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薨五
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其文
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

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荊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史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軍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豫章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二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

陵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
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昇元六年
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女
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
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盌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絕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為盜行密起合
肥以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
雄獨溫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溫頗與其謀嚴
可求謀教行密陽為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
謀議及行密病平生諸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溫居帳下遂
預立渥之功及殺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
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為盟溫猶疑章不果夜半
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溫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
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溫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溫因盡殺紀
祥等歸殺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氏悸而
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
隆演立溫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
怒溫用事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
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

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被執溫聞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原過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黃六州為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知訓為朱瑾所殺溫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說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七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譖信逗留除縱全播意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歙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卮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溫患吾信至廣陵以為左統軍託以內備遂奪其地溫客有見信者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畫策知祥長於財利溫嘗以軍事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駱溫亦自喜為寬許能得吳人之心初楊行密破趙鍠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

取餘國作糊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吳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溫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忠武。李昪僭號，號溫為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為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毀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毀其墓以報之，行密歎曰：「儔以此為惡，吾豈復為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為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溥已下，政在徐溫。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弒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illegible]吳錄[illegible]國志皆以行密以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晉天福二年為李昪所篡，凡四十六年，而舊唐書、舊五代史皆云大順二年入揚州，至天福二年，四十七年。吳錄，徐鉉等撰，[illegible]江南所記宜得其實，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所[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372388 v.17

昪音便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南唐世家第二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為人溫厚有謀為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昪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為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
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昪泚等六州為屬溫聞昪理
昪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
而還昪潤州刺史昪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
知訓為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
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昪事徐溫甚孝謹溫
嘗罵其諸子不如昪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昪
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
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後以昪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
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其謀告昪昪起遯去知訓以劍授
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舉示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
昪責以彥能為撫州節度使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
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
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
等為謀客士有羇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
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
進蓋必卻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遙秉
大政而吳人頗已歸昪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溫行
軍司馬徐玠數勸溫以己子代昪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
代昪秉政會溫疾亟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為昪謀誣知詢

以罪斬其黨會溥問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昇太尉中書令太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溫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昇東海郡王昇照鏡見白髭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天人昇黜宗爲池州刺史吳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常不平及昇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罵曰我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遂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五年昇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昇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昇國號齊改元昇元昇以冊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冊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溫爲忠武皇帝封子景通爲吳王景遂吉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能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慚悒而死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宮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宮使以嚴守之徐氏諸子請昇復姓昇謙抑不敢忘徐

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昪昪自
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乃
自以為建王四世孫改其詔號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
四代祖恪為孝靜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為孝平皇帝廟
號成宗祖志為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
宗奉徐溫為義祖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縣主以門
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
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銅橋楊溥卒於丹陽宮溥
子璉為吳太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公
主女聞人呼公主必悲泣因流涕而辭宮中皆憐之昪以
璉為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
上帝於圜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昪曰尊號非古也不許
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
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
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於昪昪遣鄂州
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戰安陸
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
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昪致書高祖
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昪以甲士臨淮

拒之乃止六年吳越國火焚其宮室府庫甲兵皆盡羣臣
請乘其弊攻之昇不許遣使弔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吳時
素爲敵國昇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
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吳敗將遂通好不絕昇客
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昇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昇
志在守吳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吳人亦賴以休
息七年昇卒年五十六 諡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
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景初名景通昇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 溫死昇專政以
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昇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
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徐玠等在廣陵輔楊溥昇將篡國召景歸金
陵爲副都統昇立封齊王昇卒嗣立改元保大尊母宋氏
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
景達爲鄂王景遂前未立爲保寧王秋改封景遂齊王諸
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昇柩
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弘冀爲南昌王江都尹冬十月破
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
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往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
事我是時南海劉龔死子玢立嶺南盜賊起羣盜千餘
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乃推爲帥遇賢自

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羣盜皆絳衣攻剽嶺南
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度嶺陷南康節度使賈浩不
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眾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
洪州營屯虞候嚴恩通事舍人邊鎬將兵攻之遇賢問神
神不復語羣下皆懼鎬執遇賢以降景以馮延巳常夢錫
為翰林學士馮延魯為中書舍人陳覺為樞密使魏岑查
文徽為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諂
佞用事吳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聽
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決惟陳覺查文
徽得奏事羣臣非召見者不得入給事中蕭
儼上疏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朝三
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眾賢之謀故延接疏遠
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任
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絕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顏色
因泣下嗚咽景為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
令初宋齊丘為昇元勳舊篡楊氏最有力及成事乃陽入九華
山昇元中召之乃出景嗣位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為洪州
節度使景立復召為相陳覺魏岑等皆為齊丘所引用而
岑與覺有隙讒覺於景覺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為鎮南
節度使齊丘不得志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

陽公食青陽一縣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弑其君
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
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
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
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至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
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黄紹頗皆送款於
文徽四年八月文徽果勝克之汀 泉漳四州景分延平
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
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爲清源軍節度
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猶在
不若乘勝盡取之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
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慙遂至建州矯命
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
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
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
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
仁達覺等爭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吳越兵先戰大敗而
走諸軍皆潰歸罪於延魯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
方爲宰相宋齊丘自九華召爲太傅爲請解之乃流覺

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
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
等喪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
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
直景大怒自草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為
少傅岑為太子洗馬五年以景遂為太弟景達為元帥封
齊王南昌王弘冀為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
尚書賀潭報聘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朱元來求
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撫使出攻沭
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illegible]以中國[illegible]
多送款於景[illegible]淮北海泗諸州招納之八年福州
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illegible]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
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
出迎誨曰閩人多詐[illegible]宜[illegible]徐圖之文徽曰久則
生變乘其不定急取之留誨[illegible]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
徽被擒誨與越人戰[illegible]大敗之[illegible]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
越越亦歸文徽[illegible]王馬希廣為其弟希萼所殺希
萼自立九年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
楚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鎬入潭州希崇率馬氏之族
于金陵景以希萼為[illegible]節度使希崇為舒州節度使以邊

鍋為湖南劉[illegible]年分撫州高[illegible]清江萬載上高四縣
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為左右僕射[illegible]平[illegible]廣州劉晟
乘楚之亂取桂[illegible]張[illegible]之不克楚地新
定其府庫空[illegible]以克楚為功不欲取費於國
乃重斂其民以給軍[illegible]皆怨而怒其將劉言攻邊鎬鎬
不能守遁歸[illegible]大火踰月十二年[illegible]大飢民多疫
死十三年[illegible]月周[illegible]南征[illegible]詔曰[illegible]爾淮甸敢拒大邦盜
據一方僭[illegible]代[illegible]海[illegible]而乃招納叛亡朋
助兇逆[illegible]全之據安[illegible]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邊
[illegible]
復幽直可知[illegible]約誘契丹入為邊患結連并寇[illegible]我世[illegible]
惡難名入 神共憤乃以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
是時宋齊丘[illegible]為洪州[illegible]使[illegible]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
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illegible]州[illegible]彥貞以拒周師李穀曰
吾無水戰之具而[illegible]正陽浮[illegible]則我背腹受敵乃
焚其[illegible]正陽[illegible]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
曰吾軍[illegible]唐兵[illegible]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
宜急擊之劉彥貞[illegible]退[illegible]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
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illegible]彥貞之兵施
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

鐵[illegible]于淝周兵見而知其然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
之陽從浮橋于[illegible]仁贍拒守爭之不得而周師取
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朗奉書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
周皇帝効貢賦比兄事之[illegible]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
州刺史張紹[illegible]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弃城走延
魯削髮爲僧[illegible]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
儁降周景益懼[illegible]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
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御服[illegible]牛五百頭酒二
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
世宗不[illegible]

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以州降周十四年三月景又遣
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謝罪且服世宗猶不荅
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
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
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
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
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
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
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能
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

人於陰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悅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redacted]蘇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陸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議諸將閉壁毋得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自于濠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并揚州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爲負糧以送周師五年正月景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攻下紫金浮橋于渦口以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之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

軍士作揵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克于楚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
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
而焚之城壞彥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
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恥自
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
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
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之水
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為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
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船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

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
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
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
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
泗楚光海等州已為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黃畫江以為界
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初
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虛實不對世宗怒
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
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
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謨面陳願傳

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
侍郎延魯戶部侍郎初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宮禮
部尚書常夢錫自昇元中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
立延魯等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
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
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死由李徵古等
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宋齊丘黨也與李徵古相厚素有
隙覺嘗奏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徵古之謀
勸景誅徵古以謝罪景數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以謨
也解臣乃遣謨入朝問覺言不即割地者非徵古之謀
世宗大驚曰覺能爲誅謨是忠于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
言覺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徵古以還青
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封燕王冀爲太子景困
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
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九月太子冀卒
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
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
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
城隍治兵甲爲子孫計景因營緝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
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

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
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
輒懼發疾卒六月景卒年四十六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
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
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為人仁孝善屬文工
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
卒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為太子留監
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
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
王從慶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遷中書侍郎
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以下無職事者日二員
待制於內殿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
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
懼以為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
因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
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為節度使乾德二
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
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
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儀

宣城公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勸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羣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將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

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高談不恤政事六年內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七年太祖皇帝遣使召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

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詔惟其區區攈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據湯悅所纂江南錄云景以保大十五年正月改元交泰是歲盡獻淮南十四州畫江爲界保大十五年乃周顯德四年也按五代漢史及世宗實錄顯德四年十月壬申世宗方復南征五年正月丙午始克楚州二月己亥景始盡獻淮南諸州畫江爲界書是保大十六年也悅等南唐故臣記其目見之事何其差繆如此九國志年號諸之類但以悅書爲正不復參較遂皆差一年至三淡景家閩國是保大四年江南錄書於三年所差一年乃已則閩世家注或誤景立四年而國元則滅閩國當爲三年周取淮南當爲十五年不差但江南錄誤以景立之年爲元故保大所以常差一年也今知不然者以諸書參較閩人殺王延

義當晉開運元年閩師始改南唐書顯德二年璟景改初立之年即改元則開運元年為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為保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保大十一年周顯德元年為保大十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倫而悅等書誠王氏劉淮南自各差二年亦舛昪自晉天福二年竊國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為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為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為八都都將十人建與晏弘皆為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

羲當晉開運元年閩錦始以南唐書顯德二年謂景以
立之次年改元則開運元年爲保大二年顯德二年爲保
大十三年今江南錄書保大元年爲晉開運二年周顯德二年爲保大十
三年則是景立之年改元不待逾年而悅等書誤王氏劉淮南
自爲注二年亦昇自晉天福二年竊國
至皇朝開寶八年國滅凡三十九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前蜀世家第三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顙狀皃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黄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

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
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晉暉韓建張造
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
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
還長安使建與晉暉等將衛神策軍宿衛光啓元年河中王
重榮與令孜爭鹽池重榮以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
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
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煙焰中過
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僖宗已至
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兩川節度
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
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
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
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
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
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
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
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使
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
進攻學射山敗敬瑄將句惟立遂攻彭州敬

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以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
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
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立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
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
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
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
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指揮使久之
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
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
靖難京師以寧根本此外國不足以留公昭度猶豫未決
決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
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
去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山行章屯廣都建擊
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
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
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
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
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
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
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

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後止建還敬瑄于雅州
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大順二年十月
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東川顧彥朗卒
其弟彥暉立唐遣宦者宋道弼賜彥暉東川旌節緜州刺
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彥
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
已破厚彥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兵也簡等擊
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緜州以唐節印還道弼而出之彥暉
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
月宗滌敗彥暉于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
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
使王肇以其地降于建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
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
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
授建南州刺史以郯王爲鳳翔節度使徙李茂貞代建爲
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
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illegible]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
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而有此死者當齒此劍
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其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

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
川之地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州以兵侵建天
復元年梁太祖以兵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
圍之茂貞閉城距守踰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陰遣人聘茂
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等將兵五萬聲
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密而武定節度使拓
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荊南
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
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
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天復六年又
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
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皇見萬歲縣黃龍見嘉
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
建乃即皇帝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
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
史中丞張格王鍇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
而富當唐之末人士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
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
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

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
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並
見信用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為
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為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為子
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膺等稍長
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為大司馬總六軍
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
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為樞密使
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
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
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
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
之并騫賜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為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
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
穗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
月大赦改明年為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為衆所圍而
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
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為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
為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為
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

年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
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
于蜀而埋之三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
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
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
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柰何卑我如夷狄建
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絕兩國之
懽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
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龜龍見文州十二月黃龍
見富義江三年正月麒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
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道襲元膺建次子
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
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
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馳
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
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
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
之師唐道襲建之嬖臣也元膺易之屢譏于朝建懼其交惡乃
罷道襲樞密使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道襲歸元膺廷疏其過
失建益不悅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

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
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
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集王入建以問之集王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屯
營軍入衛元膺初不為備聞襲召兵以為誅己乃與伶人
安悉香軍將喻全殊[illegible]于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
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
武門襲中流矢墜馬[illegible]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
[illegible]貴去元膺匿躍龍池艦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
告建遣宗翰招諭之[illegible]翰未至為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

子鄭王宗衍為太子白龍見邛州江四年荊南高季昌侵
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
宗訓冬南蠻攻黎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
麟見昌州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
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宮室遣王宗儔等攻
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于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
於是以其族來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
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
羣書以實之以內樞密使毛文錫為文思殿大學士黃龍
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元十二月又改明年元曰天漢國

號漢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一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
復國號蜀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多內寵賢
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
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
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聞建疾
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
建因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
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
太子立去宗名衍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
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
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
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
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詞元
膺死建以豳王宗輅皃類己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欲
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
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
太子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
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
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

以教令責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
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衍年少荒淫委其
政於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
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
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
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為言
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耳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
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
競為小帽僅覆其頂俯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為不祥
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遊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
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
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 更施朱粉號
醉粧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
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 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
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
德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為聖德明孝皇
帝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
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
命三年正月還成都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

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羣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綿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綿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宮魏王繼岌至城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偽宰相
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
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
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
一國迎降反以為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
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
義不受辱遂就死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錄為養子建攻
顧彥暉宗弼常以建謀泄之彥暉者彥暉敗建待之如初
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
弼以蜀所寶奉魏王又賂崇韜求為西川節度使魏王曰

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為居數日為崇韜所殺宗壽許州民
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為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為人恬退
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為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為太
子太保奉朝請以疾求養氣自娛衍為淫亂獨宗壽常切
諫之後為武信軍節度使魏師入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
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
以蜀略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
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
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為保義軍
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

[illegible]安南三[illegible]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祛
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
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
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為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
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為物也以不見為神以升雲行
天為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
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為妖矣鳳皇鳥之
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
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為
美後世因以鳳來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為瑞哉麟獸之
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
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
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
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眾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
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
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
說興乃以麟為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
常出於舜以為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illegible]

其非瑞亦明矣麟之爲物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池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貢於卜官者用適有宜尔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者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不惑者有以悟焉

年入成都爲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僭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今以爲定德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建號改元者謬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為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為左教練使莊宗為晉王以知祥為中門使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後蜀世家第四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他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

遷爲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
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
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
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
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内府珍
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歎曰繼岌前
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
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弃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
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奇珍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
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
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
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
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
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
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
軍七萬余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初魏王之
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
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
知蜀所餘錢是冬以知祥加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爲
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

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決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綿州瓚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是

歲唐師伐荊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
千戍夔州已而荊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
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
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明
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
祥覺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
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
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
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
急是歲以夏魯奇為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為保
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綿州刺史仁矩
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
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
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
良以謂宜合從以拒唐知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
遣節度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
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
重誨信言事者以為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
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
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衆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

洎攘士卒皆爲之歡躍明日趣舉兵反是秋明宗改封瓊
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
無遣使就藩封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
岳爲冊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
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
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
別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
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
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
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搖矣
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
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彥超代將其兵
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
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敬瑭乃班
師利州李彥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
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
趙季良爲留後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
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置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旣
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
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以謂致知祥等

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奏軍
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
恙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
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
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
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
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雞距橋
知祥得璋降卒衣以袍袴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
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
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
敗走過金鴈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
古豈有殺父而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
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
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
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
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
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
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
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

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
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行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決而璟至
蜀知祥見璟倨慢九月璟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
等為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
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為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
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四年二月癸亥
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
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冊封知祥為蜀王而趙
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
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
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為司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昊為
翰林學士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
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
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
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為壽知祥手緩不能
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為文武聖德
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為兩川節度使昶為行軍司馬知

祥潛竄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祕未發趙王廷隱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絕非望泣無益也廷隱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多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昶乃止昶好打毬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逾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廣政九年趙季

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
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
法厚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
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
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是時契丹滅晉漢
高祖起于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
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
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
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
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
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
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
謀殺思謙而藻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
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十二年置吏部三
銓禮部貢舉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
子玄喆秦王判六軍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
雅王仁裕彭王仁操嘉王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
勳爲雄武軍節度使周師來伐昶歎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
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
至德陽聞周兵至懼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

道一言昶愁懣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
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
者聘于南唐東漢以張形勢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
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于世宗世宗怒
昶無臣禮不答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
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
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
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
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
追封遂王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為皇太子昶幸晉漢之

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
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荊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
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為邊吏所得太
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
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昶治第一
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昶遣王昭遠趙彥
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為童
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侍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
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
立以為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以樞密使權重難

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事無大小一以委
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嘗爲昶言昭遠
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
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
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
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
劍門玄喆載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
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
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
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
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彥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
亦逃歸劉光乂攻夔州夔州守將高彥儔戰敗閉牙城拒
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彥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
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彥儔不許
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
右老將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
之昶歎曰吾與先君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
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耶乃命李
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
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

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贈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自愛無戚戚思蜀他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所欲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第具國史

知祥興滅年數甚明諸書皆同蓋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皇朝乾德三年乙丑國滅凡四十一年惟舊五代史云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凡止四十年者誤也

卷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9 ?18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南漢世家第五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御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兵攻殺瑤迎知柔知柔辟隱知留司馬其後徐彥若
代知柔爲節度副使軍政彥若卒軍中推隱爲留
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
中二年兼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
書令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
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
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
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
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胤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
巡官曙唐太學博士光胤以避亂往依隱隱以

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唐
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恥以星術事人嘗
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客南海隱
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建國號陳吉凶禮法爲
國制度略有次第皆用此數人焉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
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
龑初名巖更名陟龑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
妬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
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爲己子及
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隱爲行軍司馬亦安容

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龑代立乾化元
年除清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二年加檢校太
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封南海王唐末南海最
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
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
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
年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
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
所轄者光稠子之度也以進攻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
而可以計取隱不聽果敗而歸龑以兵擊劉昌魯大敗之

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
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龑取容管逐巨昭又
取邕管隱龑自梁初受封爵奉正朔而已貞明三年龑即
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
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潜為兵部侍郎李
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平章事
光胤自以唐甲族恥事偽國思歸龑乃習為光胤
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
胤驚喜為盡心焉龑性苛酷為刀鋸支解刳剔之
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呼人以為真

數屢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二年祀
天南郊大赦境內改國號為漢龑將僭號懼王定保不從
遣定保使荊南及還龑恐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
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
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三年
冊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四年春置選
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為常七年唐
莊宗入汴龑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虛實稱大漢國
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又性好
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
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夷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是歲
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
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綠紋攀金裝刀封歸仁
慶侯食邑一千户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龑與游
燕賦詩龑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之八
年作南宮王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龑初名巖又更
曰陟九年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又更名龑以應
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云滅劉氏者龑也龑乃採周易飛
龍在天之義為龑字音儼以名焉四年交州人以舟師攻封
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內

改元曰大有。遣蘇章以神弩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絙沈賀江中，為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逆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絙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庭，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進遁歸。漢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五年，封子耀樞為雍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晉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恩王，洪邈高王，洪濬同王，洪ㄨ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照宜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九年，遣將軍孫德成攻蒙州，不克。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羡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羡求救，龑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羡，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礙橛不得復，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龑病，臥寢中，召右僕射王翻，益以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傳

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亦因泣下歔欷翔為龔請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為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龔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爭之禍始此矣乃止是夕卒洪度立而改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為皇太妃以晉王洪熙輔政玢立果不能任事龔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裸男女以為樂或衣墨縗與娼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督兵討之洪昌洪杲戰敗於錢帛館將陳道庠力戰

扶二王潰圍而出玢見賊有備東大亂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為荒恣玢亦頗疑諸弟閽已上殺官守宮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謂陳道庠厚結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習為角觝以獻玢玢宴長春宮以觀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諡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封晉王既弒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為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思潮等封功臣晟既弒兄立不順懼眾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眾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正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

洪杲洪杲知不免乃閉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
誤生王宮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
泣與家人訣別然後就死自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
曰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至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拜謁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宮晟使盜刺殺
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素為晟所欲
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晟忌
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酖殺之而其諸弟相次皆見殺三年
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
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
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懼晟聞之大
怒以道庠伸下獄皆斬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翷為英
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五年晟弟洪邈洪道洪益洪濟洪
簡洪建洪暐洪照同日皆見殺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
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
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
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吳珣內侍吳懷恩
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
土傅之楚人兵過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
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九年冬又

遣內侍潘崇徽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徽等遇戰大敗
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
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宮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宮大
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凡數千不可悉紀
宦者林延遇宮人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嘗
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
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
而已十年湖南王進逵以兵五萬寇溪洞蠻攻郴州潘崇
徽敗進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十一年晟病封其子繼興
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荊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十二年晟
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
權自龔時據交州龔遣洪操攻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
權死子昌岌立昌岌死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
中李璵以旌節拜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為
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十三年又殺其弟
洪政於是龔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
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為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
色又嘗自言知星是夕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數曰吾當
之矣因為長夜之飲十六年卜葬於城北道旁為壙旨成
親臨視之是歲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

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鋹性剛愚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宮婢延遇瓊仙等至鋹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內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宦官數請誅之宦官皆仄目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并捕其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稍除諸王鋹以為然殺桂王璇興

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宜飭兵修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怏然不悅以為廷琄言直深恨之四年立二萬生宮中野獸觸寢門死中宮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臣入賀五年鋹以宦官龔李託養女為貴妃專寵託為內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眞殺鍾允章為龔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眞反族誅之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追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賜死士卒排宮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為之立祠於洸口八年交州吳昌文卒其佐呂處玶與峯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阯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還楚地因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以兵師攻白霞守臣潘崇徹守賀州郭崇岳亡在州守□□韶州以□□美平賀州

十月平韶州又平[illegible]十一月平連州[illegible]賀
本屬湖南今[illegible]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
月平韶州[illegible]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illegible]將潘崇徹先降
師次[illegible]劉鋹[illegible]二月師屯馬逕鋹遣其右
僕射蕭漼奉[illegible]表降[illegible]今整立[illegible]等進師
鋹遣其弟[illegible]王保興率文武[illegible]軍降不納襲又[illegible]李托
[illegible]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illegible]為空城師不能駐當
自還也乃盡[illegible]焚其府庫宮殿鋹以海船十餘悉載珍寶嬪
御將入海宦[illegible]進師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
以[illegible]師[illegible]鋹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

事具國史[illegible]廣州節度使至宋開寶四年國滅凡六十七年
僭五代史以梁貞明三年[illegible]
僭號為始故曰五十五年[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鋒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殷與建鋒等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鋒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楚世家第六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鋒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宗衡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又不克遣殷與建鋒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鋒為

帥殷為先鋒將戰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
南次澧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峯等
至關降其戍將將帥建峯取其鎧甲使先鋒兵衣其旗幟
至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為關兵戍還開門內之遂
殺處訥建峯自稱留後昭宗拜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將兵攻邵州刺史蔣勛建峯不與勛率兵攻
湘鄉建峯遣殷擊勛於邵州建峯為人不能帥其下常與
部曲飲酒諸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楇
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為帥佶將入府乘馬馬
嚙佶髀傷佶以為不祥乃召殷於邵州

其亡之諸將乃共推殷
至佶率將吏入府殷拜謁於庭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
北面再拜以位與之乾寧三年昭宗拜殷潭州刺史殷
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
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
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
兵七千攻之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遂圍桂
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為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
安軍節度使初孫儒敗於宣州其將劉建峯衆為行
儒餘兵為黑雲都以

奮功爲人質重不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諸家子賨曰馬
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何如賨不對他
日又問之賨謝曰臣淮西小卒也幸公待以不死未報身
不見報湖南雖奄朝夕聞殷動靜賨亦不願去也行密數
曰昔吾愛子之才今吾諒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
懽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賨歸
殷大喜表賨爲衡州刺史遣其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
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
遂攻殷殷遣秦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
陽口[illegible]
曰淮人多詐將緩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
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皆死殷肆取岳州梁
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荊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
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遣袁州刺史呂師周來奔師周勇
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
徒聚飲酣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
使人察其動靜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章曰吾與楚人
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
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

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因奔於殷綦毋章繫其家
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
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
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彥恭召吳人攻平江許
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彥暉攻朗州彥恭奔于吳執其弟彥
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
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以朗州為永順軍表張佶
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
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
十八人為學士末帝立加殷武昌軍節
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
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
駕南巡纔堪飲馬尔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
仕莊宗下詔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正
荊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
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
龔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
寡不足為吾患而劉龔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
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懽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
今宜內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畜

力而有待尔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茗
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
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
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天
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
請如三公用竹冊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冊封之
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賨為靜
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內外諸
軍事姚彥章為左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
司空拓跋常為僕射[illegible]為尚書令[illegible]其曾祖
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
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為贈諡
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荊
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惎之以羅惑之昔
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
聞楚之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為
然進奪郁兵職郁怨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
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
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怖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

儒儒希聲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
此白殷殷惘然大哭曰吾老耄如此而殺吾勳舊顧左右曰
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希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
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
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
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
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
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寵故希聲
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希聲卒而希
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劍天
福四年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
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
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浮薄徒欲悖謔諂呼獨常沈
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反安州李金全
叛晉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
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
率錦獎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
擊之士然大敗勍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暠率
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

乃立銅柱為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
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
部牂牁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希範作會
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
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
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諫希範曰先王
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
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
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荊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
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子之樂乎希範
謝之思覲嘆曰吾觀希範終不可救也乃扼喉而死
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
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內也乃謝
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
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希萼為朗州節度
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
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
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
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

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
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
萼諭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
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
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洪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
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
廣大懼遣使請兵于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兵
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
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
相能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
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至長沙屯水西劉彥瑫許可
瓊屯水東彭師暠屯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
恃以蠻豐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
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後夜擊之希廣以為可而可瓊已陰
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
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效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
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戰于門中希
萼少卻已而許可瓊降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希廣率妻
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
為惡徒為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業下皆

不對遂縊殺之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是冬景冊封希萼爲楚王希萼委以軍政任其弟希崇希崇與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紹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楇隨之突入其府刼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景封希萼楚王爲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

羽林統軍希能右領衛大將軍希貴右衛將軍希隱希濬希矩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

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靜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希萼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毀希萼使進逵以靜江兵營繕之兵皆愁怨進逵因率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師翥追之及于武陵言與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武陵留後馬光惠而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

鎮之僉遣邊鎬馬氏子至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
司馬何景真等攻鎬鎬走長沙鎬敗走周廣順三年言奉表
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
周太祖許之乃升朗州為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為
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已所迎立不為之
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密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
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桂
管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
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　乃與其黨襲武陵執言殺之來
歸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為武平軍節度使世宗征淮南
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
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
叔嗣不與左右讒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懟恨語其下曰
進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
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
進逵敗見殺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為靜江軍卒事希萼為軍
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
將李建期進逵為武安軍節度使行逢為集州刺史為進
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策襲殺言

進逵襲武陵行逢攝潭州顯德元年拜行逢武平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逆我未忍殺尔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無行多慷慨大言乃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人謀

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紿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焉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壟畝間乎行逢彊邀之以孥妾媵歸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尔行逢爲少損然後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

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宗族圖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
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
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
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
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
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
激涕泣師璠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
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
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
而文表爲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其後事具國史 殷自唐乾寧三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凡五十七年餘具年譜註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羣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illegible]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
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
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
起有子數人與[illegible]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illegible]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
錢塘[illegible]

貢術……中不可得
得視君之當之起乃為置酒悉召縣中賢
豪為會陰令術者遍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
外來見術者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
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
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
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貧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
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
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千攻掠浙
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
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
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
用爾若大眾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
告道旁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眾至聞
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
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
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
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為八都以鏐為都指揮
使成及為靖江都將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

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
兵度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
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
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
璠為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
朱褒韓公玟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夜率
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
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昌乃
奏鏐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
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
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
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為帥鏐遣都將杜稜等攻常
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
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
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
楊行密孫儒爭淮南鏐出兵爭蘇常與行密相距久之儒為行密所殺
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
董昌為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
以成及為副使及字[illegible]
[illegible]

辟羅隱為賓客景福二年拜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
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
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為直妖人應智
王溫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為符瑞牙將倪德儒
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
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
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為兩軍中軍衣黃外軍
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碣切諫昌以為不可昌大怒
使人斬碣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
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圂中昌乃以書告鏐以昌反狀聞
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
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
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
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溫等屯
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
武攻昌斬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邠等皆庸人不
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
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
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
俱起鄉里吾嘗為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

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
鏐乃改威勝軍為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
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
號越州為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
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
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
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
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
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
戲大木曰衣錦將軍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
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其衆叛焚掠城郭
攻內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為等閉門拒之鏐歸至
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伐鼓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
寺鏐微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
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
必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公天楊公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
我鏐以為然全武曰獨行無益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
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
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
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璙而歸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

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有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
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梁太祖即位封鏐吳越王
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一孫
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
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
匣打毬御馬十匹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
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
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爲水
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
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福乃
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
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四
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
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
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
於衣錦軍鏐弟鏢爲湖州刺史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冊鏐爲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
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
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唐莊宗入洛鏐

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
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力爭不許莊宗竟許之乃賜鏐玉冊金
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使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
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
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明宗初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
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
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
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
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頵頵叛鏐以兵攻之頵每
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常蔽護之後頵將出語
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
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
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
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
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玉冊金券皆如鏐故事王延政
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仁詮薛萬忠等攻之
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為詩使其國
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

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元瓘避之火輒
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
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
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內都
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王延羲延政兄
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
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
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為元帥而不能
舉兵邪諸將皆吾家素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
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
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
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晉
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
謚曰忠獻弟倧立

倧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
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為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
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
閱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
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

王徽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
廢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因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于東
府俶歷漢周襲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世宗征淮南詔
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
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
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
俶相國吳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為王師必未渡
淮與程爭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為景將柴克宏
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
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
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吳越
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昇據有江淮吳越貢賦朝廷遣
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
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
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靜
海軍而日就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
橐駝羊馬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
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
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

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南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絕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荊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託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髡盜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而百年之際虛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錢世興戕諸書皆同蓋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國除凡八十四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372390 v.19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閩世家第八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
唐末羣盜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
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
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
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略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
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為盜者
為緒所脅耳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
吾屬不自保朝夕況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
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
軍中緒後自殺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
為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為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
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
圍彥若逾年克之光啟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
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
久不克士卒傷死甚眾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

軍且益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審知懼乃親督
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即以潮為福建觀察使潮以
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
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武
威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
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為大都督
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
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審知雖起盜賊而為人儉
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
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

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一夕風雨雷
電震擊開以為港閩人以為審知德政所致號為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
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
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
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為人長大美晳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
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
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
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
以為祟而卒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
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鈞怨
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
而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封閩王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
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
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
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

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
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
西門其兄延稟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
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升守建
州聞敗奔于錢塘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
錢鏐皆為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
絕朝貢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鏻為建
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
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
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

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以黃
龍見真封宅改元為龍啓國號閩追諡審知為昭武孝皇
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為長樂府而閩地狹
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
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
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鏻使彥視
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
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
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
以為然明日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崇順

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椎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
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鏻以
爲然卽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
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會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
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
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
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
而至軍士踊躍臠文傑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
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
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
車成首被其毒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稟
有功而典親兵鏻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以
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
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靜陛下
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慙賜與金帛慰安
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猶可用不可遺後世患
卒誣以罪殺之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荅鏻婢
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
以色見幸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
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

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鏻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
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燕鏻怏怏與之其次子
繼韜怨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
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為鏻病已
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李
可殷何罪倣懼趨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噪
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為絶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
帝廟號太宗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
衛事倣有弒君之罪昶外示褒寵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
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
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于錢塘晉天福二年昶遣使
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封昶閩王拜其子繼
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命繼恭主之又遣中書
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從甚盛佗日損遇乙
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
甚也乙羞愧以手袂面而走昶聞之怒損稍侵辱之損還
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
物致書晉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

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
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
弼衎大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
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
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
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
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
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
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
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
愈惑亂立父婢春燕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又遣醫人陳
究以空名堂牒賣官昶叔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
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
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
此怨激其軍是歲夏術者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
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
為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
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
于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遣兄子繼業率兵襲昶及

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追兵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illegible]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輿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

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
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為相曦常為牛飲羣臣侍
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弃酒并
殺其賛者一人連重遇殺昶懼為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
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
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
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游
醉歸重遇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
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為延政所敗延
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
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
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
羣臣皆莫敢議乃推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
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衞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
殺之以黃紹頗守泉州程贊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晉
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
王兵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乎州
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贊迎王繼
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

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
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是時南唐李景聞閩
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
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
以雪峯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
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遣款于李景景
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
州遷延政之族于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留
從效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
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弘達使入
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吳越而留從效亦逐景守兵據泉漳
二州景猶封從效晉江王周世宗時從效遣牙將蔡仲興
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内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
爲界遂不納從效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晉開運三年丙午南
唐保大四年也是歲李景兵破建州王氏江南錄書曰
大三年[illegible]屬李氏之族遷于金陵者錄也王[illegible]以唐實
福元年入福州[illegible]使而後人[illegible]者乃用[illegible]馬來[illegible]
馬法之識以爲僞[illegible]以王[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在丙午[illegible]泉[illegible]
劉史稱[illegible]年至保大四年歲復在丙午[illegible]六十[illegible]
年數其書有[illegible]元年爲[illegible]五十五年也
今諸家記其國[illegible]年是也其始年[illegible]
於[illegible]書[illegible]失雜[illegible]又差異[illegible]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歐陽　脩　撰

徐無黨　注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姓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

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僨破在旦夕而大王之
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
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受以計引見太祖景曰
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
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
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
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
明年拜宋州刺史從救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
唐之末襄州趙匡凝攻破雷彥恭于荊南以其弟匡明為
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

為荊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為諸道所
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安
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為將帥梁震司空薰
王保義等為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為蜀將王宗壽所敗又
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為孔勍所敗乃絕貢賦累
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袞冕劍佩貞明三年
始復修貢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
勸季興入朝梁震以為不可曰梁唐世為仇敵夾河

血戰二十年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提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耳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内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人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

詐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請雖不得已與之而
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怒乃以襄州劉訓為招
討使攻之不克而還西方鄴取其夔忠萬三州季興
遂以荊歸峽三州臣于吳吳冊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
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
歸寧季興遂留之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忠州刺史季興卒吳
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後見討乃
遣使聘于楚王馬殷為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
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
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
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為人明敏多權詐晉
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為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
沙樓大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
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
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從誨為援從誨外為拒絕
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為應從進誅
從誨求郢州為屬郡晉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
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滅天下願乞郢州為屬
漢高祖陽許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賀因求郢州高祖

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為劉知遠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荊南從誨問敏中國厚賞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諸鎮敏為言杜重威叛以晉之守降虜虜嘗之鎮州大掌以此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孑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耳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為譏已即以大卮罰敏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媿色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為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無賴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遣使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諡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為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以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

所與歲大喜賜以絹萬匹荊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李興之背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于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遣使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諡曰貞懿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illegible]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殆不起兄弟孰可付以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判內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沖立

繼沖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荊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

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出以牛酒犒軍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還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為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興滅年世世明宗書皆同

益自梁開平元年鎮荊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九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為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為卒高祖事晉為河東節度使以旻為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為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繼沖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沖以[illegible]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還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興滅年世[illegible]明[illegible]書皆同始自梁開平元年鎮荊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東漢世家第十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

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
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
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
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周太祖
之自魏入也及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
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
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
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
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
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
疑旻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
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
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驤
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歎曰吾爲
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
聞之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
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䛒奉書周太祖求
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即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乃
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
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

遣通事舍人李𧦬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
約為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
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
為大漢神武皇帝并冊旻妻為皇后兀欲性豪雋漢使者
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彊之飲一夕而以醉卒
然兀欲聞旻自立頗有中國多故乃遣其臣述軋高勳
以白貂裘廏馬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為述軋所
殺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
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為
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大半明年又攻府州
為折德扆所敗德扆取岢嵐軍周太祖崩旻聞之喜謀入寇遣
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袞將鐵馬萬騎及奚諸部兵五
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騎三
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二千拒元徽于太
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
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
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銳顯德元年三月親
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
向訓史彥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為三陣
張元徽居東偏楊袞居西偏旻居其中衆甚盛周師謂旻曰

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袞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何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弃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懼躬督戰士士皆奮命爭先而風勢愈[illegible]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illegible]旻收餘衆[illegible]因澗而止旻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illegible]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illegible]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illegible]閒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閒得村民為鄉導誤趨[illegible]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殁于陣楊袞怨旻不援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為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大城三百六步圍之匝自四月至于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等為契丹所敗彥超戰殁世宗遂班師初周師之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于契丹契丹發數萬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illegible]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

傳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衮無所求也世宗復之已而契丹
敗衿彥卿於忻口得中逆見殺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
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一子承鈞立
承鈞旻次子也少穎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
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嘗謂
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一墜賞之寬義不爲郭公屈爾期
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僞雖至於稱帝一方豈得已也顧
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
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旣立始於境內改
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宮契丹遣高勳以
冊承鈞承鈞遣李[illegible]以七[illegible]所得而還明年
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
宗班師乃已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承鈞遣其將劉繼沖
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太原
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
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衛尉卿趙
華曰李筠舉事輕易勢必不成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竊憂之
承鈞至太平驛封筠爲西平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
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
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悅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

平與賓多不叶承鈞遂遣由衛馳奔解之已而鈞敗死衛
融被執至京師太祖宣示朝臣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
不遜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
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創遣融
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鈞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
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以至於敗然失衛融盧
贊吾以為恨尔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為
參議國政無為棣州人方顙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
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河中無為詣軍門
上謁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為漢大臣

握重兵於外而交結衛多士所以防微慮遠之道
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為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
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為祖
五年宿衛與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
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為汾州刺史遂
殺之自是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
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
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
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敗而失契丹之
援無復南侵之意然歲秋產薄以歲輸契丹國用日

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為鴻臚卿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孩幼得不殺削髮為浮圖後居五臺山為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其世不加兵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為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女居中釗罕得見釗嘗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早卒以其二子命承鈞養為子承鈞立以繼恩為太原尹承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

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
臥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承鈞卒繼恩告哀於
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視事衆處皆在勤政閣而承鈞
故執事百司若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
大臣宗子飲勤政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
閣閉戶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
而未果故霸榮之弒人皆以謂無爲之謀殺霸榮以滅口而
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繼元爲人忍忌其子十餘人皆
無一存者當繼元時劉鈞錯銅錫鈔於繼元爲諸父皆爲
繼元所殺獨存者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
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已而以疾而
卒繼元疑郭殺之及承鈞卒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
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
類矣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
皇帝以詔書諭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
國軍節度使無爲稱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
守以拒命無爲佯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
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
王師蓋欲搖惑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衞德貴宗無

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峯老疾舁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旻[illegible]年[illegible]興太[illegible]書作[illegible]自[illegible]元年[illegible]皇朝太平興國四年國滅凡二十八年餘其年譜注）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以建元之名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一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然十國皆非中國有也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見於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亭獨得其封故[illegible]不爲之至石山劉書稱貞元六年辛卯則知
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然不見其終
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鏐氏諸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
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
其得失故並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晉	吳	蜀	南漢	楚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開平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開平	開平	開平	開平
戊辰	二			[illegible] 武成			
己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illegible]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illegible]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illegible]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元年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光天元年 [illegible]	二		
己卯	五	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三			
庚辰	六	十七 [illegible]	二	四			

二

辛巳	乾化元年	十八	閩義	三	五	[illegible]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illegible]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illegible]	白[illegible]		是歲[illegible]	
丙戌	[illegible]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illegible]	天成
丁亥	二		[illegible]		三		二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是歲[illegible]立
己丑	四		大[illegible]		二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二		三	是歲[illegible]長興[illegible]	五	長興[illegible]
辛卯	二		三		四		[illegible]	
壬辰	三		四		五	是歲[illegible]立	是歲元[illegible]	
癸巳	四 [illegible]		五		六		龍啓	
甲午	[illegible]清泰元年		六	後蜀[illegible]明德[illegible]	七	應順 清泰	二	應順 清泰
乙未	二		天祚	二	八		是歲永和[illegible]立	
丙申	晉高祖天福元年		二	三	九	天福	通文	天福
丁酉	二		南唐[illegible]昇元元年		十		二	
戊戌	三		二	廣政	十一		二	
己亥	四		二	二	十二		永隆[illegible]	
庚子	五		三	三	十三		二	

年						
辛丑	六		四	四	十四	三
壬寅	七		五	五	光天 是歲[illegible]立	是歲[illegible]佐立 / 四
癸卯	八 出帝六月即位		保大 是歲[illegible]立	六	是歲[illegible]乾和[illegible]	是歲[illegible]改元
甲辰	開運元年		二	七	二	開運 / 六 是歲[illegible] 二 開運
乙巳	二		三	八	三	天德 二
丙午	三		四	九	四	四 是歲[illegible]
丁未	是歲[illegible]天福十二年[illegible]		五	十	五	是歲[illegible]立
戊申	乾祐元年[illegible]		六	十一	六	乾祐 是歲[illegible]立 / 乾祐 是歲[illegible]
己酉	二		七	十二	七	
庚戌	三		八	十三	八	是歲[illegible]立
辛亥	[illegible]	是歲[illegible]立	九	十四	九	[illegible] / 廣順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是歲[illegible]立
甲寅	世宗[illegible]顯德元年[illegible]	七 是歲[illegible]立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德 /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illegible]行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是歲[illegible]	二十一	大寶 是歲[illegible]立	
己未	六 [illegible]	三		二十二		二

西閩十國固亦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

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或謂劉旻當書于周求其立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為讎而以失子為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為嗣則贇為漢之國君不獨為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為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十國年世惟楚閩東漢三國諸家之說不同而互有得失最難考正今略具諸說而正其是者庶幾博覽者不惑而一以年譜為正也

馬氏據湖湘故事九國志運歷圖並云殷以長興元年卒是歲子希聲立長興三年卒而五代舊史殷列傳云殷以長興二年卒年七十八子希聲立不周歲而卒明宗本紀長興元年書希聲除節度使起復三年八月又書希聲卒今據九國志殷以大中六年歲在壬申生享年七十九蓋自大中壬申至長興元年庚寅實七十九年為得其實節

希聲陳湖南故事九國志運歷圖皆以三年辛亥與明宗本
紀者合不疑惟舊史書殷卒二年及年七十八希聲立不
周歲卒為繆爾希萼希崇之亂南唐盡遷馬氏之族歸
于金陵五代舊史云時廣順元年也而運歷圖云乾祐二
年馬氏滅者繆也初殷入湖南據地得石讖三龍起頭猪
神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於湖南至廣順元
年辛亥而滅九國志以乾祐三年為辛亥湖湘故事以顯
德元年為辛亥者皆繆也惟五代舊史得其實　王氏世
大口潮曰審知曰延翰曰鏻曰昶曰曦曰延政凡七主而
朝以唐景福元年歲在壬子始入福州至開運三年丙午
而滅實五十五年當云七主五十五年為得其實而運歷
閩云五十六年九國志五代舊史紀年通譜閩中實錄閩
王列傳有六七主六十年者皆繆也審知五代舊史本傳
云同光元年十二月九國志亦云同光元年卒運歷圖同
光二年卒今檢五代舊史莊宗本紀同光二年五月丙午審
知加檢校太師守中書令豈得卒於元年也又至四年二月
庚子福建副使王延翰奏稱權知軍府事三月丁亥遂除
延翰威武軍節度使以此推之審知卒當在同光二年十
二月蓋閩去京師遠明年二月延翰之奏始至京師序當
然也又按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審知在位二十九年審

知以唐乾寧四年嗣立是歲丁巳至同光三年乙酉實二
十九年則運歷圖為是而舊史九國志云元年卒者皆繆
也鏻本名延鈞五代舊史本傳云在位十二年九國志
云在位十一年閩王列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當
以天成元年殺延翰自立其年丙戌至清泰二年乙未實
十年而卒與閩王列傳合而舊史九國志皆繆也鏻以清
泰二年改元永和是歲見殺而舊史九國志運歷圖皆無
永和之號又運歷圖書鏻見殺在天福元年丙申者皆繆
也　劉旻九國志云乾祐七年十一月旻卒享年六十子
承鈞立時年二十九乾祐七年乃顯德元年也而五代舊
史周世宗實錄運歷圖紀年通譜皆云顯德二年冬旻卒
又有[illegible]僞中書舍人王保衡晉陽見聞要錄云旻乙卯生
卒時年六十一子承鈞立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保
衡是旻之臣其親所見聞所得最實然而頗為轉寫差誤
爾按保衡書旻乙卯生若享年六十一當於乙卯歲則是
顯德二年也又書承鈞丙戌生立時年二十九則當是顯
德元年甲寅歲也豈有旻卒於二年承鈞以元年嗣位理必
不然以九國志參較旻享年六十一顯德元年卒承鈞以是
歲嗣位立時年二十九為得其實但見聞要錄衍一字爾其
云二年卒者皆繆也九國志又云承鈞立服喪三年至乾

祐九年服除改十年為天會元年當是顯德四年而紀年通譜以顯德三年為天會元年者誤也晉與梁為敵國

自稱天祐者二十年故首列於年譜其後遂滅梁而為唐

故不列於世家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2391 420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二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録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覊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
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
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
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
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
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沒
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
以為鮮卑之遺種當唐之末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
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

部其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
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
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
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
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遙輦
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
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
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
以阿保機代之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
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

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

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箭屬莊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期必滅契丹復對梁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爲刺史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人至德威棄師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李嗣源所敗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豬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

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
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
擊己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
臣父處直使布愚欵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
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
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
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今捨此而遠赴人
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
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

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
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
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
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
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
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沒阿保機退保望都
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
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
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

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
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
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
阿保機問曰聞尒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
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
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
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近聞
中國禍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
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

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
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
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
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
尒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
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
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
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
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
坤曰尒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

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
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已而
阿保機病死述律后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
屈之從至西樓而還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
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
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
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
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
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
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
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
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
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耀屈之後
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
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
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
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
光遣禿餒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
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
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

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荊刺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為契丹直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搥刺曰列知恩荊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荊刺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種唐時置東硤石淥疇米磚長楊黃花

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
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自唐末幽
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
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
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鎭幽州鹽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
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收而輸
餉可通德光以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
患之以石敬瑭鎭河東摠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備之
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
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
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
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
是歲九月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
謂敬瑭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對曰皇帝赴難要在
成功不在速大軍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
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
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
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
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

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
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
赴義義當徵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
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
光遠殺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
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
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歔欷
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
曰子子孫孫無相忘[illegible]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
北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
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延壽本姓劉
氏常山人也其父邟爲蓨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
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質
妍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明宗之世德
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汴
州[illegible]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
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欲[illegible]
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自南出吳兒谷會延壽[illegible]
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
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illegible]廢[illegible]晉

德鈞父子握強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位
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責德鈞等遣
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
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
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
天子何邪德鈞俛首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
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
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
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
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
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
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
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
祖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
韓熲奉冊高祖為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
以太常鹵簿奉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
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
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
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
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

败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陰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趙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内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

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
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脩和好德
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
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兵不復遣使然數
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中國而
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
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許
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

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反
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光聞晉兵出乃入寇鎮
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並西山出
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
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絶
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
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
監張彥澤將騎三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以下表自
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
喫飯處德光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

擐甲胄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
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
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
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貂帽立馬于高阜百
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
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
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爲負義
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庭
皆磔犬挂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
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
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
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
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
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
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
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
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
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
與燕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

中外兵馬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副爲樞密
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與趙延壽相和凝並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
士晉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
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
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
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
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善待此人致其
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人之如此
德光將視朝[illegible]
皆不肯服[illegible]以自異德光曰吾比至上國時
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上尊號二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
其一命教坊之人[illegible]可降服郡公冠貂蟬以新二月丙戌
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悅顧其左右
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
母述律遣人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德光賀平晉國[illegible]
[illegible]下官之制其國君死[illegible]
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
答書[illegible]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
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長[illegible]

通事為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
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
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
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
乃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
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
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已
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數千
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愬陵謂宣徽使高勳曰
吾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
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
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
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
十數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
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
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
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
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為太祖德光為太宗

五代史記纂之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錄第三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
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
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
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
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
國所無者明宗特以滑州朝京師遥領武信軍節度
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
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五代史記卷之七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三

四夷附録第二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遂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突

欲子其第晉高祖追封突欲為燕王德光滅晉兀欲
從至京師德光殺張彥澤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
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
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詾詾必有
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
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
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
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
俱入久之兀欲出坐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
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
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羅
去兀欲召延壽左右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
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
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
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
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
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兀欲為人俊
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
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

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人皇王
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耶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
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
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
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
祖州阿保機墓所也述律為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
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
其夫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
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為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
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為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
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
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
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
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
晉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不
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
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
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兀欲更名
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
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

大將白再榮等遂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
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
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
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
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
南歸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
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
虜衆皆懼以爲不利雖破内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
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強之
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火神淀德

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
述律以立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
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中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
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兀
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
朱憲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
世宗北征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
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
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
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艤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

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漠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怠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
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
代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
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
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
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
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
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
地氣最溫契丹若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

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
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
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
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
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
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
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
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
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
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

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
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
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
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
時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行六十里
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
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
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
不肯言嶠所目見惟得其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
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
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
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
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
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
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
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
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
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

至嬀州守界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𥂁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以熟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筯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筯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

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阜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
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名鐵剌烏千耶偃云自
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
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
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嶠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
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
以為陷虜記云契丹年號諸書所記舛謬非一可考正所書見於國書者可據也非據耶律儼紀
光立晉高祖爾文天顯九年戊戌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惟而上之得己亥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接契
月附錄德光與晉同年而立三年改元會同十年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以丙午入汴三年改稱元會同十年
一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祿二年改元會同矣惟止二者其說未是皆不著元年考見附
雜胡夷狄年號多類無所用故不必論也

史記卷第七十三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嘊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

史記卷第七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歐陽　脩　撰
徐　無黨　注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嫩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
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
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
爨以平底瓦鼎煑穄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掃
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
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
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
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
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
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

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拽剌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
國自去諸徙嬀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
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
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族分
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赫連氏
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
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
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為置寧
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為李紹魯終唐時

嘗遣使朝貢中國高祖立割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
吐渾為契丹役屬而苦其暴虐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
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
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讓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
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
亦苦契丹思得吐渾以為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
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
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
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
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

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
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
其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
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戛剌來朝不知
為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
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
渤海其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
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
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後從克用

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人多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強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人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

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
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
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擊破阿埋韋
悉褒勒強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
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
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
稍息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
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
部獨野雞族強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
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

張建武等討之建武躁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
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雞族
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
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罷
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其佗諸族散處沿
邊界上者甚衆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風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
回鶻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
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三年首領杜阿熟來
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其後不復來然突

厥於時最微又來不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風俗物產著於唐者詳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中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常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潮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潮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

戍兵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
謙來請命後數月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
繼勳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涇州
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
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
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
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
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
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
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
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
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
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
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
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
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
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
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
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

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碙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毦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者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至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涼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髮亂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地君世俗物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眾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而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

二年權知國事王仁美遣使者來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祖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犛牛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膃肭臍金剛鑽紅鹽罽㲲駝駼之革其地宜白麥青麳麥黃麻蔥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鶻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紲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蔥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氎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

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
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
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
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
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
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
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
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
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
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
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
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
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
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
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
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
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云
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
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
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

曰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
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𩭖磧
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
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
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
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
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
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
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
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

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
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
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
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
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
頗責誚之以邀[illegible]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
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
來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

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

高麗太祖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武卒子昭

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

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

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于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

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別敘孝經一卷

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敘敘

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越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 [illegible]

[illegible]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

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

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

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

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

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

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

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

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illegible]一物俗且去唐言文人[illegible]

立其君[illegible]高祖莊宗實録[illegible]使全二年[illegible]其常爲

君長自乾元[illegible]至新羅國王金[illegible]遣使來貢長興四年

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貢[illegible]其紀自

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

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愼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

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illegible]

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

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

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

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

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

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藴乃

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藴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方君曰隆舜

城龜年等不至其國隆舜遣人留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

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來迎主已

而黃巢敗僖宗還長安[illegible]東止同光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破蜀得[illegible]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illegible]

[illegible]其所得遣還[illegible]

韋詔諭[illegible]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嶲州山後兩林百蠻
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
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
都鬼主懷安郡王勿知標沙為定遠將軍明年卑晚遣其金吾
衛將軍烏昭遠為入朝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落
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舊屬於
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
彭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
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
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
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
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
山羊鳥獸之奇者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
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
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
[illegible]水[illegible]以灑衣雖敝而[illegible]

[illegible]社[illegible]河[illegible]占[illegible]之殊紀[illegible]

北狄諸酋[illegible]而尤略焉[illegible]遼[illegible]至且不爲中國患云

五代史記卷第七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